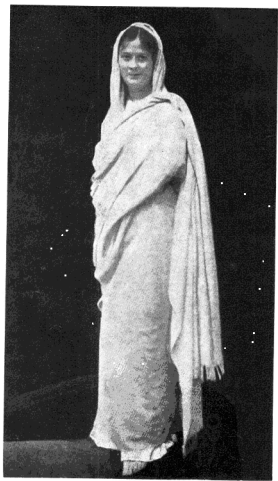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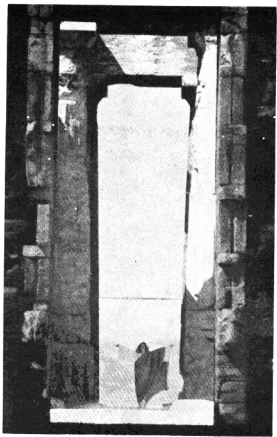
Isadora Duncan 著
于熙儉譯

鄧肯女士自傳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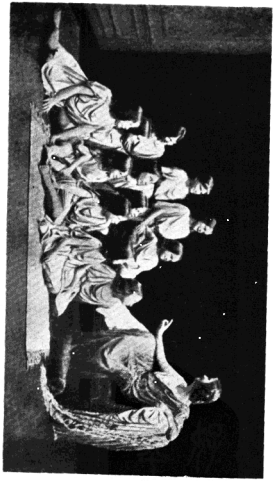


肯 鄧 娜 多 莎 愛



肯鄧娜多莎愛
門西之廟古 Parthenon 典雅在立
(1920)

SWT 327/13



愛沙多娜及其學生



克利特培子愛其及娜多莎愛



伊 林 羅 · 都 司



阿 米 羅

出版者贅言

這一本奇特的稿子，是愛莎多娜·鄧肯在她慘死之前幾個月寫成的。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她在尼斯 (Nice) 因汽車肇禍而慘死。詳細情形，第二天美國報紙上載得很清楚。

鄧肯女士想寫她的自傳，好幾年了，直到一九二七年夏季纔寫成這本稿子。凡是和她通過信的人，一定認識她的文字的特殊風格。她死的時候，稿子還沒有排好，因而她沒有親自校對的機會，不過現在出版的，本來是她的原稿。

這本自傳寫到一九二一年她動身往俄國時為止。她計劃再寫一本『旅俄兩年』。如果寫成了，讀者可以知她對於這個苦鬪的國家，雖然極其崇拜，極表同情，但是她並沒有政治上的興趣和關係的。確，除了教育部長盧拿卡爾斯基 (Lunacharsky) 之外，她與其他蘇俄的政治領袖沒有什麼接觸，她在那裏的活動，祇限於教育的工作。

霍雷斯·利非萊特 (Horace Liveright)

導言

我承認當初有人勸我寫自傳的時候，我怕寫。不是怕我一生的經歷不比小說更有趣，不比影片更冒險，不是怕我真的寫下來，不會成一本劃時代的傳記；而是怕一種麻煩——寫的麻煩。

費了我許多年苦苦的掙扎，工作，研究，纔學會一種單簡的跳舞姿勢；更要成就寫作的藝術，我滿知道，一句樸實而美麗的句子，須再費我許多年聚精會神的學習工夫。我常常怎樣爭論着：雖使一個人經過熱帶旅行的辛苦，得着降獅伏虎的可驚的偉績，可是他試試寫作，卻失敗了；然而另一個沒有跨出游廊一步的人，憑着想像，描寫叢林中的打虎，使讀者恍如身歷其境，至於感受苦惱和恐怖，嗅着獅子的氣味，閉着響尾蛇逼人的聲息。除了在想像中，似無一事使人覺其存在，而凡我所經歷怪怪奇奇的事，會因我沒有西萬提斯（Corvantes）或卡薩諾發（Casanova）那支生花之筆，而索然乏味了。

還有一層。我們怎能寫出自己的真實呢？我們甚而知道自己的真實沒有呢？有朋友對於我們的看法，有我們自己的看法，有愛人對於我們的看法，還有敵人對於我們的看法，——所有那些看法，各各不同。我說這話，滿有理由：我某天早起喝咖啡，看見報上的批評，說我仙女似的美，說我是天才；我正在得意的微笑，檢起第二張報紙來看，卻說我無才而貌醜，一個十足的怪物。

我立刻不去理會別人的批評。我不能說：別人祇許給我好的批評，而壞的批評令我太喪氣了。柏林有一個批評家簡直侮辱我。在他的批評中，有說我極不合音調的。一天我寫信請他來看我，他要證明他的錯誤。他來了，坐在茶桌的對面，我把我根據於音樂所創造的動作的種種原理，講了個半鐘頭。我注意他似乎很呆笨而毫無感覺的樣子，但是他氣死我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鬍子用的聽筒來，告訴我他是非常之聾的，雖然坐在戲院中花廳的最前排，帶着聽筒聽不清楚樂隊的奏樂！就是這種人，他的批評，使我終夜不能成寐！

因此，既然別人對於我們的看法各有不同，我們對於自己又是怎樣的看法，記載在書上呢？是聖潔的聖母呢，放蕩的麥薩來那（*Messalina*）呢，從良的妓女馬格達楞（*Magdalen*）呢，還是女學者

呢？在這些冒險的女子之中，我是那一個呢？我想我不是限於那一個，而是包括幾千百個——我的心靈超過於一切，不受單獨那一個的影響。

據說一個人要描寫什麼東西，最好是對於那件東西沒有經驗。一個人寫實際的經驗，便有捉摸不定之感。回憶不及夢想之易於捉摸些的確，我有許多夢想，似乎比實際的回憶要鮮明清晰些。人生無非就是夢；這幸而是如此，否則有些痛苦的經驗我們怎能忍受得住呢？譬如「羅西但尼亞」號海船之沉沒，便是一個例子。像這樣的經驗，凡是當時親身經歷的男女，在臉上應當留着一種可怕的傷痕，但是遇着他們還是嘻笑快樂的樣子。祇有在傳奇中，人們纔經過一種突然的變化。在實際的生活中，一個人雖則有可怕的經驗，而其主要的性格還是不變的。試看那些俄國的王子們，雖然所有的財產都沒有了，然而他們還是很高興的在蒙馬特耳 (Montmartre) 與歌女共用晚膳，正如戰前一樣。

無論男女，如能把他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來的，必是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是無人敢把自己真實的生活寫出來。盧梭 (Rousseau) 替人類做了一件絕大犧牲的事——敢於把他自己真實的心

靈，他最私密的行動和思想，都一齊大膽的揭發出來。結果他的懺悔錄是一部偉大的著作。懷特門（Walter Whitman）把他的真實供獻於美國。有一個時期他那部著作在郵件中作爲禁品，認爲是『不道德的書』。這個名詞在現今看來似乎是笑話了。自古沒有女子敢於把她一生整個的真實宣佈出來。大半著名女子的自傳，不過是記載一些外表的生活，瑣碎的事務和經歷，而不能代表她真實的生活。關於她們生活中最大的痛苦和快樂，卻閉口不說出來。

我的藝術，不過是以姿態和動作。把我自身整個的真實表現出來。甚至於因爲我要追一個絕對真實的動作，費了我若干年的工夫。文字則另有不同。一般羣衆來看我跳舞的時候，我是毫無遲疑的。我可以把心靈中最祕密的心情都供獻與他們。自最初我的跳舞便是表現人生。幼年的時候，我跳着生物自然發育之舞。成年的時候，我跳舞便感覺得人生悲哀的暗潮，冷酷的殘忍，前進中的挫折。

十六歲的時候，某次我沒有配着音樂獨自跳舞。跳舞完畢之後，觀衆中忽然有一個喊着說：『這是死亡與童女之舞。』自此以後，這個舞便叫這個名稱。其實我的原意並不是如此，我不過是把

一切快樂之中有一種悲哀的暗潮表現出來。那個跳舞以我看來，應當稱爲『生命與童女。』

後來我又跳舞，表示與生命之奮鬥——就是觀衆所謂死亡者——以及我從生命取得暫時的快樂。

電影上或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實在不能代表真正的人性。他們完全是道德的人，一點錯事也不會做。男主角有的是高尚，勇敢，堅忍等等。女主角有的是純潔，溫柔等等。一切壞的特性和罪惡則都歸惡棍或是女流氓。但實際上我們曉得一個人並非完全是好人，或完全是壞人。或者不是人人都犯十條誡，不過人人都有這種可能性。人人的內心都潛伏着犯罪的衝動，祇要有真實的機會就可以爆發出來。所謂有德性的人無非是他們沒有受到充分的試探，因爲他們專門喫素，或是他們所努力的專向一方面，以致沒有閒暇來詳察四周的環境。

某次我看見一張很好的電影，名爲『鐵軌。』這片子的主題，是以爲人生有如火車在軌道上進行。如果進行太快出軌，或是遇着了大的阻礙物，則會有危險。凡駕汽車的遇着了險惡的地方，如能自知收束，趕快運用停車的機關，免入滅亡之途，則幸運了。

有人問我是否愛情比藝術還要高一層，我的答覆是我不能把兩者分開，因為祇有藝術家才能講愛情，祇有他對於美有純粹的意想，愛情便是心靈看透不朽的美時一種意想。

恐怕現時代最奇特的一個人物是鄧南遮 (Gabriel D'Annunzio)。然而他祇有矮小的身材，他的面貌除了笑的時候，實在是無美之可言。但是當他和愛人談話的時候，便忽然變成好像亞波羅的樣子，而獲得了當時許多最偉大最美麗的女子之愛。當鄧南遮愛一個女人的時候，他便把她的心靈從塵世上擡到一種神聖的境域，如俾阿特立斯 (Beatrice) 所處的那種境域。他把一個一個的女子，賦予一種神聖的特性，把她昇至高處，使她自信是與但丁所稱頌的俾阿特立斯同在一處。在巴黎有一個時期，對於鄧南遮那種神聖的崇拜達於最高點，差不多當時一切最著名的美女子都愛他。那時他對於每個愛人都蓋上一層光榮的面巾。但是當這個詩人的興致完畢的時候，面巾便沒有了，光榮也暗淡了，而那女子便又變為平凡的塵土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不過她感覺得忽然掉在塵土上，而她回頭再看鄧南遮對於她所造成的那種神化時，曉得她一生再不能找得像鄧南遮這樣講愛情的天才了。她悲哀自己的乖運，逐漸日益失望，直到最後旁人評論

說：『鄂南遮怎會愛這樣一個平凡紅眼珠的女子呢？』鄂南遮是如此偉大的一個情人，以致最平凡的女子，也可暫取一種神聖之姿。

但是在這個詩人的一生中，有一個女子是能够和他相抗的。她差不多是俾阿特立斯的第二身，無須乎鄂南遮來加上什麼光榮的面巾，因為我總相信伊林羅·都司（Eleanore Duse）就是現代的俾阿特立斯，所以在她面前鄂南遮祇能屈膝崇拜，而這是一生之中絕無僅有幸福的經驗。一切別的女子是從他取的材料，惟有都司駕乎他之上，顯出神聖之姿。

細膩的奉承，實在是有偉大的力量，而受者不知。像鄂南遮那樣的魔力，而受他的稱讚，實在是好像夏娃（Eve）在樂園聽着蛇的聲音一樣。鄂南遮可以以任何女子感覺得她是宇宙之中心。

我記得有一次和鄂南遮在森林中散步。我們在某處停着，彼此默不作聲。然後他說：『愛莎多娜，在自然界中祇有和你在一處才好。一切其他的女子就會破壞了美景，祇有你是美景的一部分。』（這樣的稱讚那個女子聽了能不心頭竊喜嗎？）『你是樹木青天的一部分，你是主持自然界的女神。』

這便是鄧南遮的天才。他使每個女子感覺得在各不同的領域裏是一個女神。

我現今在尼格萊斯哥臥在牀上，想分析一般人之所謂回憶。我感覺得日中陽光的熱氣，聽見附近花園中小孩們玩耍的鬧聲。我感覺得我自己身體的熱度，我望着我這伸出赤着的腿子，我這柔嫩的胸乳，時常搖動的手臂，於是我覺得在這十二年之中實在是疲乏了，我的胸乳藏著無止境的疼痛，我的手留着憂愁的傷痕，在單獨一人時我的眼淚從未乾過。在十二年之前，我睡在另一個牀上的時候，忽然被一個大叫聲所驚醒，我回頭望的時候，看見羅鴻林好像受了傷的喊着說：『你那兩個小孩子撞死了！』從那日以後，在這十二年之中，我的眼淚從未乾過。

我記得當時我好像得了一種奇怪的病，然而我的喉嚨覺得火熱，好像吞了一塊紅煤。不過我似乎莫明其妙的樣子。我很溫和的對羅鴻林講，叫他平心靜氣，告訴他這決不會有的事。然後另有一些人進來，但是我不曉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又進來一個黑鬍鬚的人，他們說他是醫生。『這不會是真的，』醫生說，『我要救他們。』

我相信他。我要同他去，但是別人阻住我。我後來纔曉得這是因為他們不要我曉得已經是無

望了。他們恐怕我因為這種震驚而變為癲狂，不過我那時好像擡到雲霧中了。我看見四周的人都哭，但是我不哭。我反而感覺得亟想安慰每個人。現在回想起來，我實在不懂得那時那種奇特的心境。是否我那時真正有一種千里眼，曉得死亡是不會存在，那兩個小孩的屍體不是我的小孩，而是他們脫下的外衣呢？我那兩個小孩的靈魂繼續存在，永遠存在呢？做母親的祇有兩次的哭聲，聽起來好像不是自己的聲音——在嬰兒之生和死的時候。因為我把那死了的孩子不能再動的冷手握在手中時，我所聽見我自己的哭聲，正如他們生時我所聽見我自己的哭聲一樣。既然一個是極快樂的哭，一個是極憂愁的哭，然而何以兩者是一樣的呢？我不知何故，不過我曉得牠們是一樣的。是否宇宙之中大的哭聲祇有一種，裏面包含憂愁，快樂，興奮，痛苦——就是母親創造的哭聲呢。

第一章

一個小孩子的性格，在母胎裏便已注定了。在我未生之前，我母親就非常難過，坐臥不安。除了冰凍的蠔蠣和香檳酒之外，什麼也不想吃。如有人問我跳舞是從何時起的，我便回答說：『在母胎時便已開始了，因為母親吃的蠔蠣和香檳酒，是美神亞佛羅德的食物。』

我母親懷着我時既是非常難過，於是她說：『這孩子生下來一定不像平常的孩子，』她預料着必是一個怪物。我剛生下的時候，四肢便不停的亂舞着，於是母親說：『你們看，我說的話不錯麼？這孩子的確是癲狂了似的！』但是後來我在站籃裏的時候，每聽到音樂便跳躍起來，於是全家的人和朋友都無不喜歡我。

我對於兒時印象至今尚存的，是關於一次起火。我記得是把我從樓上的一個窗子，丟往一個警察的懷裏。我那時恐怕還祇有兩三歲，不過在這種吶喊煙火之中，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在警察的

懷裏覺得很舒適安全，我把小手臂挽着他的頸項，他恐怕是一個愛爾蘭人。同時我聽見母親喊着：「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呀！」因為她以為我的兩個哥哥還關在屋子裏，不過門口擠滿了人，擋着她不能進去。我記得後來我那兩個哥哥在一個酒吧間的地上穿鞋襪，後來又把他們放在一個車子裏，然後又坐在一個鋪臺上喝椰子茶。

我生於海濱，同時我覺得我一生中重大的事件，都發生於海濱。我最初跳舞的觀念，是起源於海水的波浪，這是無疑的。我是生在亞佛羅德星之下，亞佛羅德也是降生於海濱；這顆星往上升的時候，我便如鴻毛遇順，我的生活平易，富於創造，同時我覺得這星降落的時候，我便命運乖戾。在現今時代，星相之學是無人重視的，不比往古的埃及或加爾底時代，但是我們心裏的生活，一定是受行星的影響的，如果為父母的明瞭這一點，便對於星宿的研究不可不加以注意，而後可以生產美好的嬰孩。

我也相信一個人生在海濱或山麓，對於他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我在近海的地方，總是為海所吸引，但是在近山的地方，便似乎覺得不安，亟想逃走，好像監禁於土地的牢獄裏一樣。我望着山

頂的時候，沒有旅行家那種欽羨的感覺，而祇想跳過山頂，高飛遠走。

我在幼年時代，母親非常貧困，我覺得這對於我是一種幸運。她不能替孩子雇請保姆或僕人，因此我在兒童時能發展一種自由的生活，後來一生也沒有失掉這種生活。我母親是研究音樂的，以教音樂爲生，教課是在學生家裏，所以總是終日在外，很晚才回家，因此，每日我逃出學校的監獄之後，便自由了。我可以在海濱一人獨自遊蕩，任情臆想。我每次看見那些隨處有保姆跟着的孩子，衣帽整潔，一舉一動，都須保姆的護衛，便不覺替他們可憐。他們這樣的生活，有何發展的機會呢？我的母親太忙，沒有工夫去想到孩子們會遭遇什麼危險，所以我的兩個哥哥和我便可自由享受我們的遊蕩生活，因而遇着許多驚險不測，如果母親曉得了，一定非常擔憂，不過幸而她完全不知。我之所以覺得這對於我是一種幸運，因爲後來我所創造的舞蹈，是一種自由的表現，而此種創造的靈感，完全是受賜於兒時那種放蕩自由的生活。像那種終日受人干涉，苦惱不堪的兒童生活，我是從未受過。

我在五歲的時候，便進了一個公共學校。恐怕母親對於我的年齡謊報了。母親當時必須把我

安插在一個可靠的地方。我相信一個人後來一生的行動，在嬰兒時便已顯明的表現了。我那時便是一個跳舞者，反抗者。我母親原是生長在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家庭裏，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直到後來她發覺了父親不是她所理想的模範丈夫，才脫離天主教。她與父親離婚，遺下四個小孩子歸她教養。自那時以後，她對於天主教便激烈的反抗，變為無神論者，為英格索 (Bob Ingersoll) 的信徒，她常常把英氏的著作讀給我們聽。

母親以為一切誇張的情緒，都是荒謬無稽。我還是嬰孩的時候，她便把聖誕老人故事之如何荒謬，揭舉出來。後來學校裏慶祝聖誕節，先生分發糖果時喊着說：『孩子們，你們看聖誕老人帶了什麼給你們。』我當時便立起很莊嚴的說：『我不相信你所說的，我不相信什麼聖誕老人。』先生覺得非常不高興，她說：『相信聖誕老人的孩子，才有糖果。』我回答說：『那麼，我就不要你的糖果。』當時先生非常惱怒，叫我上前去，坐在地板上。我上前去了，但是掉轉身來對着全班大聲叫着：『我不相信別人說謊。我母親告訴我她太窮了，不能做聖誕老人；祇有那些有錢的母親，纔能假裝着聖誕老人，送東西給小孩子。』這是我一生第一次得意的演說。

這時教員把我抓着，強迫我坐在地上；但是我硬着腿子，死力抵抗，而她始終祇能把我的腳後跟向着地板敲打。她既無法叫我坐在地上，便叫我站在牆角裏。我雖則站在那裏，但我把頭掉轉來不住的喊着：『沒有聖誕老人。』最後先生沒有辦法，纔叫我回家去。我回家時一路喊着：『沒有聖誕老人，沒有聖誕老人！』不過我心中總是覺得先生待我不公平，我說了直話，沒有糖喫，還要受罰。我把一切經過告訴母親說：『我不是對的麼？沒有聖誕老人，是麼？』母親回答說：『沒有聖誕老人，也沒有上帝，幫助你的祇有你自己的精神。』那晚我坐在她腳前的地毯上，聽她讀英格索的演講。

我覺得一個小孩子在學校裏所受的普通教育，是完全無用的。我記得在全班中，先生有時說我是最聰明的，居全班之首，有時又說我非常愚笨，為全班之末。一切都是看我一時的記憶如何，對於所讀的功課是否勤快去記。至於所讀的究竟有何意義，則我完全不知。無論我是居全班之首或全班之末，都覺得毫無興味。我總是望着鐘，到三點的時候，我便自由了。我真正的教育，是晚上母親把貝多芬（Beethoven）等的音樂彈給我們聽，把莎士比亞雪萊次朋斯等的詩讀給我們聽。在

這種時候，我們就聚精會神了。有許多時母親都能背誦得很熟；我六歲的時候，有一次學校開慶祝會，我便學着母親背誦利特爾（William Tyler）所作的擬安多尼給克麗奧佩特的詩：

我要死了，埃及啊，我要死了！

我的紅豔的生命之潮，快要退落了！

於是全場覺得驚奇不置。

又有一次，先生叫我們寫各人的歷史，我所寫的是這樣：「我五歲的時候，住在第二十三條街的一個小房子裏，因為沒有付房租，不能再住，便搬到第十七條街，不久我們的錢不夠，房東不許遷延，便又搬到第二十二條街，在那裏我們不能安然住下去，於是搬到第十條街。」

我的家庭史接着後段還是這樣的，總是搬家。我把這家庭史向全班讀出的時候，先生大發脾氣，以為我是開玩笑，把我送交校長，校長把我母親請來。母親讀了我的文章之後，便不禁哭起來，向學校當局聲明無句不是真的。我們家庭的生活，便是像這樣居處無常的。

我希望自我兒童時以後的學校，都改良了。據我所能記憶的，那時公立學校的教育，對於兒童

非常殘忍，不了解，我也記得我常常空着肚子，或是很冷的脚穿着浸濕的鞋子，坐在一張硬板凳上。我覺得講臺上的先生，好像是一個無人道的野獸折磨我們。但是小孩子對於這種苦楚，並不說出來的。

我對於在家中所受的窮困，不大覺得，因為我們都泰然處之，但是在學校裏便覺得非常痛苦。像我這樣感受敏銳的小孩子，覺得那時的公立學校實在好像專制的君主，使人難堪。

我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母親回家，看見我召集了鄰近的五六個小孩子（都還不能走路，圍着我坐在地上，我教他們揮舞手臂。母親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便說這是我的跳舞學校。她覺得很好玩，便坐在鋼琴邊，替我們彈琴。這個學校繼續進行，而且很興旺。後來鄰近許多女孩子都來了，她的父母還送我一點錢，作為學費。這種學校就是我後來很賺錢的一種職業。

我十歲的時候，這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多，於是我便和母親商量，與其進學校去虛擲光陰，不如在家賺錢，因為我們需錢正急。於是我把頭髮梳在頂上，揚言我已經是十六歲了。我的身材本高，所以別人也很相信。我另有一個姐姐是託付外祖母帶養的，後來也回家幫助我教學生。我們的教務

很發達，三藩市許多有錢的人家都請我們去教跳舞。

第二章

我在襁褓的時候，母親便與父親離婚，所以我未見過父親。有一次我問舅母，我究竟有沒有父親，她回答說：『你的父親是一個魔王，害了你母親一生。』自此以後，我總以為父親是像故事書圖畫中的魔王，頭上兩角，身後一尾。在學校裏別人談到父親的時候，我便默然不發一言。

七歲的時候，我們住在四層樓兩間很簡陋的房子裏。有一天門外鈴聲響，我出去看的時候，有一個面貌俏麗的男子，戴着一頂高禮帽。他對我說：請你帶我到鄧太太的房子裏去。

我回答說：『我便是鄧太太的小女兒。』

『這是我的小寶貝麼？』那位生客便接着說（我小時便稱他生客。）

他忽然把我抱在懷裏，不住的流淚，把我吻着。我一時覺得非常驚訝，便問他是誰。他流着眼淚說：『我是你的父親。』

我聽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便跑進去告訴全家：『外面有一個人，說是我的父親。』

母親聽了即時站起來，面色轉白，驀現不安，走到隔壁房裏，把門鎖好出來。我有一個哥哥躲在牀底下，另一個躲在碗櫃裏，我的姐姐一時呆若木雞。他們都喊着說：『叫他趕快走罷！』

我覺得非常驚奇，但我是很重禮貌的，便走到廳前，對他說：『家裏的人似乎不高興，今天不能見你。』於是那個生客牽着我的手，叫我同他走走。

我們下了樓，走到街上，我在他旁邊慢步走着，心中驚奇不定，沒有想到父親是這樣漂亮的一個男子，並沒有我所想像的什麼尖角長尾。

他把我帶到一個冰淇淋店裏，把我的肚子裝滿了冰淇淋和糖果。我回到家中又驚又狂似的，而全家的人則顯出一種非常憂鬱的樣子。

我對他們說：『他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他說他明天還要來，再多給些冰淇淋我喫。』

但是家裏的人始終都不願見他。於是他回到勞斯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他的另外那個家去了。

那次以後，我有幾年未見父親，但後來有一次他忽然又來了。這次母親寬恕了他，他把我們帶到一個偉麗的大房子裏，有大跳舞廳，網球場，穀倉，磨房等。這是因為他第四次又發了財。他已往曾經發過三次財，三次都破產，房屋等都變賣了。我們在這裏住了幾年，在這裏我們有過兩次危險的旅行，這房子便是我們的避難之所。

在最後一次破產之先，我常常看見父親，由此我漸漸曉得他是一個詩人，我也很尊敬他。他所作的詩之中，有一首預言了我的一生。

我對於父親的歷史，在此特加以敘述，因為我幼年的這種印象，對於後來一生有很大的影響。一方面我讀了許多愛情小說，一方面對於婚姻在眼前有一個實在的榜樣。在我的幼年時期中，對於這個神祕而無人和他交談的父親，總是刻着一個深深的印象，而我對於這可怕的離婚二字，也時刻不忘。我對於這些事無人可以詢問，所以只得自己推想其中的道理。我讀的許多小說，最後的結局總是快樂的結婚，以後便無事可寫了。但是有些小說，如喬治愛略脫（George Eliot）的亞當比德（Adam Bede）是敘述一個未出嫁的女子，生下一個私生子，於是這個可憐的母親忍受奇辱。

我對於女子這種不公允的遭遇深為感動，再加以我目擊父親和母親的事實，於是我那時便決定一生要反抗結婚，為女子之自由奮鬥；任何女子之生育孩子，應有自由取決之權，同時能保存其人格與道德。像我那時十二歲的一個小姑娘，便想出這種奇怪的道理，似乎可怪，不過我那時的生活環境，實足以造成我那種早熟的思想。我研究關於婚姻的法律，覺得把女子視為奴隸，心中大為憤懣不平。我觀察與母親來往已結婚的各女友之面色，有兇暴的傷痕，有奴隸的火印。我當時便發了一個誓，決不使我自己降到這種卑下的地位。我對於這個誓從未遺棄，雖則因之母親對我冷淡，世人對我不能了解，蘇維埃政府最好的一種新改革，便是取消了婚姻制度。蘇維埃的男女結婚，祇要在註冊簿上簽名，簽名處的下面有這樣一句話：『這裏的簽名，對於任何一方並沒有甚麼責任，任何一方可以隨意取消之，使之無效。』這樣的婚姻，纔是自由的女子可以同意的制度，也是我所唯一贊同的婚姻制度。

在現代，我相信一般自由精神的女子，多少都有我這種思想，但是在二十年之前，我之不肯與人結婚，以及我自己實行女子可以有不結婚而生小孩子之權的理想，頗不能邀得一般人之諒

解。現今時代變遷了，一切思想都發生大的改革，因此我想有自由精神的女子，不能承受已往婚姻制度的道德，凡是有思想的女子，都能與我同意的。如果雖則有此種思想的變遷，而有腦子的女子仍舊繼續結婚，那麼，便是他們沒有勇氣貫徹她們的主張；如果我們考查近十年來離婚的統計，便曉得我的話是不錯的。有許多女子聽到我所宣傳的這種自由主義，每每消極的反問說：『誰來養小孩子呢？』照我看來，如果婚姻制度是保障養育兒童不可少的東西，那麼，你就是對於你要嫁的那個男子，懷疑他在某種情形之下，不會負責養育生下的孩童；這種婚姻，就未免太卑下了。因為你對於將要嫁的那個男子，開始便疑心他是一個惡棍。但是我對於男子並不看得這樣低下，我不相信他們大多數是這樣卑鄙的。

我們兒時的生活，無處不充滿了音樂和詩歌，這不可不歸功於母親。在晚上的時候，她每每坐在鋼琴旁不斷的彈好幾個鐘頭。我們早起晚睡，沒有規定的時間，我們的生活也沒有嚴厲的限制。我反而覺得母親每每忘卻了我們，整個沉醉在音樂詩歌裏，遺忘了四周的一切。我有一個孀母，也是很有天才的，她常常來看我們，並且表演戲劇。她長得很美麗，黑眼珠，黑頭髮，有時穿着黑絨短服，

裝扮「哈孟雷得。」她的聲音也非常清脆，如果不是她的父母極力反對她加入任何戲劇音樂之類的東西，恐怕她會成一個大音樂家。我現在明白了她的一生，是受害於美國之所謂清淨主義的精神（Puritan Spirit）。美國早期的移民，帶着一種心理上的特性，以後此種特性也總是保存着。他們這種特性的勢力，伸張於荒野，以馴服野蠻之印第安人及野獸等，很有效力。不過他們每每也

用此種精神訓練自己，以致造成許多可慘痛的結果。

從很小的時候，我的姃母就為這種清淨的精神所抑制。她的美麗，她飄逸的風度，她那嘹亮的聲音，都埋沒無遺了。那時的人無不主張：「我寧願我的女兒死了，不願她登臺演戲。」我真不知她們何以如此。現代的人差不多完全不同情於這種心理了；現代著名的優伶，可以加入任何高等社會。

我們小時候很反對這裏專橫的清淨主義，恐怕是因為我們愛爾蘭血統的特性。

我們搬到父親的大房子以後，第一件可記的事，便是我哥哥亞古司丁在穀倉裏設的一個戲院。我記得他裝扮利凡文克（Rip Van Winkle）時，把客房的皮毯割一塊做鬍子；我坐在下面觀

衆中看他表演，神氣畢肖，以致使我看得要流淚。我們都是情感很濃厚的，我們也不願抑制我們的情感。

這個小戲院漸漸發達，在鄰近頗有聲譽。這種成功後來鼓勵我們到海濱去遊行表演。我跳舞，亞古司丁誦讀詩歌。後來有一次我們演一個喜劇，伊利莎姐和雷曼哥都加入了。我那時雖祇有十二歲，姐姐等也不過十幾歲，但是我們在海濱山大克萊拉（Santa Clara），山大羅莎（Santa Rosa），山大巴比拉（Santa Barbara）等處的表演，都很成功。

我兒時最主要的一種特性，便是對於我們生活的那種偏狹的社會，總是有的一種反抗的精神，反抗那種受限制的生活，而亟想逃往我們以爲廣大的東方。我記得我常常對着家中的人和親友等宣講此事，最後的結論總是說：『我們必須離開此地，我們在這裏是幹不出什麼事來的。』

一家之中，我算是最勇敢的。每當家中完全沒有食物的時候，總是我自告奮勇，到肉店裏去，向屠夫花言巧語的弄些小塊羊肉回來。沒有麪包的時候，總是我到麪包店裏去，設法使老板允許我們繼續賒帳。我對於這種有冒險性的使命，總是樂於去幹的，特別是我勝利的時候，而我常常總

是勝利的。我帶着勝利品，一路跳舞回家，好像搶掠成功的盜匪一樣。我覺得這對於我也是一種很好的訓練，因為我曉得如何馴服兇猛的屠夫，使我後來也曉得如何對付那些專橫的經理先生們。我記得有一次我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做了幾件絨織品，店裏不要，便對着絨織品流淚。我於是提着籃子，把一頂絨帽戴在頭上，一雙手套戴在手上，一家走到一家的去兜生意。我把件件都賣掉了，而所得的錢比較母親賣住店裏的，還多一倍。

我每次聽到別人家裏的父親談論，多賺些錢遺與子孫，我總覺得他們這種做法，奪去了兒女種種冒險的生活。他們多遺留一塊錢，便使兒女多軟弱一塊錢。最寶貴的遺產，是要兒女能自己開闢生路，能自己立足。我和姐姐在三藩市教別人跳舞，使我們有許多機會到有錢的人家去。我對於那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子，毫無嫉妬之心，反而覺得他們非常可憐。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很窄狹，很呆笨，我覺得我和他們比較起來，對於人生各方面有意義有價值的事物，比他們要千百倍富足些。

我們教授跳舞的名聲，一天大一天。我們稱之為新式的跳舞，但實際上並毫無系統。我隨着想像，隨機應變，腦子裏想着什麼式樣好，便教什麼。我最初的跳舞中，有一個是根據於郎非羅的一首

時：我射一枝箭到空中。我常常誦讀這首詩，叫孩子們隨着詩的意義，以姿勢行動表白出來。在晚上我編製跳舞的時候，母親便替我彈琴。有一個老太婆晚上常常到我們家裏坐，她從前曾經在維也納住過，說我使她想起愛斯娜（Fanny Elsdley），同時她便把愛斯娜成功的歷史講給我們聽。她說：「愛莎多娜將來會成爲愛斯娜第二的。」我聽她這種話，很激動我的夢想。她和母親商量，要帶我到三藩市一個著名的跳舞教師那裏去，但是我對於這教師所教的，很不中意。教師叫我站在腳尖上，我問何以要這樣，他說這樣美麗些。我說這非常之醜，這是反自然的；我學了三次之後，以後就再沒有去了。他所謂的跳舞，我覺得是一種呆笨平凡的柔軟體操，因而激動了我的理想。我理想着另一種不同的跳舞。我還不曉得這種跳舞究竟是怎樣的，我冥想着一種理想的世界，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得着這世界的鑰匙，我就能進去。我跳舞的藝術，在小時候便已經潛伏在內了，而其能進行無阻的，實在是我母親那種勇敢冒險的精神有以完成之。我覺得一個人一生要做什麼事業，從小便應當做起。現在有許多爲父母的，還不曉得他們所給與兒女們的教育，實足以使兒女走入平凡之途，使兒女無創造美好事物的機會。不過我覺得這種情形也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各鋪店銀行的職員，又

誰來幹呢？這些職員在現代文化的生活組織之下，似乎是不可少的。

我母親有四個小孩子。如果以約束教導之方，或許我們都可以變為有實用的人。因此有時她嘆息着說：『何以四個都是醉心於藝術的，而無一個有實用的人呢？』但實實在在是因爲母親自己那種愛美的好動的精神，纔使我們醉心於藝術。母親對於物質的東西是毫不關心的，因此也我們對於房屋，器具，財產等，也有一種超然鄙視之心。我一生之中從未穿戴過珠玉，就是因爲她的榜樣。她說這些東西是桎梏。

我出學校之後，便極喜歡看書。那時我們住在奧克蘭 (Oakland)，那裏有一個公共圖書館，雖然離家很遠，我總是一路跑着跳着去看書。圖書館的主任是一個很可佩很美麗的女子，名柯柏麗，是本省一個著名的詩人。她鼓勵我看書，我每次問她要借好書的時候，她似乎總是面露喜色。她的眼睛非常美麗動人，充滿了熱情。後來我曉得有一個時期父親曾經與他發生戀愛。她一定是很能動我父親的熱情的；我和她很好，或許是因爲這種暗地的關係。

那時我把迭更斯 (Thackeray)，塔克立 (Thackeray)，莎士比亞 的作品都全部看了，還看了無數的小說，好

的，壞的，興奮的，平凡的——無論什麼我都一概吞下去了。我常常通晚坐着看書，直到天明，所用的燈光，就是我日間到處搜尋的蠟燭頭子。那時我也寫過一本小說，辦過一份報，所有報中的評論，本地新聞，短篇小說等等，都是我一人寫的。此外，我還寫日記，不過是用一種祕密的文字，因為那時我有一個很大的祕密——我與人發生了戀愛。

除了小孩子之外，我和姐姐也收一些大學生，教他們的所謂『社交舞』，如『華爾士』，『馬哲伽』，『波爾伽』等。在這些大學生之中，有兩個青年，一個是年青的醫生，一個是化學師。那個化學師長得驚人的美麗，而且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韋爾龍（Vermon）。那時我還祇有十一歲，但是頭上打着鬍子，穿着長衣，所以顯得年紀大些。好像麗坦的女主角一樣，我在日記裏寫着我是狂熱的發生戀愛了，而我也相信我的確是如此。不過韋爾龍是否發覺了，我不得而知。那時我還年小怕羞，不敢顯露我的熱情。我們常常去赴跳舞會，每次他總是和我跳舞，舞後回家我總是坐到夜深，在日記上記着我那種飄飄然的快樂：『我在他手臂裏，好像在空中飄蕩。』日間他在大街上一個藥店裏做事，我常常走了許多里的路，就是在藥店門口過一次身。有時我鼓起勇氣進去對他說一

聲：「你好麼？」我也查出了他住的地方，我常常晚上跑到他住的那裏去，祇看一看他窗前的燈光。我這種熱情，保持有兩年之久，我也相信我非常之受痛苦。在兩年之末，他宣布與本地的一個女子將近要結婚。我把失望的痛苦，都祕密記在日記裏。我記得結婚的那天，在禮拜堂裏同他並走下來的，是一個很平凡的女子，頭上罩着白紗。自此以後，我就未見過他了。

最近我在三藩市跳舞的時候，有一個白髮的男子到我的化裝室裏。不過樣子還年青，面貌非常美麗。我一見便認識了他，他是韋爾龍。過了這許多年，我想總可以把年青時的熱情告訴他。我以為他一定覺得好笑的，但是他終覺得很驚訝。他把他的妻子講給我聽，她現在還在，她對於她的愛情自始至終從未變過。有些人的生活真簡單！

這便是我的初戀。我那次是非常熱烈的愛着，自那次以後，我至今總是熱烈的戀愛著。我最近一次的戀愛是很猛烈而痛苦的，我現今正在休養。這可說是最後一幕之先，休息的一幕；或者恐怕這就是最後的一幕呢？或者我可以把我的照片印出來，讓讀者來評定。

第三章

我受了我所讀的書的影響，於是我計劃離三藩市，到外省去。我想與什麼遊行演劇團一同出去；所以某次正當某遊行演劇團在三藩市表演一星期，我便去見這演劇團的經理，毛遂自薦的想表演跳舞給他看。我是在某早上去試演，在一個黑色的大而光滑的舞臺上，母親替我彈琴。我穿一件白色的長衫，合着孟特爾遜的無言歌跳舞。跳完之後，經理先生靜默了一會，然後回轉頭來對母親說：

「這種東西在戲院裏沒有用，在禮拜堂裏還比較的合宜。你還是帶這小姑娘回去罷。」

我雖然失望，但並不以那經理的批評爲然，於是我想別種計劃出去。我召集全家商量，經過一點鐘談話之後，我把住在三藩市無出路的道理，發揮得很清楚。母親聽得似乎很昏迷了，但是情願跟我到任何地方去。於是我們兩人就決定先出去，買了兩張旅行的車票到支加哥。姐姐和兩個哥

哥仍在三藩市，等我發了財的時候，他們便來。

我們到支加哥的時候，是很熱的六月天；我們隨身帶的有一個小衣箱，我外祖母的一些舊式珠玉，還有二十五塊錢。我希望我即刻就可以找着一項工作，以後一切都順遂。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我帶着那件希臘式的白長衫，見了一個經理又見一個經理，表演一次又表演一次。但是他們的意見，都是和第一個經理先生一樣的：『好是好，但是不合宜於戲院。』

過了幾星期，我們的錢漸漸完了，外祖母的珠玉所當的錢漸漸少了。最後，不可避免的命運終究臨到了。我們無錢付房租，我們行李被扣留，有一天我們就一錢莫名，在街上遊蕩。

我此時衣服的領上，還剩下一個真正細緻的花邊領；那一天我在火熱的陽光之下，終日走了好幾個鐘頭，想賣掉那個花邊。最後，在下午很晏的時候，我賣掉了。（我記得是賣了十塊錢。）這是一個很好看的愛爾蘭花邊，賣來的錢足以付房租，剩下的買了一箱番茄，有一星期我們完全就吃番茄，無麪包，也無鹽。我的母親餓得很衰弱，再難忍受下去了。我平常每天早上出去，總是去見戲院的經理，但是最後我決定無論什麼工作都顧幹，我便到一個職業介紹所去。

職業介紹所櫃臺上的婦人問我：『你會做什麼事？』

『我什麼都會，』我回答。

『我看你的樣子什麼都不會。』

我氣極了，有一天便去找共濟會屋頂花園的經理。他口裏含着一枝大雪茄煙，帽子斜蓋在一隻眼睛上，用一種毫不在意的神氣看我跳舞，而我則合着孟特爾遜的春歌跳來跳去。

他慢着神氣說：『好，你很好看，姿勢也不錯，不過你要完全改裝，跳一點口味比較有刺激性的東西，我便請你。』

我想我可憐的母親，在家喫着剩餘的番茄，將要昏倒了，於是我問他什麼是口味有刺激性的東西。

他說：『不是你現在這種東西，要會用腳踢踢。你可以跳跳希臘式的，再改穿荷葉邊，用腳踢踢，一定是一種很好的變換。』

那麼，我從那裏來的荷葉邊裙子呢？我曉得如果我同他借錢，或先支一筆錢，一定於我不利於

是我貿然答應他，允許明天把荷葉邊，腳踢，刺激性等都帶來。這樣，我出來了。這一天很熱，這是支加哥彩色的氣候。我在街上遊蕩，肚皮餓得非常疲倦而昏沉了，忽然眼前看見一個很大的菲爾得分店。我走進去，說是要見經理。他們把我引到一間辦公室裏，有一個年青的人坐在寫字臺後面。他的面色很和藹，我便說明我明早急需一條荷葉邊裙子。如果許我記帳，我一定能將所得的薪金還他。我不知這青年如何一時心血來潮會允許我的請求，不過結果他是允許我了。許多年之後，我有緣仍舊遇見了他，便是有名的鉅富賽佛利基（Gordon Selridge）。我買好了配舞衣的白材料紅材料，還有荷葉邊。如是我挾了一包回家，而我母親已經是九死一生了。但是她仍舊鼓起勁，坐在床邊，替我做衣服，她做了通晚，到天亮纔做好。我便拿了這件衣服，回到屋頂花園。那裏的音樂隊已經預備好了。

「你要什麼音樂呢？」經理問我。

我還沒有想到這一點，不過我隨口說：「華盛頓客棧罷，」因為當時這歌頗流行。音樂開始了，我便賣力跳了一個有刺激性的舞蹈，隨機變化。經理先生看了非常喜歡，把口裏的雪茄煙拿出來，

說：『好極了！明晚你來罷，我替你宣布一個特別的節目。』

這星期他給我五十元爲薪資，而且很慷慨的預付把我了。

我用一個假名，在這屋頂花園很博得觀衆的歡迎，但是我對於這種跳舞非常之討厭。一星期之後，經理和我商量續約，甚或替我籌備一次遊行表演，但是我拒絕了。我們固然是從饑餓中救出來了，但是反乎我的理想以求悅於觀衆，我已經是受够了。我這種經驗，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之一次。我覺得這個暑假，是我一生中最難受的一個時期；後來我每次到支加哥的時候，我一看到街上，就使我有一種饑餓的感覺。

但是在這次可怕的經驗中，我勇敢的母親始終未提過要回家去。

有一天，有人介紹我去見一個女新聞者，名安柏爾，她是一個著名支加哥報館的助理編輯。我去見她，她身體很高，單瘦，紅髮，大約五十五歲。我把我對於跳舞的見解，談給她聽。她很熱心的聽，後來就邀我和母親到『波希米亞』（Bohemian）會所去，她說：在那裏我們可以會見一般藝術家和文人。我們當晚便去，這會所是在一個高房子的最上一層，幾間很簡陋的房，陳設幾張桌椅，裏面所

擠滿了的人物，其奇形怪狀，是我所從未見過的。安柏爾也在他們之中，高聲喊着，好像男子的聲音：

『豪放的 Bohemians，我們歡樂罷！豪放的 Bohemians，我們歡樂罷！』

她每次喊着的時候，那些 Bohemians，便舉起杯，大衆歡呼。

在這種歡呼之中，我便開始我那種充滿了宗教性的跳舞。那些 Bohemians，好像受着迷了，好像不知如何是好。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請我每晚來，和他們一同歡樂。

這些 Bohemians 是一羣最奇特的人——詩人，藝術家，戲子，任何國的人都有。他們好像祇有一點是共同一樣的：他們都是一錢莫名。我猜想設若他們不是在會所裏找着一些點心和啤酒，恐怕也和我一樣，一點什麼也沒有喫的。這些點心啤酒，就是安柏爾慷慨捐助的。

這些 Bohemians 之中，有一個波蘭人，名麥拉斯基 (Mirski)。他大概四十五歲，頭上一大堆紅色卷髮，鬚鬚也是紅色，碧綠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常常坐在屋角裏，抽着煙，用一種超然的笑臉，望着這些 Bohemians 的豪興。但是在我所跳舞的這個羣衆之中，真正能懂得我的理想和工作的，僅僅祇有他一人。他也是一個窮光棍，不過他常常請我和母親到館子裏去喫喫，或是乘小車子帶我們

到鄉下去，在森林裏喫飯。他對於鼠尾草，有一種特別的嗜好。他每次來看我們的時候，總是挾着一大束鼠尾草花；因此我每次看到鼠尾花，總是聯想到麥拉斯基的紅髮和紅鬚。

他是一個很古怪的人，是一個詩人而兼畫家，但是他是在支加哥做生意而謀生。然而他生意總是做不好，也總是要挨餓到半死了。

那時我還僅僅是一個小女孩子，對於他的悲哀或愛情還不能了解。我想在現代這種放蕩的時代，恐怕沒有人曉得那時的美國人是如何無知的。我那時對於人生的觀念，完全是一種情感的浪漫的。我那時對於肉體的愛還沒有接觸過，經驗過。經過了很久之後，我纔發覺了麥拉斯基因我引動了狂熱的愛情。我母親對於此事尚未發覺，所以她讓我們常常在一起。常常密切的談話以及森林的散步，對於心理上有很大的影響。最後，他忍不住要和我接吻，並要求和他結婚。我當時也相信這是我一生中偉大的戀愛。

夏季漸漸要過去了，而我們錢袋裏差不多完全空空如也了。我想在支加哥難得有辦法，必須到紐約去。但是怎樣去呢？有一天，我看報紙，曉得著名的達利（Argentina Daily）帶着他公司的

班人，和明星雷安 (Ada Rehan)，已經到城裏來了。我決計去見達利，因為他是最愛藝術最愛審美的戲院經理而聞名全美的。我站在戲院裏戲臺的門前，經過了不知若干次的下午和晚上，把我的名字遞進去，要見達利先生。他們答覆我他太忙了，我祇能見他的副經理。但是我不肯，我說我有一件極重要的事，必須親見他本人。最後，某晚黃昏的時候，我得見了這位大人物。他是一個很漂亮的人，但是對於不認識的客人總是顯出一種威嚇的樣子。我當時似乎有點畏縮，不過我竭力鼓起勇氣來，對他發洩了一篇長的演詞。

「達利先生，我有一個很偉大的意思，供獻於你；在全國之中恐怕祇有你能懂得這個意思。我發現了跳舞的藝術。我所發現的跳舞的藝術，失傳已有兩千年。你是一位興趣高雅的舞臺藝術家，但是你的舞臺上缺乏了從前使希臘的戲院偉大的東西，便是跳舞的藝術——悲劇的歌舞。舞臺上沒有這種跳舞，好似人之有頭有身，而無兩足，不能前行。我現在將這種跳舞供獻於你之前。我這種思想，要改變整個時代的潮流。我這種思想，是在何處發現的呢？是在太平洋之濱，是在枝葉開展的塞拉雷發達 (Sierna Nevada) 之松林。我看見了少年美利堅理想的形像，舞於洛基山之巔。我

圖最偉大的詩人，是懷特門（Walt Whitman）；我所發現的跳舞，足以配得上懷特門的詩，我實在可說是懷特門精神上的女兒。我要替美利堅的兒女，創造一種新的跳舞，以表白美利堅的精神。我把你們舞臺上所缺乏的靈魂，特此貢獻於你，便是跳舞的靈魂。因為你要曉得，『這時達利先生已經忍不住了，急忙止住我說：『說够了，說够了！』但是我絲毫不顧，反而提高嗓子繼續說：『因為你要曉得，戲院的產生，是起源於舞蹈；第一個戲子，乃是跳舞者。他且歌且跳，由是而產生戲劇中之悲劇。如果你的戲院要得着真實的表現，除非跳舞原來那種偉大的藝術，仍舊回到戲院裏。』

達利對於這個單瘦而古怪的女孩，敢於這樣高傲的對他侃侃而談，真不知如何是好。不過他祇是這樣答覆我：

『好，我在紐約預備排演一齣啞劇。十月一號練戲的時候，你可以去試試，如果合式使用你，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愛莎多娜，』我答着。

『愛莎多娜，名字倒還好聽。好罷，愛莎多娜，十月一號我們在紐約相見罷。』他接着說。

我真不知如何的快樂，便急忙跑回家去告訴母親。

我說：『媽媽，終究有人能認識我的藝術了。大名鼎鼎的達利先生請了我了。十月一號我們必須到紐約。』

『很好，』母親說，『但是我們那裏有錢買火車票呢？』

這倒是一個問題，當時我又計上心頭。我發了下面這個電報，給三藩市的一個朋友：『榮被達利先生聘請，十月一日必須抵紐約。請電匯旅費資三百元。』

意想不到的事居然達到了。錢寄來了，錢來了，而同時我的姐姐伊利莎和哥哥亞古司丁也來了；因為他們看見電報，以為我已經發財了。不過無窮的希望在我心中想着；最後，社會終究要認識我了！但是如果我曉得以後我還要忍受許多艱苦，恐怕不會這樣高興了。

麥拉斯基聽說我要離開他的消息，心中萬分難過。不過我宣誓永久的愛他，並且好言規勸他。如果我在紐約發了財，我們結婚便不成問題了。我那時並不相信結婚，不過如此說纔可以取悅於母親。那時我還沒有十分把握絕對的自由戀愛，那是我以後還要奮鬥的。

第四章

我對於紐約的第一個印象，便是覺得紐約比較支加哥要美麗些，藝術化些。這次我又到了海濱，覺得非常歡喜。在內地的城市，我便如魚之失水。

到紐約之後，我們住在六馬路一條橫街的一個客棧裏。住在這客棧裏的，都是一班古怪的人。他們也好像那些 *Bohemians* 一樣，有一點是大家相同的：都是無錢付帳的，他們住在那裏，都是要到把他們驅逐出去的期限了。

某天早晨，到了日期，我便到達利的戲院裏去見他。這次，我也是親自見了這位大人物。我想把我的見解，重新敘述一遍，但是似乎太忙了，太厭倦了。

『我們從巴黎聘請了啞劇的名角貞美 (*Jane May*)。如果你能演啞劇，你可以擔任一角。』他說。

我對於啞戲，向來不認為是一種藝術的。動作是抒情的，是情緒的表白，與語言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在啞劇裏，演劇的以動作代表語言，所以既無跳舞者的藝術，也無演劇的藝術，而是懸於兩者之中一種無希望的不毛之地。但是我無辦法，祇得加入。我把劇本帶回來研究，覺得毫無意義，荒廢了我的志願和理想。

第一次練習，便使我極失望。貞美是一個身材矮小的女子，脾氣壞極了，遇事發怒。他教我指着她的時候，是表示『你』的意思，撫着心的時候，是表示『愛』的意思，而後用力打着我自己的胸的時候，是表示『我自己』的意思。我覺得這種動作，真令人發噁。我既無心於此，所以做得非常之壞，而貞美便很不悅意了。他回頭訴之於達利，說我無演劇的才幹，不能擔任這一角。我聽見這句話，便立刻想到我們一家人都會窘迫在客棧裏，必須向客棧的主婦乞憐。我立時想到前天我所看見的一個歌女，被扣留她的箱子，把她逐到街上；同時又想到我母親在支加哥所忍受的一切痛苦。我一想到這些，不由的便眼淚直流。我那時的面色，恐怕是一種很悲哀可憐的樣子，因為達利先生現出溫和的臉色，拍着我的肩臂，對貞美說：

「你看她哭的時候，不是很能表情嗎？她會學好的。」

但是這種練習，真叫我難受。他們叫我所做的一些動作，我覺得實在鄙俗而無意思，與所奏的音樂，毫無關係。不過青年人是可適應環境的，所以我最後還是能够表演得適當。

貞美所做的一角是比拉（Pierrot），有一幕是我去向比拉求愛。這幕中有三段音樂，每段奏樂時我必須走近比拉接吻。在化裝練習的時候，接吻時我過於用力，以致我嘴唇上的胭脂，印在比拉的白臉上。當時比拉一變而為貞美，大發脾氣，餉我以耳光。我初次進入戲院的生活，想起來真令人發笑。

然而，練習經過了很久之後，我不能不佩服這位啞劇家，恐怕她可以成爲一個偉大的跳舞者。但是啞劇的形式實在是太限制了。我對於啞劇，總覺得要這樣批評：

「如果你要說話，又怎麼不說？這樣喫力的做姿勢，好像聾啞院一樣，究竟何苦來呢？」

開演的第一晚到了。我穿着一件藍色的衣服，裝上秀色假髮，戴着一頂大草帽。我對於藝術的革命，想供獻於世界的，便到了這種地步！我完全變了樣子，不是我本人了。我的母親坐在第一排，好

像不知如何是好。即或在這種情形中，她並不提到我們要回三藩市去。不過我能够看出她已經是
非常失望了。我們這樣的努力，而所得的結果如此！

在練習的時期，我沒有報酬。我們從客棧裏被趕出來，在第一百八十條街租兩間空房，裏面一
無所有。我沒有車錢，每每是從家裏走到第二十九條街達利的戲院裏，常常在泥土裏跑，石路上走，
或是走過木堆，因為想走近路。我對於這方面，都有一定有系統的辦法。我沒有錢喫午飯，所以午飯
時躲在包箱裏睡覺，並作為一種休息，下午到時再練習，空着肚子。我這樣練習了六個星期，啞劇才
開演，再開演一星期後，才給我的薪資。

這公司在紐約演了三星期之後，便到外埠去遊行表演。我每星期得薪資十五元，除一半須自
用之外，一半寄給母親。我們到了一站下車的時候，我不去住旅館；我提着衣包到處去尋找極便宜
的客棧。我每日生活費的限度是五角錢，一切都在內；有時我要走許多里的路，才找到這樣便宜的
客棧。有時找到的客棧，遇着一些古怪的同居。我記得有一次我所住的房無鑰匙，裏面的客人大半
喝醉了酒，常常想衝進我的房裏。我非常害怕，把很重的衣櫃拖出來，橫阻在門口。即或如此，我還是

不敢熟睡，通晚坐着守候，與戲劇團遊行表演的生活，其痛苦難受，實無過於此了。

真美的精神好像無限度的，每日必須舉行一次練習，而每次練習總不能合她的意。

我隨身帶了幾本書，無事便總是看書。每天我寫一封長信給麥拉斯基；我信中所寫的，恐怕還不能十分描寫我生活之痛苦。

這樣遊行了兩個月之後，仍舊回到紐約。這次的遊行，在經濟上對於達利是一個大失敗，貞美仍舊回到巴黎。

那麼，我怎樣呢？我仍舊去見達利先生，重新把我的跳舞向他宣傳。但是他好像變了。無論我有什麼供獻，他都不聽。

『我現在預備打發一個劇團出去，表演仲夏夜之夢，如果你情願，你可以在仙女一幕裏跳舞。』他說。

我對於跳舞的見解，是要能表白凡人的情緒。我對於仙女，全無興致。不過我還是答應了。我提議在台但尼亞和阿伯倫 (Titania and Oberon) 未入臺之先森林的一幕中，和着曼德森的薛爾

佐(Schero)跳舞。

仲夏夜之夢要開演的時候，我穿一件貼金白紗長衫，兩肩負着放光的翹臂。我很反對這時翹臂，因為似乎很難看。我對達利先生說明我自己可以把翹臂表現出來，無須乎裝紙的，但是他堅持不肯。第一晚我單獨一人在臺上跳舞。我覺得非常高興。我這次終究能够在一個大的舞臺上，在許多觀衆之前，一人跳舞，於是我跳舞，跳得很不錯，觀衆都鼓掌叫好。我這次的成績可說是「打響了」。我跳完仍舊負着翹臂進去的時候，我希望達利先生一定非常之高興，向我道喜，不料他反而異常憤怒。「這不是音樂廳，」他向我大聲的吼。沒有想到觀衆會稱讚這種跳舞的！等到第二晚我上臺跳舞的時候，所有的燈都關了。以後我每次演仲夏夜之夢跳舞的時候，總是在黑暗之中。臺上看不見什麼，祇有一點白翹臂飛翔。

在紐約兩星期之中，仲夏夜之夢也遊行表演，而我又恢復從前那種奔波的旅程和尋找客棧的痛苦生活。不過現在我的薪金加到每星期二十五元了。

像這樣，我過了一年。

我覺得非常之不快樂。我的夢想，我的目標，我的志願，都如泡影。我在這公司沒有結交什麼朋友。他們覺得我很古怪。我在幕後休息的時候，總是帶着一本亞黎利亞斯（Marcus Aurelius）的感錄。我想採取一種克制情欲的人生哲學，以減少我這種抑鬱的痛苦。不過我在這次遊行表演中，交了一個朋友——一個年青的姑娘，名溫特（Maud Winter）是裝扮台但尼亞王后的。她很可愛，很能表同情於人。她有一種怪癖，每天祇喫橘子，不喫別的食物。我想她是不宜於生在地球上的，幾年之後，我聽說她血虧死了。

達利的公司裏的名角是雷安（Ada Rehan）。她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女戲子，不過她對於下面的人很冷淡。我在戲院裏惟一快樂的時候，就是看她演劇。遊行的時候，她很少和我們同行；不過我每次回到紐約的時候，總是看她表演羅莎林（Rosalind），比亞特斯（Beatrice），波西亞（Portia）等。她可說是世界偉大戲子之一。不過這個偉大的藝術家在日常生活時候，好像不屑於去博得公司裏一般人的喜歡。她非常之高傲，臨走的時候，甚至告別也懶得說一聲，因為有一天廂房的牆上有這樣一個佈告：

本公司各演員，不必向雷安女士告辭。

的確，我在這公司的兩年中，從未有機會與雷安談過一次話。她顯然把公司的一切小演員，看為不在她眼下的。我記得有一天公司裏有些演員牽制使她稍為等候，於是她把手指着向我們一班演員頭上揚過，高聲喊着：「格佛勒，你怎樣叫我呆着等候這班庸才呢？」（我既是庸才之一，所以不大喜歡這個名稱。）我不懂像雷安這樣大的一個藝術家，這樣引動人的一個女子，而做出這樣的錯事；照我的猜想，唯一的原因，恐怕是因為已經是年近五十的緣故。她一向是博得達利的歡喜的；或許因為他後來在演員中選出一個好看的少女，無緣無故的，在兩三個星期之內——或是兩三個月之內——便提拔為主角，或是提拔的緣故，是她所反對的，於是她便覺得憤恨了。以演劇的藝術而論，我對於雷安實在是非常之敬仰；那時如果她能稍給我以同情的鼓勵，對於我前途的輔助實在是不少；但是在兩年之中，她從未青眼相加。反而，我記得有一次暴風雨（*Tempest*）一劇將演完的時候，我慶賀麥蘭達和菲爾丁蘭（*Miranda and Ferdinand*）而跳舞，她自始至終故意把頭掉往別處，叫我實在難受，差不多不能繼續跳完了。

在我們遊行表演仲夏夜之夢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到了支加哥。在那裏我又能與我所假定的未婚夫相見，覺得異常歡喜。那時又是夏天，凡是沒有練習的日子，我便和他到樹林裏去，作長久的散步。這次我愈是能够佩服麥拉斯基的智慧。數星期之後，我預備動身回紐約的時候，我們商量好了，他準備到紐約來，和我結婚。我哥哥聽見這個消息，幸而急忙代我調查，查出他在倫敦已經有了一個妻子。我母親聽見了非常驚異，堅持要我和他脫離關係。

第五章

現在全家都住在紐約。我們租一間藝術室，附着一間浴室。我想全房無須乎傢具，以便於跳舞，所以我們僅買了五個彈簧墊子。我們把室內的四壁，都掛着簾布，日中的時候，就把墊子豎在牆邊。我們沒有床，都睡在墊上，上面蓋着棉被。在這個藝術室裏，伊利莎仍舊教學生，好像從前在三藩市一樣，而亞古司丁便到一個戲院裏做事，不常在家。他遊行表演的時候居多。雷曼則在新聞報界嘗試。爲減輕擔負起見，我們把房子也租把教演說，音樂或唱歌的先生，以鐘點論。但是祇有一間房，出租時我們全家就必須出外散步，我記得有一次雪天時在中央公園雪地裏走，使身體溫暖。然後我們再回去在門口聽候。他們之中有一個教演說的先生，老是教一首詩。那首詩裏有一句：『美比，小的美比，總是把臉兒貼着窗上的玻璃。』而他讀時總是用一種過分的悲調。學生演時總是用一種冷淡的口氣，於是先生喊着：『你們不能感到其中的悲哀麼？你們簡直不能感到麼？』』

此時達利請了一班人唱歌。他要我也加入四人合唱裏，但是我生來是從不會唱的！其他的三個總說我把他們的聲調弄錯亂了，所以我總是張着口靜靜的站在他們旁邊，不發一聲。母親常常說，她們唱時臉面變爲一種怪像，而我總是沒有失掉那種笑容可掬的樣子，真是奇怪。

這次唱歌的笑話，是我與達利最後一次的關係。我記得有一天在暗中他走過戲臺，看見我睡在包箱的地上啼哭。他蹲下來問我什麼事，我說我對於戲院這樣的進行，實在不能繼續忍下去了。他說他也並不喜歡這樣的唱歌，不過因爲經濟的原故，不得不如此。於是他安慰我，把手放在我的腰後，但是我覺得愈是憤怒，說：『我有我的才幹，而你不能用我，那麼，你要我在這裏幹什麼呢？』

達利聽後望着我顯出很驚異的樣子，說一聲『哼！』便走了。

這便是我與達利最後見面的一次，因爲數天之後，我鼓起勇氣，把我的辭職書遞入了。同時，我對於戲院的生活，做一樣的姿勢，其他如戲院生活的理想，人生觀，以及全體所談論的話，都是無不使我厭惡的。我脫離了達利，便仍舊回到加列基大廳（Carucio Hall）的藝術室裏。我所餘的錢不多，但是我仍舊穿我的白紗舞衣，母親替我奏樂。我們在白天既然很少能有機會用屋子，所以母親

替我奏到深夜才止。

此時，我很爲雷文 (Eitelbert Nevin) 的音樂所吸引。我根據於他的拉西色斯 (Narcissus) 阿菲利亞 (Ophelia) 水仙 (Water nymphs) 等，做了一些跳舞。某天，我正在藝術室裏練習的時候，忽有一個青年把門打開衝進來，眼色發狂，怒髮沖天。他雖然還年青，似乎已經染了癲狂病，就是他後來因之而致命的。他衝上我面前來，大聲喊着：『我聽到你配着我的音樂跳舞，我不准我的音樂不是跳舞的音樂。我不准用來跳舞。』

我牽着他的手，叫他坐在椅上。

我說：『請坐，我用你的音樂來跳舞，如果你不喜歡，我發誓就不再跳了。』

於是我按着他的拉西色斯跳舞。我藉着他的音樂，能够表現站在溪旁那個青年拉西色斯的理想；他注視水中自己的影子，直到差不多他要與影子戀愛了。最後他頹喪而去，脫身變化爲一朵花。像這樣，我替雷文跳着。我最後一個調子還未完畢的時候，他便從椅上跳起來，跑到我身前抱着我。他凝視着我，眼中充滿了眼淚。

『你是一個安琪兒，你是一個女神，』他說，『你的一切動作，就是我製樂譜時所想像的。』

然後，我又替他跳阿非利亞，水仙。他愈看愈是出神。最後，他起身坐在鋼琴旁，替我編歌，立時便替我編了一個跳舞的歌，名春天。這個跳舞的歌他雖然替我彈了若干次，但總沒有寫下來，我每認爲是恨事。雷文差不多完全沉迷於此了，他提議我們兩人在加列基大廳的音樂室裏舉行一次音樂會。他自己替我彈琴。

雷文自己籌備這次音樂會，租音樂廳，裝璜等。他每晚到我這裏來練習。我常常總覺得雷文可以成爲一個編製音樂的大名家。他可以成爲美國的勺旁（Chopin），但是在他那種痛苦的環境裏，爲着生活的爭扎，促成他那種癡狂，而終至早夭。

第一次的音樂會，大大的成功，於是接着我們又舉行了幾次音樂會，一時頗轟動了紐約全城。如果那時我們清楚一點，找一個好的歌劇社經理，恐怕我們的名聲便出去了。然而我們那時都無知，不知怎樣辦。

那時的聽衆，有許多是社會上有名望的婦女，我這次的成功，使我有許多機會被請到她們各

家客廳裏去歌舞。那時我把菲茲格拉 (Fis Gerald) 所譯加亞門 (Omar Khayyam) 的全詩，都編爲跳舞。我跳舞時，有時是亞古司，替我誦讀出來，有時是伊利莎。

夏季到了，愛斯特夫人請我到她的紐坡特的別墅裏去跳舞。我和母親伊利莎就都到那裏去。紐坡特是最時髦的消夏之所。愛斯特夫人在美國的地位，比英國的皇后還要恐懼尊敬些。但是我覺得她是很和藹可親，她在草場裏安排我跳舞的地方。在草場上看我跳舞的，都是紐坡特最高貴難見的人物。我這次跳舞照了一個像片，除愛斯特夫人之外，還有哈利雷 (Harry Lohr) 及凡得比 拜爾曼維希等世家圍着他。其後我們在紐坡特其他的別墅跳了許多舞，但是這些別墅的夫人們所報答於我們的過於經濟，甚至開支我們的旅費和火食還不够。此外，她們雖然喜歡看我跳舞，覺得很好玩，但是她們對於我所努力的，一點也不明瞭；因此，大體而論，我們這次到紐坡特的旅行，還是使我們有一種失望的印象。這些夫人一心充滿了勢利榮華富貴的思想，所以完全沒有一種藝術的觀感。

在那個時期，她們把藝術家看得很卑下，看爲一種高等的僕人。後來這種觀念漸漸大改變了，

特別是自從派德羅斯基 (Paderewski) 做了內閣總理之後。

我從前不滿意於加利佛尼亞的生活，現在也是一樣的亟想追尋一種比紐約更適合的環境。我於是夢想着倫敦，在那裏所能遇到的文人畫家，如喬治麥拉地 (George Meredith)，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瓦次 (Watts)，斯溫奔 (Swinburne)，柏恩鐘斯 (Burne Jones)，惠斯勒 (Whistler) 等。這都好像是一些有魔力的名字。老實說，我在紐約所有的經驗，沒有人對於我的思想有一種真正的同情和幫助。

同時，伊利莎的學校較前發達，於是我們由加列基到溫得舍旅館地層的兩間大房裏。這裏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元；不久我們便發覺由我們所收得的學費，實不足以付房租及其他開支。我們外表好像聲名很好，但事實上那時我們銀行的結算總是短少。溫得舍是一個很陰暗的旅館，我們住在那裏的生活毫無樂趣，而同時要沒法應付房租。我忽然高聲嘆息着說：『唯一能救我們的出路，就是要這個旅館遭火燒。』在三層樓有一個很有錢的老太太，各房裏佈滿了古器古畫。她有一種習慣，便是每早正八時她下樓到餐廳來喫早飯。我們計劃好了，第二天早晨我向她去借債。第

「二早我就照着去做，但是那個老太太當時興致不佳，不肯借債，反而說咖啡太壞。」

「我在這裏住了許多年了，」她說，「如果他們不給我好一點的咖啡，我就要走了。」

那天下午旅館起了大火；的確，她是要離開那旅館，但是她燒得枯焦了。伊利莎以鎮靜的態度，勇敢的救出了他一班學生，叫她們好好排列，手牽手走出來。但是我們的東西一點也不能救出來；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喪失無遺了。我們可貴的一些傳家像片也在內。當時我們到本街上柏金漢旅館樓上一間房裏暫時躲避；數天之後，我們的情況，仍舊和我們初來紐約時一樣，一個錢也沒有。我說：「我們必須到倫敦去，這是我們的命叫我們不得不如此。」

第六章

在春季之末，這種種的不幸，使我們在紐約擱淺了。我想到倫敦去的計劃，就是這時打定的。溫得舍旅館被火燒之後，我們沒有行李，連換洗的衣服也沒有。達利之聘請我，我在紐坡特以及「紐約之四百」(The New York Four-Hundred)跳舞的種種經驗，使我們痛苦的失望了。我覺得如果美國對於我的反應不過如此，那麼，再去敲打這樣緊閉着的門，去獻技於這樣冷酷的觀衆，實在是枉費精神了。我的一種大欲望，是要到倫敦去。

現在我們的家庭，祇剩下四個人了。亞古司丁跟着一個跑小路的戲劇公司表演羅米阿的時候，與一個裝扮周麗愛的十六歲女孩發生戀愛。有一天他回家，宣告他已經結婚了。大家以為這件事是離叛全家的。因為某種我至今尚不明瞭的緣故，母親大發雷霆之怒。她當時的行動，正如父親第一次來看我們時一樣，就是我前面說過的。她走到別一間房裏，砰然把門關了。伊利莎默然不作

聲，而雷曼差不多要發神經病了。與亞古司丁稍表同情的，僅僅祇有我。他這時苦痛得臉色變白了，我說我同他去看他的妻子。他把我領到一條小街的一所陰暗的公寓裏，我們爬了五層樓而後到周麗愛的房間。她長得很好看，但是身體瘦弱有病。他們祕密告訴我她已經懷了孕。

所以我們到倫敦的計劃，亞古司丁勢必不算在內。全家對於他好像視為遺落於路旁，無資格去共同追求我們偉大的前程。

現在夏季之初，我們又住在一間空無所有的藝術室裏，一錢莫名。我當時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到那些我曾經在他們大廳裏跳過舞的有錢的太太們，請求她們幫助我一筆款子到倫敦。首先我是去看住在第五十九條街的一個太太，他有一所宮殿式的大廈，前面可以遙望着中央公園。我把溫得舍旅館被焚的事告訴他，如何我們的行李都喪失了，以及在紐約得不着一般人的賞識，在倫敦一定可以找得了解我們藝術的觀衆。

最後她移到她的棹邊，拿起筆寫了一張支票。她把支票摺好給我。我走時眼中充滿了眼淚，然後別離了他。但是我到第五條街的時候，打開支票看祇有五十塊錢，真令人失望！這實在不足以供

給我們全家到倫敦的旅費。

然後我再到一個百萬鉅富的家裏去試試。她住在第五條街的盡頭，我從第五十九條街到她的宮殿裏經過了五十條街。這個年紀較老的婦人接待我更是冷淡，她說我這樣的請求是辦不到的。她又說，如果我所學習的是戲劇歌舞，或許她看得不同一點，而且她曉得有一個戲子成功了。那時是下午四點鐘，我還沒有喫午飯。這樣一來，那婦人反而有點着急了。她叫了一個很魁偉的管家來，叫他拿一杯可可和幾塊熱麪包來。我的眼淚流到可可和麪包上，但是我還是苦苦的說明我們往倫敦的必要。

我說：『有一天我著名的時候，我要表揚你認識了美國藝術的功勞。』

最後，這個擁有六千萬家財的婦人遞給我一張支票，又是五十元！但是她還加了一句：『你有了錢的時候，你還是要還把我。』

我後來一直未歸還她，情願轉送把窮苦的人。

這樣，我拜訪了紐約許多鉅富的太太們，最後有一天我們才搜集了三百元的這筆大款，作爲

往倫敦的旅費。如果我們到倫敦後還想稍剩一點錢，這點錢坐普通船的二等艙還不够。

最後還是雷曼打了一個好主意，在各碼頭尋着了一隻往嚇爾（Hull）的運牛船。這個船主被雷曼的一番苦訴打動了，於是允許把我們當客人運載，雖則這船上的章程是不許的。這樣，有一天我們便提了幾個小包上船起程，因為我們的箱子在旅館裏都燒了。我想是這次旅行的影響，使雷曼變為一個素食者；因為我們眼見着幾百個可憐的牛關在籠裏，由美國西部運往倫敦，日夜彼此用角相舐觸，號叫得異常悲慘，使我們有一種很深切的印象。

後來我坐着大郵船很講究的艙房的時候，總是回想到當日坐牛船那次旅程的苦況；而同時想到我們放肆的歡樂和高興，如果總是在這種繁華的境界裏，恐怕我們要得神經衰弱病呢。我們這次在牛船上的唯一的營養品便是腌牛肉和茶，喫在口裏好像草一樣；床是硬的，艙房小極了，食物也不够，但是我們在這兩星期的旅程中，還是覺得很快樂。我們坐這船時不好意思用自己的真姓名，於是我們就借用我們外祖母親的姓——亞哥爾曼（Ogorman）。我自己叫瑪琪亞哥爾曼。

我們最初認識的同伴，是一個哀爾蘭人，我常常和他晚上在月下談心。他常常對我說：「瑪琪，

如果你肯的話，我的確可以做你的一個很好的丈夫。」船主也是一個很好的人，有時晚上他拿一瓶穀酒來，沖着甜的熱水大家盡歡而喝。大體而論，雖則生活很艱苦，但總還算興致很好的，不過籠裏那些可憐的牛的號叫，實在令我們有點難過。我不知他們現在運牛，還是用否那種野蠻的辦法。

五月的某早晨，亞哥爾曼全家便到了嚇爾；但是坐了火車，數小時後到倫敦的，便是鄧肯全家了。我記得我們到後在凱旋門（Marble Arch）附近所找的一個客棧，是由看泰晤士報的廣告而來的。我們初到倫敦的幾天，實在是非常之高興，坐着公共汽車到處跑，對於四周的新奇事物驚奇欣賞，而完全忘却了我們的經費是非常之有限的。我們是到處的遊覽，如維斯特明尼斯特禮拜堂（Westminster Abbey），英國博物院（British Museum），南甘新登博物院（South Kensington），倫敦塔，邱氏花園，雷基曼公園，漢蒲登宮庭等，都玩了很久的時間。我們回到客棧之後，覺得遊倦了，驚喜不置，正好像有一個很闊的父親從美國寄錢來給我們遊覽一樣。直到數星期之後，客棧裏惱怒的主婦向我們迫着索帳，纔把我們遊歷的美夢驚醒了。

後來有一天我們在國立藝術陳列館聽了一篇關於卡雷基阿的『維納斯和亞多尼斯』的

極好聽的講演之後，回到客棧時我們的房門緊閉着了，那幾個僅有的小包袱鎖在裏面，而我們祇能立在門外了。我們檢閱各人口袋的時候，總共所剩下的，不上六個先令。於是我們仍舊回到凱旋門和甘新登花園，找一張凳子坐着，考慮我們第二步如何辦法。

第七章

設若我們對於已往的生活，能看到一種想像的活動電影，恐怕我們要驚異着說：『我一定不會是這樣的。』我記得那時我們四人在倫敦街上像遊神般遊蕩着，正好像狄更斯小說裏的人物一樣，而我現在也還是難得相信這是真有的事。像我們年青的人，能够經過這種痛苦反而覺得高興，這並不算什麼希奇；但是我可憐的母親，在過去已經經過了不知若干的風霜，年紀已衰老，而仍能坦然置之，我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令人難信。

我們在倫敦的街上遊蕩着，無錢，無友，在晚上無歇宿之所。我們去試了兩三個旅館，但是他們堅持着無行李時，必須先付房金。我也試了兩三個宿舍，那些宿舍的主婦也是一樣的忍心拒絕。最後，我們歸宿處祇能藉着格林公園的板凳。然而甚至於在這裏也還是有一個高大的警察把我們趕走了。

這樣的情形，繼續有三日三夜之久。我們所喫的是一便士的小餅子，不過我們的精神還是好，白天就在英國博物館裏混時間。我記得我在那裏看英譯的溫克曼（Winklemann）的雅典遊記，我談到高興時，不僅忘却了自己的苦楚，反而爲溫克曼遊歷後暴卒的悲劇而替他悲哀。

但是到了第四天尚未天明的時候，我決定必須想一個辦法。我叫母親雷曼伊利莎等，跟着我來，不要作聲。我帶着她們一直踏進了倫敦一個很好的旅館。守門人是在一種欲睡未睡的昏沉狀態，我說我們剛坐夜車從利物普到此，行李尚未到，暫時先開房間給我們休息。我叫把早飯開上來，有咖啡，麥餅，及其他美國的好點心。

我們那一天都睡在很舒服的床上。間或我打電話對門房說我們的行李何以還未到。

我說：「我們不換衣服是不能走出去的，」於是我們晚上把飯開到房裏來喫。

第二天尚未天明的時候，我們覺得這種開玩笑已經是到了相當的限度了，於是我們就仍舊都走出去，正如走進來時一樣，不過這一次沒有叫醒門房。

這樣，我們在街上走，覺得精神大大的恢復了，於是重整旗鼓來對付這個世界。那天早晨我們

遊蕩到加爾西，在一個老禮拜堂的墳墓旁邊坐着，偶然看見地上一張報紙。我拾起來，看見有一段載着某夫人是我從前在紐約時在她家裏跳過舞的，現今住在格羅芬勒大宴賓客。我忽然計上心來。

「你們等一下，」我對他們說。

在午飯之前，我一個人到了格羅芬勒，恰好這位夫人在家，她很和藹的接待我。我說我到倫敦來，在各大家的客廳裏跳舞。

「這正星期五晚上我宴會所需的，」她說，「宴後你能替我們跳舞麼？」

我答應了，不過同時無意似的附帶說：要稍許先支一點款子，作為預備。她很慷慨，即時寫了一張十金鎊的支票。我趕快跑回加爾西的墓地來，當時雷曼正在對於她們演講柏拉圖的靈魂論。

「星期五我在某夫人家跳舞，在格羅芬勒，恐怕英皇太子也在那裏呢！我們的紅運來了。」我於是把那張支票給她們看。

然後雷曼說：「我們必須拿這筆錢去找一間藝室，先付一月房租，因為我們以後決不受這些

卑下的客棧主婦之辱。」

我們於是去找藝室，在加爾西的金斯路找了一間小的，那晚我們便睡在那裏。這藝室沒有床，所以我們睡在地上，不過我們覺得我們好像仍舊是過着藝術家的生活了。我們都和雷曼同意：我們再不能住那種有產階級的客棧了。

我們付了房租之後，其餘所剩下的錢，便買了一些罐頭食物，以為將來之防備，同時我在自由公司買了幾碼紗，預備星期五晚上在那位夫人家跳舞時用。那晚我跳的是雷文的，現得稍許年紀大一點，因為我裝的身材很瘦，凝視着水中自己的影子。接着我跳雷文的阿菲利亞。我聽見在坐的人批評：『那個女孩子怎麼有那樣悲哀的表情。』在宴會將完的時候，我是跳曼德爾孫的春歌。

母親替我彈琴，伊利莎讀安主蘭所譯的提阿克里特的詩，雷曼講演了一篇跳舞的題目，論及跳舞對於將來人類心理上的影響。這些喫飽了的觀眾似乎還不能了解這個題目，不過這次演講也還算是成功，主人也現悅色。

我穿着拖鞋，赤着腳，披着很薄的紗，他們都不批評，雖則這種簡單的服式後來在德國很盛行。

大概英國上等的人，都有這樣態度。不過英國人未免太謙讓有禮了，他們對於我的服裝之獨出心裁，以及我的跳舞之與衆不同，一句評論都沒有。他們人人不過這樣說：「很好看，」「好頑極了，」「謝謝你，」及其他類似的話而已。

不過自這一晚以後，我接了許多請帖，請我到許多有名望的家裏去跳舞。間或一天我在英王面前跳舞，或是在羅德夫人的花園裏跳舞，但是過幾天連飯也沒有喫的，因為我們有時有報酬，但多半的時候是沒有的。那些主人多半這樣說：「今天你在某公爵夫人前跳舞，或某伯爵夫人前跳舞，有這些有名望的夫人們看你跳舞，你在倫敦就會著名了。」

我記得有一天我替某種慈善事業募捐跳了四個鐘頭，我所得的報酬，便是一個有爵位的夫人親手替我倒茶，並以楊梅敬我，但是我有好幾天沒有喫十分飽肚的食物了，以致那些牛奶楊梅反使我喫了不舒服。同時，另有一位夫人提起一個錢包，裏面裝滿了金鎊，對我說：「你看你替我們盲女院所籌的款有多少！」

我和母親因為神經過敏，不願將他們對於我們的這種異常的殘忍說出；我們反而必須刻苦

節食，購置服裝，以顯出好像是很有發達的樣子。

我們買了幾張小牀，並租了一隻鋼琴，擺在房裏，不過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英國博物院裏。雷曼把一切希臘的花瓶和半浮雕文都畫出來，而我則以我的頭足腰三部動作的節調以表白之。我們每天在博物院圖書館裏也留連好幾個鐘頭，便在茶點室裏喫「便士餅」和茶作爲午飯。

我們對於倫敦的美妙，異常的醉心。舉凡文化上，建築上種種的美麗，我們在美國所未見的，在倫敦都充分的欣賞了。

在我們離紐約之先，我沒有看見麥拉斯基，已經有一年了。後來有一天我接得芝加哥一個朋友的信，說他投軍加入「西班牙之戰」，駐紮在佛拉利多，在那裏後來得傷寒症死了。這封信使我非常之駭異，我不相信這是真的。所以有一天下午在古柏學會查舊報紙，查得無數戰者的名單中，他也是其中的一個，用很小的字印着。

那封朋友的信中，也告訴了我麥拉斯基的妻子的名字和住址。所以有一天我便叫了一輛馬車，去找他的夫人。她的住址離城很遠，在漢麥史密斯附近。我那時多少還是受了美國清淨主義的

影響，所以很怪麥拉斯基留下一個妻子在倫敦，而從未對我說過。我這次去訪麥夫人的事，也沒有告訴別人。我把地址交把馬夫，趕到離倫敦城市中心很遠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小的灰色房子，每個都差不多，前門很陰暗，而每棟房子的名稱，一個比一個要威赫些，有薛鳩村，格蘭濱，伊利米，安利摩等，及其他不相稱的名稱。最後我到了斯泰拉濱，便下車按鈴。開門的是一個毫無神氣的女僕，我問麥太太是否在此，他便引導我坐在一個器具很擁塞的客房裏。我那天穿着一件格林圍式的綿紗衣，手臂下披着腰巾，頭上戴一頂大草帽，頭髮捲着披在肩上。

我聽見樓上有腳踏的聲音，並一種尖而清楚的聲音喊着：「女孩們，你們現在要守秩序。」我當時的感覺，一方面有一種懼怕，一方面雖則麥拉斯基死了，也還是有一點妬嫉心。正當此時，麥太太進來了，她的身段之矮小奇特，我從來未見過，高不過四呎，清瘦異常，閃耀的灰色眼珠，很稀散的灰色頭髮，白色小面孔，嵌着緊合而蒼白的嘴唇。

初見時她對我不甚歡迎的樣子。我便告訴她我是何人。

他說：「我曉得，你就是愛莎多娜。愛凡寫信來時，常常說及你。」

「我很抱歉，」我半吞半吐的說，「他和我談話時從沒有說到你。」

「當然，他不會的，」她說，「不過我本來是要到他那裏去的，而現在他已經死了。」

她說這句話時似乎很傷感的樣子，於是我流眼淚了。她跟着也流淚，這樣，我們兩人好像一向便是朋友的一樣。

她把我帶到她房裏去，那裏滿房牆上都是掛着愛凡的像。有些是他年青時的像，面貌異常的美麗而有神氣。再有一張是他當兵時穿着軍服的像，她用縐紗圍着像框。她然後把他們已往的故事述給我聽，他如何往美國去想多賺一點錢，不過沒有錢兩人一回去。

「我本來是要到他那裏去的，」她說，「他常常寫信來說：再等一會兒，我便有錢，你可以來了。」過了許多年，她仍舊是做一個女子小學的教員，她的頭髮變白了，而愛凡仍舊沒有錢寄把她到美國去。

我把這位有耐心的小老太太的命運——因為以我看她是很老了——與我自己種種的冒險相比，實在是使我不能了解。她既是愛凡的妻子，如果她有決心，何以她不能到愛凡那裏去。即算

坐最下等的客艙，也何嘗不可以。我始終不懂：何以一個人想做一樁事，怎麼不直接去幹，因為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我總不藉故遷延的。這有時常常使我受痛苦，不過我至少可以得到一種行所欲行的滿足。我不知何以這位耐心的小太太，能够年復一年的等候她的丈夫寫信叫她去。

我坐在她的房裏，四周都是愛凡的照片；她緊握着我的手，滔滔不絕的談論關於他的往事，直到不知不覺中，天已黑了。

她要我以後再去看他，而我則要她來看我們，不過她說她沒有一刻的工夫，因為她必須從早做到晚，教書，改練習簿等。

我打發馬車走了，坐公共汽車的上層回家。我記得我一路替愛凡和他妻子的命運非常之哀慟，不過我同時我很自傲覺得自己有力量的感覺，對於這些虛擲年歲以等候佳運之來到的失敗的人，有一種鄙夷之心。這便是青年人的殘忍。

以前我總是帶着愛凡的照片和信札在枕下睡的，但是自那天以後，我便把相片和信札裝在箱子裏一個永久封存的包裹裏了。

我們在加爾西租的藝室一月完畢之後，天氣便漸漸熱了，我們便在康新登另租了一間有器具的藝室。在這裏我們有一隻鋼琴，工作的空地也大些，但不久忽然到了七月底，倫敦熱鬧的時期已過，八月迎面而來，而我們所剩下的錢不多了。在八月一整個月之中，我們的時間總是耗費在康新登博物院和英國博物院圖書館，在圖書館關門之後，我們總是走回家，由英國博物院走到康新登我們的藝室。

出人意料之外，有一天晚上麥太太來了，請我喫飯。她有點驚慌的樣子，這次她來看我，對於她好像是一次大的冒險。喫飯時她甚至還叫了一瓶柏干地。她問我愛凡在支加哥時是什麼樣子，說些什麼話。我便告訴她他喜歡在樹林裏摘鼠尾花；有一天陽光曬在他的紅髮上的時候，他手裏挾着一束鼠尾花；以及我總是把他聯想到鼠尾花。她聽了流淚，我也流淚。我們又喝了一瓶柏干地，再談了許多往日的回憶。最後她才換了許多汽車，回到家裏去。

九月又到了。伊利莎本來與她從前在紐約有些學生的母親通信，現在有一個寄了一張支票

來，叫她回去，於是她決定回美國去，暫時再弄一點錢。

她說：『因為我賺點錢，我就可以寄點把你們而你們不久發財了，著名了，我就可以再來加入你們。』

我記得我們到康新登的高街一家百貨店裏，替她買了一件旅行的禦寒外衣。最後我們送她到搭船的火車上去，然後我們三人回到家裏，有幾天我們覺得非常之鬱悶冷淡。

溫柔熱鬧的伊利莎去了，而冷寂蕭條的十月來了。我們初次嘗到倫敦大霧的滋味，而我們每天喫着一便士的羹湯，也使我們有點血虧了。甚至於英國博物院也不如從前可愛了。有好些日子，我們甚至於沒有出去的勇氣，大家坐在房裏用被包着，用一些小塊硬紙在一張臨時做的棋盤上以下棋而消遣。

我回想這個時期，我們的精神差不多完全崩潰，我非常之驚異，正如我回想到以前那種神經之活躍，一樣的驚異。有些日子，我們甚至於連早晨起牀的精神都沒有，終日倒在床上。

最後，伊利莎來了一封信，寄了一筆錢。她已經到了紐約，在第五條街柏金漢旅館開了一個學

校，頗稱順利。這樣我們放心一點。我們藝室的租期滿了，我們便在康新登村租了一棟有器具的小房子。這樣，我們就有了享受此處公園的機會。

有一天晚秋和暖的晚上，我和雷曼在花園裏跳舞，恰好有一個極美麗戴大黑帽的女子走來，對我們說：『你們這班人是從地上那裏來的。』

『不是地上來的，』我回答說，『是從月球上來的。』

『好，』她說，『不管你們是地上來的或天上來的，總之你們是很好頑的；你們到我家裏來頑麼？』

我們跟着她到附近她那極可愛的家裏。她家裏掛着柏恩鍾斯，羅塞梯（Rossetti），馬利斯（William Morris）等名畫家所繪的她的肖像。

她便是康柏爾夫人（Mrs. Patrick Campbell）。他坐在鋼琴旁替我們彈琴，唱英國的古歌，誦讀詩歌，最後我替她跳舞。她實在是美麗驚人，有滿頭飄散的黑髮，大的黑眼珠，乳白色的面孔，而她的嗓音好像仙女。

她差不多使我們都要與她發生戀愛了，這次我們與她的晤會，確實把我們從鬱悶沮喪的坑中救出來了。這次也變換了我們的機運，因為康夫人表示對於我的跳舞非常之稱贊，所以寫了一封信把我介紹給溫得漢夫人。她說她初次表演是在溫夫人家裏，裝扮朱麗葉。溫夫人接待我很好；我享受午後火旁茶點這種英國特殊的風味，這也是第一次。

在壁爐旁邊，有夾肉麵包，很濃的茶，外面籠罩着黃色的霧，裏面大家優閒的清談，這樣的倫敦實在有點迷人。我從前本來沉醉於倫敦，自那天以後，我更覺倫敦之異常可愛。這屋子有一種特殊的空氣，充滿了安全，舒適，優閒；我坐在裏面，如魚之得水一樣。此外美麗的圖書室，也很引動我。

我也是在這一家人裏，看出英國僕役態度之純樸，他們做事時有一種穩重自信的態度，並不嗟怨自己之為僕役，或是像美國一樣想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們覺得替這些世家服役，是很可做的。他們的父親從前是這樣做的，他們預料着子孫也必還是這樣的。生活之所以能平靜穩定，就是因此之故。

溫夫人安排着某晚我在她的客廳裏跳舞。那晚差不多全倫敦的藝術家 and 文人都到了。在這

裏我遇着一個人，使我一生都保留着深刻的印像。他那時大約是五十歲了，他的頭部之特別美麗，是我所未見過的。凸出的額部，嵌着深邃的眼睛，希臘式的鼻子，靈敏的小嘴。他的身材高而單瘦，稍曲而灰色的頭髮在中間分開，披到耳邊。有一種特別可愛的臉色。這便是哈爾 (Charles Halle)，是著名鋼琴家的兒子。很奇怪的，那天晚上我所晤面的一班年青人表示很願意親近我，但是我無意於他們，我甚至不覺得他們之存在；而我對於這個將近五十歲的男子，反而即時覺得有一種熱情。

他年青時是瑪麗·安得孫很好的朋友。他請我到他的藝室裏去喝茶，把安得孫演卡利阿蘭勒裝扮維基麗亞時所穿的長衫給我，他現在寶藏着作為紀念品。我這次看他之後，我們的友情便即刻加厚了。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要到他的藝室裏去。他告訴我許多從前的掌故，譬如柏恩鐘是他很好的朋友；還有羅塞梯，馬利斯，及其他拉非利派的畫家。此外，非斯勒 (Whistler) 和但尼孫 (Tennyson) 他也很熟識。我在他的藝室裏過了許多很有味的時光；我對於從前的畫家之所以能稍有了解者，一部份也是因為與這個很有趣的藝術家交遊的緣故。

那時哈爾也是現代圖畫陳列館的董事之一，便是陳列現代畫家之作品的。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小陳列館，中間有一個廳，廳中有一個噴泉。哈爾提議叫我在這裏舉行一次跳舞。他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如畫家利其曼，文學家安得烈蘭（Andrew Lang），音樂家巴利（Sir Hubert Parry）等。他們每人都允許替我預備一篇短短的演講，利其曼講跳舞與圖畫之關係，安得烈蘭講跳舞與希臘神話之關係，巴利講跳舞與音樂之關係。我在中央的大廳圍着噴泉跳舞。四周有許多奇異的花草，並有成排的棕樹。這次跳舞，異常成功。報紙上登載得很熱鬧，哈爾對於我的成功也非常之欣喜。差不多倫敦每個有名的人都請我喫茶喫飯，在那個短時期中命運是向着我們嘻笑。

有一天下午，有羅拉爾夫人的屋子裏圍着許多觀衆看我跳舞時，他們介紹我見英皇太子，後來又見愛德華英王。他稱贊我是一個格萊斯柏拉（Gainsborough）的美女。這種稱贊，更增加了一般倫敦社會對於我的熱狂。

我們的命運既然好些，於是我們在瓦維克坊（Warwick Square）租了一個大的藝室。我在國立藝術陳列館看見意大利的藝術，頗受影響，所以我天天在這裏對於這種新的感受努力試驗；

不過同時我對於柏恩鐘斯和羅賽梯也受了很大的影響。

在那時有一個青年的詩人，也影響於我的生活；他是新從牛津大學出來的，有溫柔的聲音，吸人的眼睛。他是斯梯華（Stewarts）皇族某支派的後裔，名叫愛斯利（Douglas Ainslie）。每到黃昏的時候，他便到我的藝室裏來，腋下挾着三四本書。他讀斯文柏恩（Swinburne），基茲（Keats），布郎林（Browning），羅塞梯，王爾德等的詩給我聽。他喜歡讀得大，我也很喜歡聽。母親覺得這時應當在旁坐着作為我的一種伴侶，同時她也了解喜歡這些詩，不過她不喜歡牛津大學這種讀詩的方法。特別是讀馬利斯的詩時候，她聽了大約一點鐘的時候，便睡着了，這時這個青年詩人便俯上前來，在我臉上輕輕的吻着。

我對於這種的友誼，覺得很快樂；除了愛斯利和哈爾之外，我也不希望別的朋友。普通的青年，我都覺得很討厭。雖然他們有許多看見我在倫敦各大家客廳跳舞之後，很喜歡來見我或是想帶我出去，但是我的態度非常之漠然，所以他們也就完全冷淡了。

哈爾住在卡多甘街一棟古式的小屋子裏，他有一個可愛的未嫁的妹妹也同在那裏。哈小姐

對我也很好，常常請我喫飯，三人共食。我初次看亨利·爾文和愛蘭·特麗（Ellen Terry）的戲，也是同他們去看的。我最初看見爾文所表演的是鐘。他那種偉大的藝術，異常引起我的熱情和景仰，使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好幾個星期不能安然睡覺。至於愛倫·特麗，則自那天起，一直到現在，我都認爲是我理想的女性。凡未曾見過爾文表演的人，怎能曉得他那種表情之驚人的優美和偉大。他那種心智和表演力量之動人，實在是描寫不出來的。像他這樣天才的藝術家，差不多他的缺點也就是可佩服的地方。他差不多帶着但丁的那種天才和偉大。

在那個夏季，哈爾有一天帶我去見大畫家瓦次（Watts），我便在他的花園裏替他跳舞。在他的家裏，我看見他畫了許多愛蘭特麗的相。我們在他的花園裏大家散步，他把他對於藝術和人生的態度，告訴了我許多美麗的思想。

那時的愛蘭特麗，正是在最盛時代的成年。她已經不是從前瓦次愛慕她時那個高個兒的姑娘，而是腹部深入，臀部豐滿，舉止大方，與今日所謂時髦的美的標準完全不同。如果今日的觀眾，看見了此時的愛蘭特麗，恐怕許多人都要勸導她如何節食等等，使身體較爲單瘦。我敢說如果她像

現代的一般女伶，設法使自己單瘦顯得年青的樣子，她那種偉大的表情，一定要減色不少了。她固然不顯得單瘦年青，但是她確是女性美麗的模型。

這樣，我接觸了當日倫敦文學界和藝術界最上流的人物。但是冬季愈深的時候，我在客廳跳舞的機會漸少了，所以我就加入了班孫公司，但是我所表演的，總不外乎仲夏夜之夢裏的女仙那一類的人物。戲院的經理，似乎總不能懂得我的藝術，或是想到我的創造對於他們的演做有何利益。但是後來有些所謂先鋒戲院，如雷哈，格米爾等，有許多做我的粗製濫造，又令人奇怪。

有一天，有人介紹我見特利夫人。她是在練習的時候，我到她的化妝室去，她待我非常之和氣。但是後來我遵照她所指導的，叫我穿好舞衣到臺上去跳給特利看，我便跳曼得孫的春歌，而特利毫不看我，假裝看着空中的蚊蟲。後來在莫斯哥我和他在一處宴會的時候，他稱贊我是世界最大的藝術家之一，我便把這段故事告訴他。

他驚奇着說：『真的麼？我看見了你的跳舞，你的美麗，你的青春，而不能賞識麼？那時真蠢了！』他又接着說：『但是現在遲了，遲了！』

「總不會遲的，」我說。從那時以後，他對於我的藝術實在是有不少的贊賞，關於此點，我以後再說。

確實，我那時很難懂得何以倫敦一般畫家詩人如安得烈蘭；瓦次，愛得文·安拉德（Dr Edwin Arnold），多伯孫（Austin Dobson），哈爾等，對於我異常之熱心，而一般戲院經理卻漠然不動，好像我的藝術過於超然，不適合於戲院那種粗淺物質化的藝術。

終日我總是在藝室裏練習，到晚邊或是愛斯利來讀詩給我聽，或是哈爾帶我出去，或是看我跳舞。他們總不同時來的，因為他們彼此異常憤恨。詩人說我怎能與那個老頭子混這許多的時間，而那畫家則以為我這樣聰明的女子何以與那些輕薄之徒混為一流。不過我對於他們兩人的友誼，都覺得同樣的快樂。我差不多不能區別出來我偏愛那方面些。不過星期日總是歸哈爾的，因為那天我們都到他藝室裏去喫午飯，有斯特斯堡來的鵝肝，還有他自己做的白葡萄酒和咖啡。

有一天，他讓我穿瑪麗·安得孫的那件舞衣，他替我畫了幾張像。我們的冬天，便是這樣過的。

第八章

我們的出入總是不敷的，不過我們的生活總算是安靜。然而雷曼不慣於這種平淡的生活，於是他到巴黎去了。到了春天，他接連打幾個電報來，叫我們也到巴黎去。所以有一天我和母親便收拾行裝，預備漂過海峽。

經過了倫敦的大霧之後，有一天春天早晨，我們便到了查爾堡（Cherbourg）。我們覺得法國好像是一個花園，從查爾堡到巴黎的旅程中，我們一直靠着三等車的窗子兩邊遙望。雷曼在車中等着接我們。他讓他的頭髮長得很長，拖到耳邊；他戴着翻領，打個飄動的大領結。我們看見他這種不倫不類的樣子，異常奇怪。他解釋說這是他所住的『拉丁區』流行的裝束。他把我們帶到他的住處去，進去時我們正遇着一個南方矮子跑下樓來。他先拿了一瓶紅酒來喝，據他說化了三十仙。喝了酒之後，我們便出去找藝室。雷曼曉得兩個法國字 Chercher atelier，但是我們不曉得 ata-

lico。在法文中不僅是藝室的意思，同時也是鋪店的意思。最後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們才在一棟屋子的庭後找着了一間藝室，傢俱都有，租金特別便宜，每月僅五十佛郎。我們高興極了，便預付了一月。我們不知何以這樣便宜，但是當晚我們便發覺出來了。當晚我們正預備安心休息的時候，好像地震一樣，全室都震動起來，一時拋往空中，一時墜落平地。這樣有好幾次。雷曼下去察看，才曉得我們所住的是一個夜間印刷所的樓上，這才曉得我們的藝室何以如此之便宜。我們覺得非常之掃興，但是那時五十佛郎對於我們很艱貴，所以我提議這種震動好像是海裏的波浪，我們假定着我們是住在海濱。這裏的伙食是由看門的女僕預備。午餐每人二十五仙，晚餐每人一佛郎，酒也在內。她常常帶一碗芹菜上來，笑着說：『先生小姐們，請把芹菜拌拌。』

雷曼丟棄了那個南方矮子。專心和我來週旋。我們對於巴黎的一切，異常之驚喜。我們每早五時即起床，在盧森堡的花園裏跳舞，在巴黎各處走許多地方，在羅福宮 (Louvre) 也玩很長久的時間。雷曼有一本希臘時代各種花瓶的圖畫，所以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在希臘花瓶陳列室裏仔細研究，以致那個管理員疑心起來。我用手勢的態度表明我們在這裏是來跳舞玩的，於是那管理員

以爲我們是無知的狂人，便再懶得來干涉。我記得我們在那蠟地板上花了好幾個鐘頭，忽然在地板上溜着看下層架子的彫刻，忽而豎立在腳尖上喊着：『你看，這裏是底阿尼塞！』或是：『你來，這裏有米地亞殺她的小孩子！』

我們天天總是到羅福宮去，到關門時候我們還懶着不肯走。我們沒有錢，在當地沒有朋友，但是我們也不需求什麼。羅福宮便是我們的樂園。我穿着白衣裳，戴着自由之神的帽；雷曼則戴着一頂大黑帽，翻領，飄飄的領帶。看見我們的人，說我們是怪物，這樣年青，這樣沉迷在希臘的花瓶之中。關門的時候，我們在黃昏的暮色中走回，路中還留連於都勃利花園，晚餐時喫白豆，芹菜，紅酒。這樣，我們的生活，真是不亦樂乎。

雷曼對於鉛筆畫是一個能手。在一兩個月之中，他把羅福宮所有的希臘花瓶都畫完了。但是有些半面像，後來印出來的，並不是希臘花瓶，而是我裸體跳舞雷曼所照的像，不過大家都以爲是希臘花瓶。

除羅福宮之外，我們也到克能尼博物院，加拉維勒博物院，聖母院，及巴黎其他一切博物院。我

對於歌劇戲院和凱旋門的那些雕刻，特別的喜歡。沒有那一項紀念物，我們不是佇立於前驚嘆贊賞的。這種種文化之花，都是我們美國所竭力追求的，現在陳列於我們之前，於是我們青年的心靈，無不儘量吸收。

春天過了，不到了夏天，便是一九〇〇年盛大博覽會舉行的時期。那時我們住在格意路的一間藝室裏，哈爾有一天早晨忽然來了，但雷曼很不高興。他是來看博覽會的，不過自此以後我總是和他在一處。他做我一種良好的嚮導，真是再好沒有了。我們終日在各展覽室遊覽，晚上便在愛佛爾塔晚餐。他對我真好，我疲倦的時候，他便叫我坐旋轉升降椅；而我大半的時候總是疲倦的，因為我覺得展覽會的藝術，不及羅福宮所陳列的藝術，不過我還是很快樂，因為我喜歡巴黎，喜歡哈爾。

每逢星期日我們坐火車到鄉下去，在凡爾塞各花園裏或是聖日耳曼森林裏遊蕩。我在森林裏替他跳舞，他便速寫出來。夏天便是這樣過的。不過母親和雷曼恐怕不大快樂。

不過一九〇〇年的博覽會有一件事使我們有很深刻的印象，便是雅伽（譯音）的跳舞，她是日本最偉大的悲劇跳舞家。每晚我和哈爾對於她跳舞的藝術，都異常欣賞。

還有一個更大的印像，是我一生都記得的，便是羅丹亭（Rodin Pavilion）。在這亭子裏，這偉大雕刻家全套的作品，第一次都公之於衆。我最初走進這亭子，注視着這個偉大藝術家的作品，心中實驚奇不置。那時我還不曉得羅丹，所以我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個新世界。每次我看見旁邊一些粗鄙的人說：『他的頭在那裏？』或是『他的手膀在那裏？』我便覺得憤怒。我常常回轉頭來，吼住他們。我說：『這並不是人體的本身，不過是一種記號，是人生理想的一種觀念。這也不知道！』

秋天到了，展覽會也完了。哈爾要回倫敦去，不過在他走之先，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姪子羅佛拉。臨走時他說：『我把愛莎多娜託付你照料。』羅佛拉是一個大約二十五歲的青年，精神似乎渙散，不過他對於這個所託付的美國小姑娘，差不多完全沉迷了。他開始教我的法國藝術，講述哥德式的建築，並教我欣賞路易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時代的藝術。這都是我第一次。

現在我們又離開了格意路的藝室，把我們所剩下的一點錢，在維刺爾路另租一間藝室。雷曼獨出心裁，把這間房佈置得很好。他把一些錫皮，滾起來在煤氣上燒，好像從前羅馬的火把一樣。這樣，我們煤氣的開支，就增加了不少。

在這間藝室裏母親又重新彈她的音樂，好像我們兒時一樣，彈着勺旁殊曼貝多芬等的樂譜，有好幾個鐘頭之久。我們的藝室裏，沒有另外的睡房，也沒有浴室。雷曼在四周的牆上，畫一些希臘的柱畫。我們有幾個雕刻的大箱，裝着褥子。晚上我們便把褥子拿出來，攤在上面睡。這時雷曼發明了他那著名的拖鞋，因為他覺得一切鞋子都太笨重。他好像富於發明的天才；他差不多花了大半夜的工夫，敲敲打打，才完成他那種發明品，而我和母親則勉強睡在箱上。

羅佛拉常常來看我們。有一天，他帶兩個朋友到我們的藝室來，一個很好看的青年名叫布尼 (Jacques Beaunies)，還有一個年青的文人名叫彭尼亞 (André Beaunier)。羅佛拉覺得我是很可做的，很高興的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好像把我視為美國一種不易得的產物。自然，我是要跳舞給他們看。那時我正在研究勺旁的前奏曲，華爾茲曲，馬遮加曲等。我的母親彈得很好，好像男人彈得一樣有勁，而且有充分的表情。她陪了我們彈了好幾個鐘頭之久。經過那次之後，布尼便叫他的母親，（便是雕刻家馬塞的夫人）有一天晚上請我去跳舞，以款待她的朋友。

馬塞夫人家裏的客廳，是巴黎最藝術化最精美的一個，我們便在這裏安排練習彈琴的是一

個奇異出衆的人，他的手指好像着了魔一樣。我看見即刻被他引動了。

他喊着說：『多麼的快樂啊，真可愛，你這好玩的孩子！』他以法國的儀式，把我抱在手腕，在我的兩頰上吻着。他便是著名的樂譜家米沙格（Messageur）。

最後，我獻藝的那晚上到了。看我跳舞的那些觀衆，如此之和藹熱心，以致我驚喜不知所措了。我剛剛將近跳完的時候，他們便高聲喊起來：『好好，真好！真可愛的孩子！』第一次跳完的時候，有一個很高的男子，眼光閃爍，起來抱着我，說：

『小女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愛莎多娜。』我回答說：

『你何以叫這個名字呢？』

『小時候他們叫我做多麗姐。』

『啊，多麗姐，真可愛。』他說着，並吻我的眼，吻我的臉，吻我的嘴。然後，馬塞夫人便拿着我的手說：『這便是有名的沙多（Sardon）。』

的確，這間房裏入坐的，無不是巴黎有名望的人。我臨走的時候，四周都包圍着鮮花和讚美，而我的三個勇士羅佛拉，布尼，彭尼亞都高興的了不得，因為他們所介紹於大眾的這個美國小姑娘，博得人人稱讚了。

這三個青年之中，後來與我成爲好朋友的，不是那和氣的高個兒羅佛拉，也不是那個好看的布尼，而是那個比較矮而蒼白的彭尼亞。他的臉色蒼白，方圓形，戴着眼鏡，但是他的心靈何等偉大！我是一個理智很勝的人，有許多人雖然不相信，但事實上我理智方面戀愛的事，實與感情方面的戀愛，一樣的多，一樣的有味。彭尼亞正是初次寫他的兩本書，比特拉和西門。他每日來見我，這樣，我從他懂得法國一切頂好的文學。

這時我對法文之學習，寫讀兩方都頗有進步。彭尼亞總是每天下午和晚上大聲誦讀很長久的時間。他的聲調抑揚悅耳，所讀的有摩里亞 (Moliere)，佛拉貝 (Flaubert)，哥提亞 (Gautier)，莫泊三等名家作品。梅特林的夢幻劇以及其他現代法國名著，都是他初次讀給我聽的。

每天下午藝室的門口，有一個輕輕的敲門聲。這必是彭尼亞來了，手裏總是挾着一本新書或

雜誌。我對於這個人的熱情，母親不能了解，因為上面我已經說過，他的身段矮胖，眼睛很小，不合乎母親所謂愛人的標準，這要勝於理智的人，才曉得他那閃爍的眼睛，實在是充滿了聰敏智慧。每每他替我讀了一兩個鐘頭之後，我們便坐在公共汽車的上層，到城島看月下的聖母院。他曉得聖母院前面每個雕像的名字，每個石頭的歷史。這樣，然後我們才走回家，有時我覺得尼亞的手指在我的手膀上壓着。星期日我便坐着火車到馬利 (Marley) 去。尼亞所寫的書中，有一段描寫他在這森林裏的散步，描寫我如何在他前面跳着往前走，向他招着笑着好像一個女仙。

他把他種種的感想和所想寫的作品都告訴我。他的作品不會銷行很廣，不過我相信他的名字必能垂於永久，是當時最偉大作家之一。有兩次他表現很熱烈的情感。一次是當王爾德 (Oscar Wilde) 死的時候，他到我這裏來，臉色發白，異常驚恐憂懼的樣子。我對於王爾德稍許聽得，他的作品也稍許讀過，不過對於他個人，我曉得很少。他的詩我讀了一點，覺得很好，關於他個人，尼亞也稍許告訴了我一點，不過我問他何以王爾德拘在牢裏，他便退縮，不肯說出來。

他抓着我的手，不住的戰慄。他很晚還沒有去，總是說：『你是我唯一可依靠的人。』他走了之

後，使我覺得好像這世界發生了什麼不得了的大災。不久之後，又有一天早晨，他到我這裏來，臉色蒼白。他不告訴我他心裏的感覺是什麼，默不作聲，眼睛注視前面，臨走時他在我的額上接一個吻。接吻時的態度異常悲慘的樣子，以致我疑心他是想自殺，而我心中很不安。不過等三天之後，他又很高興的來了，說他已經和人決鬥，戰勝他的仇人了。的確，我對於他個人的歷史，完全不知；我不知他這次的決鬥，是因何發生的。他大概是每天下午五六點鐘來，或是讀書給我聽，或是帶我出去散步，以當時他的興致和天氣的好壞而定。有一次我們坐在墨登森林中，是四條路的交叉之處。他說右邊是『佳運』，左邊是『和平』，前面的直路是『永垂不朽』。『我們所坐的這裏是什麼呢？』我便問他。『這是愛情』，他很低聲的回答。『那麼，我情願留在這裏』，我很高興的說。但是他很輕輕的說：『我們不能留戀在這裏』，說着他便站起來很快的往前直路走去。

我很失望，很令我難解，便跟隨他喊着說：『何故呢？你何以離棄我呢？』但是一直回家的時候，他一句話也不說；把我送到藝室的門口，他便走了。

我們這樣奇特而熱烈的感情，經過有一年之久。然後，有一天，以我那時一種無知的思想，我想

將我們的感情變換一種方式。有一天晚上，我設法把母親和雷曼哄到戲院裏去。我一人在家，便買了一瓶香檳酒。桌上擺一些花，還有兩隻杯子。我穿一件很薄的舞衣，頭上戴着玫瑰花圈。這樣，我等候尼亞，好像退斯一樣。他來了，覺得很驚奇，同時很不自在。香檳酒他一點也不喝。我跳舞給他看，但是他好像心不在焉。最後，他忽然走了，他說他今晚有很多的東西要寫完。最後，我剩下的祇有玫瑰花和香檳酒。我於是祇得很痛心的哭了。

你曉得我那時是如何的年青，如何的美貌，便曉得這次的事，是如何的令人不可解的。確的，我自己始終也找不出一個解答來。我祇能失望的這樣想：『他不愛我。』爲報復這種創傷起見，便與三人之中那個好看的高個兒表示親熱；他對於擁抱接吻等之急進，正與彭尼亞之退縮相反。但是這次試驗的結果也不好，因爲有一晚我們在奇異閣喫了一餐真正的香檳酒飯之後，他帶我到旅館裏去，簽名爲某某先生，某某夫人。我那時又驚又喜。最後，我要曉得何謂愛情了。我沉醉在他的手腕裏，撫愛裏，我的心跳着，每一個神經細胞都沐浴在歡樂裏，我整個的一切都浸在快樂之中。最後，我覺到人生之意義了，我真高興極了。但是不料他好像忽然驚醒起來，跪在床邊，以一種描寫不出的

情感，向我說：『啊！你怎麼不告訴我呢？我不知犯幾大的罪了！不，你是純潔的，你趕快穿衣服。』

他不聽我的話，即刻把外衣披在我身上，急忙叫了一輛馬車。一路回家的時候，他癡狂似的對着自己發誓，使我看了非常之害怕。

我問我自己，他犯了什麼罪呢？我覺得頭昏，神經錯亂，到藝室門口的時候，覺得空虛，如有所失。我那個好看的朋友，以後從未來過了。不久之後，他到法國的屬地去了。過了許多年之後，我遇着了，他還是問我：『你原諒了我麼？』我說：『原諒什麼呢？——』

這便是我年輕時在愛情領域的邊界上第一次冒險的經驗，這一個奇異的領域，我很久就想進去，但是我在愛人前好像發出一種宗教的威嚇的影響，以致我許多年都不能進入愛情的領土裏。我上述這一次所受的打擊，對於我的情感發生更大的影響，把我一切情感的力量，都轉到藝術方面去；愛情不能給與我的快樂，藝術能够給與我。

我終日終夜，在藝室裏練習跳舞，藉着身體的動作，使人類的精神，有一種神聖的表現。有時我

呆坐着，兩手放在胸前，蓋着懷部，這樣經過幾個鐘頭之久。母親看見我這樣呆坐着好幾個鐘頭之久，好像沉思默想，每每覺得很稀奇；不過我是追求一種動作的泉源，一切發動力的起源，各種動作的集中之所，便是產生跳舞的反映鏡。此種追求，我達到目的了；我所辦的跳舞學校的原理，便是建設在此種發現的基礎之上。普通戲劇歌舞學校所指教學生的，以爲此種跳舞的原動力，是根據於背脊骨下的中心點。由此中心樞紐，而發出四肢身軀等等自由動作，但結果是一種呆板機械式的傀儡。此種方法所產生的機械動作，是配不上心靈之表現的。而在這方面，則追求一種心靈的泉源，灌注於身體之各部，使之充滿活躍的精神；此種中心原動力，即是心靈的反映。於是我把我一切的精神，集中於此中心原動力；這樣經過數月之後，我每次一聽到音樂，則音樂的各種音節和音波，都好像注射到我內部的此種中心泉源。其所反映的不是理智的背影，而是心靈的背影；此種背影，我可以由跳舞表現之。我每每想把我這種藝術的原理，向各藝術家解釋。斯坦尼斯拉夫司基(С. П.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在他的我生活之中之藝術一書，曾經載及我向他講述的此種解釋。

此種原理，用文字表白出來，好像很難，但是我每次即算在我的最小的學生之中，向她們說：

「用你的心靈來聽音樂。那麼，你聽的時候，你是不是覺得你內心的深處有一種警傷呢？是否由此種警傷，你的頭便搖起來，你的手舉起來，而你漸漸的向着光明前進呢？」她懂得我的意思。以我看來，此種覺悟，是跳舞的第一步。

即算最小的孩子，也能了解。自此之後，在她們走的時候，以及其他一切行動的時候，都好像有一種發源於心靈的力量，其根源不是由物質的體格而來，也不是理智而來。所以我的很小的學生，在垂克多拉戲院或世界戲院跳舞時，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吸動廣大的觀衆，好像偉大的藝術家一樣，便是因此之故。但是這些孩子們漸漸長大之後，物質文明反動的勢力，剝奪了她們的此種力量，於是失掉了她們的靈感了。

我兒時和青年時的特殊環境，使我對於此種力量之培養，發達特別厲害。在我一生的各時期中，我能屏除外界的一切勢力，而專心修養此種力量。所以我對於世俗的愛情慘遭失敗之後，我便能急流湧退，回到我此種力量的靜養。

自此以後，尼亞每次好像慚愧而膽小的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便口若懸河似的談講我的跳

舞的藝術，以及我所發現的人體動作的新觀點，總是好幾個鐘頭之久。而他則以異常同情的耐心，毫無倦容，靜靜的聆聽我解釋我所發現的每種動作。我那時也想追求一種原始的動作，不以自己的意志，而根於一種不知不覺原始動作的反應，以產生其他許多的動作。我由此種動作，根據於幾種原理，產生了許多各種不同的動作。譬如由『恐懼』的原始動作自然的反應，而產生許多動作；由『愁苦』而產生悲哀的跳舞；或是由愛情的原始動作，跳舞者好像仙花之绽放，馨香四溢。

這種種的跳舞，不是由實際的音樂而產生，好像是由一種不可見的自然音韻而產生。由此種研究，我最初想表現勺旁的前奏曲（Chaconne）的音樂，我也加以試驗。我的母親替我彈琴，毫不厭倦；把亞非斯（Ophelus）的全部彈了許多次，直到破曉的曙光，照到藝室的窗前。

這個窗子很高，上面頂到天花板，而沒有窗簾，所以母親每次向上望的時候，可以看見天，星辰，明月。不過因為上面的窗子是漏雨的，所以落雨時每每水流到地板上，冬天朔風穿室，寒冷異常，而夏季則炎暑逼人。而且我們祇有一間房，無論什麼都是在這裏，所以不大方便。不過我們年青人是可以伸縮的，所以對於種種的不舒服，並不覺得什麼，而我母親是一個極能刻苦自制的人，他一切

的心思，就是想設法幫助我的前途。那時在社會極有聲望的，是格勒夫爾伯爵夫人。有一次她邀請我到她客廳裏去跳舞，凡巴黎有名望的人，都在那裏。伯爵夫人稱讚我為希臘藝術復興之使者，不過那時她所崇拜的希臘藝術，是洛意 (Pierre Louys) 的『亞佛羅德』和他的『比利地之歌』；而我所表現的，是多利式的彫刻柱和雅典神廟的三角頂，就是英國博物院所陳列的。

伯爵夫人的客廳裏，有一個小戲臺，臺後的背景是一些花格子，每個格子裏嵌着一朵玫瑰。這種紅玫瑰的背景，不合乎我那種簡單的舞裝，和我那宗教性的表情；因為那時我雖然已經讀過洛意的書和他的『比利地之歌』，以及阿維德 (Ovid) 的『變形記』，莎佛 (Sappho) 的詩歌，但是這些閱讀肉感方面的意義，都與我毫無影響，這就足以證明禁止青年人閱讀某種文學書是不必的一個人沒有經驗過的事，在文學上是不會了解的。

我還是美國清淨主義的一種產物。此種清淨主義，無論是由於我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血統，他們在一八四九年時坐着驢車經過中部平原和廣大的森林，翻過洛基山，再又橫過烈日當空的平地，與印第安人奮鬥；或是由於我父親方面蘇格蘭的血統，或是由於其他任何種關係，然而總之美

國把我造成了一個清淨主義者，好像美國其他的一般青年一樣——神祕的，追求一種雄偉的表現，而不是一種肉感的表現。我相信美國大半的藝術家，也是同出一轍的。懷特門（Walter Whitman）的作品雖然常常歌頌肉體的快樂，有一時期也是在被禁的文學之列，然而根本上他仍舊是一個清淨主義者。美國大半的文學，彫刻家，畫家，也都是如此。

此種清淨主義，與法國肉感的藝術比較起來，是因為美國地勢之荒僻，風霜之摧殘，還是林肯那種奮鬥的精神瀰漫全國呢？或許美國的教育，是要使情欲減至最低限度。真正的美國人，不是一般人向來所批評為拜金或愛錢主義者，而是一個理想者，神祕者。我並不是說說美國人是無情感的。的確，一般盎格羅撒克遜民或是帶有色勒特（Celtic）血統的，到了急切的時機，恐怕比意大利人還要熱烈些，比法國人還要肉感些，比俄國人還要不顧生死些。不過美國人青年時的訓練，把他的氣質關在鐵欄裏，四面封著，等到人生中遇到非常的關頭，才衝過此種包圍爆發出來。那時，恐怕一般人就會說了，美國人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熱情的戀愛者。我曉得有這樣的人，他睡覺的時候，有兩套隊衣，一套絲的貼着肉，使他覺着柔軟，一套羊毛的披在外面，使他覺着溫暖，手裏拿着時報，或

是看雜誌，口裏含着花式的煙筒；但是她的情欲可以忽然爆發起來，把希臘的一切神聖都拋之九霄雲外，熱情如火山之爆發出來，即算意大利人也必爲之退避三舍！

因此，那晚我在伯爵夫人家裏，雖然四周都是服裝華麗的婦女，空中充滿了紅玫瑰的花香，前排注視着我的是一些漂亮的青年，他們的鼻子貼着舞臺，差不多可以觸着我的跳舞的腳趾；然而我當時非常之不快樂，覺得這完全是一個失敗。第二天早晨我接到伯爵夫人一封信，多謝我昨晚的跳舞，並叫我到帳房裏去領酬資。我不大高興去，因爲我對於錢實在是有點神經過敏了，不過她給我的錢，足以付我們的房租。

比較使我快樂的，是某晚在著名的娜梅夫人的客廳裏，配着阿爾菲的譜子跳舞。我在那裏第一次看見了法國的沙佛 (Sappho)，便是羅拉 (Countess de Noailles)。拉雷 (Jean Lorrain)那天晚上也別了，他曾經把他那晚所得的印象，在雜誌上發表了。

除了羅福宮和國立圖書館是使我快樂的兩大泉源之外，現在不加了第三個，便是歌劇戲院可愛的圖書館。這裏的館長對於我所欲研究的工作，非常之熱心；凡關於跳舞的書，以及討論希臘

音樂和戲劇的，他都替我找來，供我的參考。我於是以有系統的步驟，把凡關於跳舞的書，都通盤閱讀一過，自上古伊及以迄於現代，我並把要點筆記起來。但是我把這個大工作完畢之後，結果我所崇拜的跳舞理想家，祇有盧梭（愛彌兒），非特門，尼采三人。

某日下午，天色昏暗，我聽見敲門聲，門口站着一個女子。她的身段巍巍，神彩奕奕，入門時好像深沉而悠長的維格勒的音樂，也如有大事之將臨一樣，她此次之光臨，以及她附帶而來的種種悲慘的事蹟，我一生都不能忘卻。

『我是波利拉王子的夫人，是格非伯爵夫人的朋友。』她說。『你的跳舞，我看了覺得很有趣，特別是我的丈夫，因為他是一個樂譜家。』

她的面貌也還好看，不過下部牙床太大，下頰過於突出，她的臉好像羅馬皇帝，她的臉色超然冷靜，否則她的眼睛和骨格都是很動人的。她的聲音也很粗硬，好像鐵質一樣，並含有神祕性，表面看來，她的聲音似乎應當是豐富而深長的。後來我覺得她這種冷酷的面孔和粗硬的聲音是想掩飾她那種生性的怕羞心理，雖則以地位而言，她是一個王子夫人。我把我的藝術和希望講給他聽，

她立刻提議在她的客廳裏替我舉行一次跳舞會。她會畫，音樂也很好，鋼琴風琴都會。她對於我們這簡陋的藝術室和消瘦的面色，似乎很表同情，因為她臨走的時候，怕羞似的放一個信封在桌上，裏面是兩千佛郎。

我相信像這樣的行爲，波利拉夫人是慣於做的，雖則她的外表，好像冷酷無情。

第二天下午，我到她的家裏去，在那裏我會着了她的丈夫波利拉王子。他是一個很有天才的音樂家。他的身段單瘦，總是戴着一頂小黑絨帽；下面是一副巧小漂亮的面孔。我穿着舞衣，在他的音樂室裏跳舞，他看了非常之高興。他稱讚我是他許久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她對於我所講的動作與聲音之關係的理論，都覺得非常之有味。他很高興的替我彈着古琴，這是他所最愛的。我即刻覺得他很熱心能賞識我的藝術。最後他歡呼着說：『可愛的女孩子！愛莎多娜，你真可愛！』我怕羞的回答他說：『的確，我也很欽佩你。我希望在你面前跳的舞很好，並有一種靈感的充滿宗教精神的跳舞配着你那美麗的音樂。』

然後，我們商議彼此合作。但是人世之間不知有若干不能如願之事，真令人惋惜不置！此種合

作的希望，我本來認爲是很可寶貴的，然而不久之後他死了，我的希望亦打消了。

我這次在波利拉夫人家裏的跳舞，大大的成功，因爲她把我的表演公之於衆，而不僅限於她的幾個好友，所以對於我的跳舞有興味的很多。自此以後，我們在我們自己的藝術室裏，也舉行了好幾次收門票的跳舞。波利拉王子和他的夫人每次都到了，有一次我記得他看到極高興時，脫了他的小帽子在空中揮舞，同時喊着：『愛莎多娜萬歲！』

加利拉和他的全家也都來了，有一次他對於所看的跳舞，有一個短短的演說，我覺得非常之榮幸。她的演說中，有下列一段。

『愛莎多娜想表現人類之情緒，以希臘的藝術爲基礎，這實在是一種很好的模範。她非常之崇拜半浮彫文的塑像，由此種塑像因而受着靈感，同時他富有創造天才，她回到一切姿勢根源的自然，於是他一方面恢復並創造跳舞，一方面仍有他自己的個性之表現。她回憶着希臘，但是作主的還是他的個性，她所貢獻於我們的，是她自己的快樂和愁苦，她忘卻現在，追求快樂，都是她自己的慾望之表現。她表現得如此之好，以致我們的慾望也爲之擾動了，她在很短的時間內爲我們所恢

復的希臘藝術，於是我們也隨着她感着得青春了，我們心中也有一種新的希望了。當她表現屈服於命運的時候，我們也隨着她屈服。

『愛莎多娜的藝術，不僅是一種娛樂，主要的實在是一種個人的表現，是一種有生氣的藝術作品，其內容之豐富，也足以激動我們進行我們各人所努力的工作。』

第九章

我的跳舞，雖然有名望的人曉得而賞識的，日益增多，然而我經濟的情形，還是未能十分穩定。付房租的時候，我們常常總是非常之擔憂，我們也常常無錢買煤，所以總是受凍。然而在這種困苦之中，我總是能夠獨自一人許久豎立在冷僻的藝室中，等待我一時美感之激發，而以動作表現我自己。最後，我的精神振作了，便隨着我的心靈而表現之。

某日，我正在如此默想之時，有一位服裝華麗的先生走進來，穿一件很貴重皮領的外衣，戴着金鋼鑽戒子。他說：

『我是從柏林來的。我們聽見了你那種赤腳的跳舞。』讀者諸君可以想到，把我的跳舞這樣形容，實在使我異常驚嚇。『我是柏林一個最大的音樂廳來的，我現在請你即刻到那邊去。』

他說完後擦着手掌，而露笑容，以為他是把異外的佳運帶來送給我了。但是我好像一個受傷

的蝸牛一樣，急忙退入殼裏去，很冷淡的對他說：「啊，謝謝你。我決不肯把我的藝術送到音樂廳裏去。」

「你不曉得，」他很驚奇的說，「最偉大的藝術，都在我們的廳裏，而且我們那裏的錢很多。我現在即刻允許你每晚五百個馬克，後來還有加。我要很光榮的介紹你說：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赤足的跳舞者。你當然是會允許的。」

我決不肯，我決不肯，我重複的說了幾遍，差不多要發怒了。「無論什麼優待的條件我也不肯。」

「但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不能接受你這種拒接的答覆。我已經把合同帶來了。」

我說：「不能夠，我的藝術不是爲音樂廳的。我將來會到柏林來，我也希望配着你那可愛的音樂隊跳舞，但是在那種頑魔術馬戲的音樂廳裏，卻絕對辦不到。天老爺，真令人害怕！無論如何我不去。我們再會罷。」

這位德國歌戲社的經理先生，看見我們這種境遇和襤褸的樣子，不相信我說的話是真的。第

二天他又來了，再過一天他又來了。最後，他每晚出一千個馬克，一個月的合同。那時他便發怒了，說我是一個『蠢姑娘，』我也對他吼着說：『我到歐洲來跳舞，是想鼓動一種偉大宗教的復興，藉着動作的表現，以發揚身體之美與聖潔，而不是爲着那些喫飽了的資產階級飯後娛樂而來跳舞的。』

『請你快走罷！』

『每晚一千個馬克，你還是拒絕嗎？』他喘着氣說。

『當然的，』我很莊嚴的回答他說，『就是一萬，十萬，我也還是拒絕的。我所追求的目標，你不曉得。』他隨走的時候，我還加了這幾句話：『將來我會到柏林的。我要來替哥德和維格拉的同胞跳舞，但是跳舞的地點，是要值得我這種藝術的。而我所得的報酬，恐怕還不止一千馬克。』

我的預言後來實現了，因爲三年之後我在克龍戲院裏配着柏林那種可愛的音樂隊跳舞，戲院賣出的票價，有二萬五千餘馬克，而這位經理先生送了許多花來恭賀我。他認了他的錯處，很客氣的對我說：『小姐，你的話不錯的，請吻我的手罷。』

但是暫時我們的經濟很困難。無論什麼王侯的賞識，或是聲名的增長，都不能使我們的衣食

豐足。那時有一個身段矮小的女子，好像埃及的公主，常常到我們的藝室來。她是從美國西部洛基山的西邊來的。她說她的祖先在本省做了許多事業，是很有聲譽的。她唱歌的聲音，是很動人的。我常常注意每天清早時有紫色的小信紙插在門縫裏，接着雷曼便悄悄的不見了。我曉得他平時早飯之前是不出去散步的，我把這兩件事連貫起來，便曉得是如何的一個結論了。然後，有一天雷曼向我們說，有一個音樂社要遊行往美國去，他也是被聘請者之一。

這樣，僅僅留下我們母女二人在巴黎。那時母親病了，於是我們不得不搬往麻格利街的一家小旅館裏，這樣她才能安然睡在床上，沒有藝室裏那種由地板下吹來的冷風的侵襲，也能一日三餐不缺，因為病人是有津貼的。

我在這寄宿舍裏，看見一對很可注意的夫妻，任何人看見了這對夫妻，總不會不特別注意的。女的大約三十歲光景，面貌非常之驚人，大眼珠——我所從來未見過的——眼內充滿了溫柔，深沉，媚，吸引力，火似的热情，同時又好像紐芬蘭的大犬那樣馴服謙卑。她的頭髮赤褐色，圍着面孔好像火焰；每一舉一動，都好像充滿了熱烈的愛戀。我想着一個人注視她的眼睛的時候，就好像望

入火山山頂的噴火口一樣。

男的身段瘦小，細眉，面色蒼老，像他這樣青年人似乎不當有的。常常另有一個人和他們在一起，談話時精神異常緊張；這三人好像內部有火焰燃燒着，從不曉得厭倦，也無需乎休息，不像普通一般人。那女子的熱情燃燒着。直到爲火所吞併毀滅。祇有另外那人比較精神散漫一點，近乎表面世俗的享樂。

有一天早晨，那女子到我桌前來，說：『這是巴特先生，這是洛雷先生，對於你的跳舞藝術曾經寫過文章批評的。我名叫蓓第。我們希望某晚到你們的藝室去，請你跳舞給我們看。』

我當時自然覺得非常之喜歡，高興。蓓第的聲音，充滿了吸力，生命，熱愛，我從未聽見過。我真不知如何欽羨她的美麗。那時女子時髦的服裝，非常之醜惡，而她的服裝總是驚人，配色出奇，金光炫耀。我有一次看見她穿着這種服裝，頭戴紫花，到某處聚會，誦讀巴特的詩。我想任何詩人，總沒有這樣美麗的女仙，替他誦詩了。

那次晤面之後，他們常常到我們的藝室裏來，巴特有一次還把他的詩讀給我們聽。這樣，像我

這個渺小未受教化的美國姑娘，在不知不覺的神祕中，得以進了巴黎最高級的知識和藝術階級的核心，因為此時的巴黎在世界各國中，就好像古希臘最盛時代的雅典一樣。

我和雷曼常常在巴黎附近，作遠足的散步；在這些散步中，我們每每看到許多有趣的地方。譬如有一天我們在曼蘇鎮看見一個關於中國的博物館，是一個怪癖的法國富翁遺下來的。又有一天，我們參觀了格梅博物館，裏面收藏着各種東方的寶物；還有卡雷法博物館，陳列有拿破倫的面具；克侖尼博物館，裏面有許多波斯古畫，雷曼欣賞了一些時，他差不多與那時十五世紀的『女郎與獨角牛』花帷，要發生戀愛了。

在這些漫步之中，有一天我們走到了脫卡德羅戲院。我們的注意力，即時被吸引到一張廣告上去，廣告標明着那天下午是演莎法克里 (*Sophocles*) 所著的『歐地卜勒克斯』，主角是夢雷塞利 (*Mouret-sally*)。那時我們不知夢雷塞利是何人，不過我們很想看這齣戲。我們看廣告上最下一行的價目，再考量口袋裏所存的錢。我們剛剛僅剩下三個佛郎，而他們最低的價錢是七十五仙，是在樓上後排。照這種票價，我們便不能喫晚餐，但是我們也不管什麼，便上到樓上後排的空地看

了再說。

這戲院的戲臺，沒有幕布。後面的背景，是做摹着今人之所謂希臘式，然而又摹做得不像樣子。歌樂班上臺了，服裝很壞，又是摹做着有些書上繪的所謂希臘式。平凡的音樂，無精彩的音調，由臺上的樂器隊散佈出來了。我和雷曼互相望了一眼。我們後悔我們所失掉的晚餐，是一種無謂的犧牲。正當此時，代表皇宮的左邊走廊裏，出來了一個人。他超越了以前那種三等的歌劇班，以及二等的滑稽劇，他舉起一隻手這樣唱着：

Enfants du vieux Cadmus jeune posterie,

Pourquoi vers ce palais vos cris ont-ils monte?

Et pourquoi ces rameaux suppliants, ces quirlandes?

唉，這歌聲初發出時，我心中所激起的熱情，我真不知如何描寫！我不知在往古所有的光榮時代，在希臘的最盛時代，在第阿尼星戲院裏（*Dionysian Theatre*），在莎法克里時代，在羅馬帝國，甚至於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時代，有否像這樣的聲音；從此時以後，麥雷塞利這個人物，麥雷塞利的

聲音，逐漸擴大，包括了一切語言，一切藝術，一切跳舞，以致他種藝術的偉大無倫，像脫卡德羅這樣的小戲院，實在是容納不下了。我和雷曼站在後排，這時才喘過氣來。我們差不多臉色變蒼白了，要昏迷了，我們還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來。第一幕完畢之後，我們彼此緊靠着，充滿了驚喜。在兩幕之中休息時，我們想着我們真不枉此行，我們出國的目的，便在於此。

第二幕開始，這偉大的悲劇又呈現於我們眼前了。青年的君王，正在最盛而自滿的時代，心中忽然懷疑起來，感覺不安。他充滿了求知的熱忱，不顧任何犧牲，欲追求真理，於是最緊張的一幕到了。此時麥雷塞利跳舞。這便是最合我的興味了——這個偉大的主角跳舞。

接着又是休息。我看看雷曼。他的面色白了，他的眼睛如火，我們似乎都不能自主了。第三幕又開始。這種表演，真不知如何描寫！祇有那些看過這幕的，看過麥雷塞利的，才能了解我們的反感覺是如何一回事。最後到了悲劇的頂點，在混沌的恐懼之中——一種宗教罪惡和受挫折的恐懼——他癡狂麻木了，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切罪惡之源，是人人所追求的，於是他憤然把自己的眼珠，從眼窩裏拔出來。他不能看見了，於是他把他的孩子們叫來，引導他進去。此時，戲院中的六千觀眾，

無不同聲悲嘆。

我和雷曼下樓時，慢慢的踏着，好似戀戀不捨，後來戲院的守衛才把我們催促走了。那時我才感到所謂真正偉大的藝術了。這次便指示了我的路途。我們回家後好像充滿了靈感一樣。有幾星期之久，我們的生活中總遺留着這種印象。但是那時我總沒有夢想到，有一天我也在那戲臺上，與夢雷塞利配着共同表演。

自從我在藝術展覽會看了羅亭 (Potin) 的作品之後，他那種驚人的天才，總是縈回在我心中。有一天，我找到他那大學路的藝室裏去了。我去拜訪羅亭，正好像神話中之女神 Psyche 去尋找山洞裏的牧神一樣。不過我所追求的不是愛神亞羅斯 (Eros)，而是藝術之神亞波羅 (Apollo)。羅亭的身段矮小端正，神采奕奕，頭髮鬚鬚，都很豐滿。他的作品簡雅，有大家之氣。有時他對於他的塑像，細聲唸着他們的名字，不過我們覺得名字對於他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常常把手摸撫着那些像。我記得我想像着他手下的那些像，好像鎔化了的鉛一樣。最後他拿一小團泥膏，在手掌中捻着。他捻的時候，呼吸很急促。他發出來的熱氣，好像一個火爐一樣。不久之後，他便捻成了一個

女子的胸部，好像在他的手指下起伏悸動。

他握着我的手，叫了一輛馬車，到我的藝室裏來。我趕急穿上我的舞衣，把彭尼亞 (André Beaunier) 替我翻的德阿克里特 (Theocritus) 的詩，跳給他看。

Pan aimait la nymphe Echo

Echo aimait Satyr, etc.

然後我停着，把我這種跳舞的新理論講給他聽，但是我不久發覺他並未聽我的。他低着眼光注視着我，他的眼光閃爍，正像他捻着塑像的時候一樣。然後他走近我來，把他的手摸着我的頭部，我的胸部，手臂，大腿，以及我赤着的腿子，脚等。他摸着我的全身，好像捻泥土一樣，而同時他的身上發出熱來，使我覺得熱烘烘的。我本來的願望，是想把我整個的身體，供獻於他之前，但是我所受的教化，使我覺得非常來之懼怕，否則我會順着我的本意了。我退縮，把我的外衣披在舞衣上，叫他快走，而我自己也好像混混沌沌的。這真不知令人如何可惜！後來我總是常常後悔，我不應該有這種幼稚的錯誤觀念，以致我失掉了這種神聖的機會，不能把我的童貞貢獻於藝術之神，貢獻於偉

大的羅亭。若果如此，則藝術與整個的人生，都要因此而豐富多了。

此後我沒有看見羅亭，直到兩年後我由柏林回到巴黎才又看見他。自那時以後，他便永久是我的好友兼師傅。

我和另外一個偉大藝術家加里亞（Eugene Carrière）晤面的經過，其情形完全不同，然而其所給與我的快樂，是一樣大的。我是文學家凱邁（Koyzev）的夫人介紹我到他的藝室裏去的。她覺得我們的生活太孤寂，所以常常請我們到他家裏去喫飯。他有一個小女，學習鋼琴，他的男孩子路易很有天才，現今是一個頗有名聲的青年樂譜家。這樣，在他家裏的燈光之下，頗有融融家庭之樂趣。我在她家的牆上看見一張奇特可愛而面現愁容的畫像。凱邁夫人對我說：『這是加里亞替我畫的像。』

有一天她帶我到馬洛路這個藝術家的家裏。我們爬到最高一層他的藝室裏，看見他四圍圍着的都是畫，他的家庭和朋友等都在這裏。我覺得他有一種精神異常充盈的風度，充滿了光輝和智慧。他似乎對於任何人都發出一種溫柔的態度。他的作品的一切優美，力量，和奇特，都完全是他

那種沉靜的心靈直接的表現。我在他面前的時候，覺得我好像是在那耶穌基督的面前一樣。我心中充滿了這種敬畏之心。我差不多想跪在他的前面，如果不是因爲天性之膽怯和畏縮，恐怕我就要跪下去了。

過了若干年之後，亞斯加夫人 (Madame Yorska) 曾經描寫了我當時晤面的情形：

「我是在加里亞的藝室裏遇見她的，自那天以後她的面貌和名字便深深的印入我心中了。在我兒時的記憶中，除了與加里亞見面的一次外，沒有比這次記得更清楚的了。我這次敲着加里亞的房門時，還是像平時一樣，心中跳着。我每次進到這貧苦的家中時，我那種同情的情緒，不由得湧上來，要很喫力的壓下去。在曼馬 (Montmarie) 這個窄小的屋子裏，這個偉大的藝術家靜靜的欣然工作，他的全家在他的四周，孩子們，妻子，母親，都穿着黑羊毛衣裳；孩子們沒有玩具，不過他們對於偉大的父親，臉上顯出歡樂的熱情。啊！這真是一些聖潔的孩子們。

「愛莎多娜站在這位謙卑的藝術家和那位很靜默的朋友之中，就是巴士特研究所 (Institut Pasteur) 的麥基尼哥夫 (Melchnikoff) 除了琳麗甘許 (Lillian Glah) 之外，她比那兩個人還

要沉靜。我所看見的美國女子，沒有比那天的琳麗許還要怕羞的了，我的眼睛注視着愛莎多娜的時候，加里亞拿着我的手，好像索着小孩子去看什麼希奇的東西一樣，然後他介紹說：『這是愛莎多娜小姐。』接着又是靜默。

『加里亞平時說話是很輕的，但這時他忽然高聲鄭重說：「這年青的美國姑娘是一個革命者。」』

我每次在盧森堡看見那裏陳列的加里亞全家的畫像的時候，總不免覺得一陣心酸。他們那時和我很親熱，把我認為好友之一，這確實是我年青時一種最甜蜜的回憶。每當我覺着不能自信的時候，一想到在他們之中，便恢復我的自信力了；因為在我總是保持一種最高的理想，引導我走到一種純潔的藝術聖地，而且更奇怪的，每當我感到人生之悲慘差不多要癡狂的時候，總是因為接近加里亞的藝術的緣故，而使我重有生活的勇氣。

他的藝術作品之異常有力，實在是其他的藝術家所不及的；他對於家人和朋友之熱情和愛護，也是他人所不及的。他所畫的圖畫，不應當擺在博物院裏，而應當陳列在聖潔的廟堂，使全人類

能够與他那種偉大的精神相通，能够受他那種作品的洗禮和祝福。

第十章

凱邁夫人有一次對我說：『柏哈德 (Sarah Bernhardt) 是一個很偉大的藝術家，但是很可惜的，她的人品太壞。現在又有佛勒 (Loie Fuller) 了。她不但是一個藝術家，而同時是一個純潔的女子。她的名字，從沒有污點。』

有一天晚上，她把佛勒帶到我藝室裏來。當然，我跳舞給她看，也把我的理論講給她聽；我遇着了什麼人就要講理論的，即或一個鉛匠進來了，我也是如此。佛勒表示她非常之熱心，她說她第二天要往柏林去，她提議我也應當往柏林去，加入她一處。她不但自己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而且她還經理着雅加 (Gilda Yacco) 的藝術表演，雅加的藝術也是我極崇拜的。她提議我和雅加在一處，往德國各處遊行表演。我欣然接受了她的提議。這樣，大家決定我以後到柏林和佛勒見面。

到最後一天，彭尼亞來歡送辭別我。我們最後一次到聖母院遊覽了一番。然後他陪我到車站。

他吻我的手告辭，和平時一樣，不過我看他的眼珠，好像藏匿着一種憂鬱。

我到了柏林，便一直往蒲利斯脫旅館，佛勒住在一間很大的房裏，四周非常之熱鬧。有十幾個很好看的女郎圍着她，不住的拍她的手，吻她的手。我向來家庭的環境是很簡單的，雖則母親很愛我們，但是從未撫摸過我們；所以這次我看見這種極端熱情的表現，覺得非常之希奇，差不多不知所措。像這樣熱情的空氣，是我從未遇見的。

佛勒的慷慨，是宏大無量的。她按電鈴，叫了一桌非常豐美的酒席，我不知她花了幾多錢。那晚她要在冬園裏跳舞，但是我看她跳的時候，我不知她何能繼續跳下去的，因為那晚她的背脊非常之疼痛，招扶她的人常常把一袋一袋的冰拿來，放在她的背和椅靠的中間。『親愛的，請還拿一袋冰來，』她總是說：『因為冰似乎很能止痛。』

那天晚上我們都在包廂裏，看佛勒的跳舞。我們所看的那種光榮的跳舞，比起她數分鐘之前所忍受的痛苦，能看出什麼關係麼？我們眼前所看的，他變為一種炫耀的五花十色的蘭花，再一會又變為一種波浪起伏蕩漾海裏的花，再一會又變為螺旋式的百合花，各式的花樣，各式的體態；

變化無窮，好像麥林（Merida）的各種魔術。這確實是驚人的天才！像她這樣的天才，凡是想摹倣她的，真是望塵莫及！我走着差不多要被迷了，不過我曉得她這是一時猝然發射的異彩。以後不會再有的。她把自己變為一千萬種形像，呈顯於觀衆之前。這確實令人難信。這不會再有的，也是別人描寫不出來的。像此種種變化的色調，以及那些飄揚的『自由頸帶』都是自己獨出心裁。她是光色變化第一個創始者。我回到旅館裏的時候，完全被這個驚人的藝術家所迷住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外去，初次來賞識柏林。我向來是夢想着希臘和希臘的藝術的，我這時初次看見了柏林的建築，便感到很深的印像。

『這就是希臘！』我欣然喊着說。

但是我過細查看的時候，才覺柏林並不是希臘。這是納爾丹式（Nordic）的希臘藝術。這種圓柱，並不是多麗式（Doric）的希臘圓柱，聳入阿林比亞山之雲霄的。這種藝術，是一種日耳曼式的，書獃子式的，老古學教授式的希臘藝術。我走出了波次但（Potsdam）那些多麗式的圓柱，看見那些德皇御軍呆笨的步法，我回到旅館時便說：『給我一杯啤酒，我倦了。』

我們在柏林勾留了幾日，然後離開了蒲利斯脫旅館。跟隨着佛勒到來比錫（Teipzig）去遊行表演。我們走的時候，沒有帶大箱子，甚至我那從巴黎帶來比較小的箱子，也仍留在柏林。我們跟着一個這樣有名的藝術家，而如此情形，我不知何故。我們喫的是香檳酒的筵席，住的是皇宮式的旅館，但是我們沒有箱子。後來我才曉得是因為雅加的緣故。佛勒是雅加的經理，雅加的表演是一個失敗，佛勒的一切收入，都要移來填補雅加的一切虧損。

在這些海神水仙似的少女之中，有一個奇怪的姑娘引吸我的注意。她穿着黑衣裳，很沉靜，怕羞，細膩而結實的面孔，烏黑的頭髮從額上往後梳着，一副悲涼而聰明的眼睛。她的手總是插在口袋裏。她對於藝術很有興味，特別對於佛勒的藝術講得很有條理。她側身在這些蝴蝶似的姑娘之中，好像一個古代埃及的蜚娘像。我立時急想親近這個姑娘，但是對於佛勒的那種異常熱心，把整個的情緒都佔住了，沒有剩餘的給我。

在來比錫我每晚到包廂裏去看佛勒的跳舞，我對於她那種驚人不可捉摸的藝術，愈看愈起勁。她簡直好像流動的水一樣，好像光一樣，她是各光各色的總匯，最後她好像變為神異的光圈透

入『無極』的領域裏去了。

在來比錫我記得有一天半夜有人講話的聲音把我弄醒了。講的話是含糊不清的，不過我曉得這是我們常稱爲『乾娘』的那個紅髮姑娘的聲音，因爲凡是那個患頭痛的時候，她總是來撫慰看護。在她們那種興奮的細語中，我約略可以聽得『乾娘』是預備往柏林去與某人交涉一筆款子，準備我們大家都到慕尼克（Munich）去，然後這紅髮姑娘走到我床前來，很熱烈的和我接吻，對我說：『我要往柏林去。』這不過幾個鐘頭的行程，我不知她何以離開我們的時候，像這樣大驚小怪的神情。不久她回來了，帶着我們往慕尼克的款項。

從慕尼克，我們又想到維也納去。這次我們又沒有充分的款子，但是此時實無法籌款於是我告奮勇到美國領事館去設法。我請他設法替我們弄一些往維也納的車票，這樣，我們終究到了維也納。在維也納我們歇在布尼斯托旅館幾間很華麗的房裏，雖則我們當時毫無行李。到了此時，我雖則很崇拜佛勒的藝術，但是心中有點不安起來；我何以把母親一人丟在巴黎，而自己在這些發猷似的美麗姑娘們之中，究竟是作什麼呢？我跟着這班姑娘們遊行，不過是一個不由自主的熱情

旁觀者罷了。

在布尼斯托旅館裏，我是和那個紅髮姑娘同房。有一天清早四點鐘的時候，她點着一支蠟燭，走近我床前來，對我說：『上帝叫我來窒死你！』

我常聽見人說，如果一個人忽然病了，切不可和她作對。我一方面很怕，但我同時能够很鎮靜的對她說：『既然如此，那並不要緊，不過讓我先祈禱罷。』

她說：『好，』便把蠟燭放在床邊的小桌上。

我從床上爬起來，便好像一個惡鬼在後面追一樣，趕快把房門打開，一直往樓下跑，跑到旅館的辦公室裏，大聲叫着說：『有一個姑娘發病了！』此時我穿的是夜服，頭髮往後亂披着。

此時『乾娘』緊隨着從後追來。有六個旅館的辦事員趕急跑上前來把她抓住，直到請的醫生來了。後來他們商議的結果使我很不自在，於是我決定打電報給母親叫她從巴黎來。她來了，我把現在我一切的環境講給她聽，然後我和母親決定離開維也納。

我在維也納和佛勒同住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藝術家俱樂部』裏替一班藝術家跳舞。每人

都送一束紅玫瑰給我，等到我後來跳完了巴克拉的歌曲的時候，紅玫瑰差不多堆滿我全身了。那天晚上有一個匈牙利的戲院經理在場，名格拉斯，他走近前來對我說：「如果你追求光明的前途，可以到布達佩斯（Budapest）來找我。」

此時，我為環境所苦煩，想和母親趕快離開維也納，於是接受了格拉斯的邀請，到布達佩斯去「追求光明的前途。」格拉斯向我提合同，在他的烏蘭尼亞戲院裏表演獨舞，時期是三十個晚上。這是我第一次在公家的戲院裏訂合同跳舞，我心中有點遲疑不定。我說：「我的跳舞是為有鑑賞能力的，為藝術家，彫刻家，畫家，音樂家的，而不是為一般羣衆的。」但是格拉斯反駁：「藝術家是眼光最高的視衆，如果藝術家喜歡你的跳舞，一般羣衆更當百倍的喜歡你。」

我被他說服了，簽了合同，結果他的預言真實實現了。第一晚的跳舞，便是出乎意外的勝利。凡三十晚之久，每晚戲院都是滿座的。

啊，布達佩斯！這正是四月的時候，正是春天。有一天晚上，第一次跳舞剛完之時，格拉斯請我們到一個菜館裏去喫晚餐，那裏有「吉卜西」音樂（Gypsy Music）。啊，吉卜西音樂！這種音樂，使我

青春的情緒，第一次鼓勵我有這種音樂，無怪乎我那種潛伏的情緒，怒放起來了。天下有那種音樂能够趕得上這種起源於匈牙利的吉卜西音樂麼？許多年之後，我記得和瓦拉梅克 (John Wana-makey) 談論過。我們是在他那大店的留聲機部，他告訴我他那留聲機所產生出來的音樂，是如何的好。我對他說：「這些發明家所產生出來的精美機器，沒有一種能够趕得上一個匈牙利的農夫在鄉間的泥路上所奏的那種吉卜西音樂。一個匈牙利的吉卜西音樂家，可以抵得全世界的留聲機。」

第十一章

美麗的布達佩斯，此時遍地都長滿了花。在河那邊，在山上，每個花園裏都開滿了紫丁花。每晚那些發狂似的匈牙利觀衆熱烈的吼着，把他們的帽子丟到臺前叫好。

有一天早晨，我看着日光下的河流，河水閃爍蕩漾，令人欲醉。當晚我便通知樂器隊的指導，叫他們練習司徒老司（Strana）的『青色的多腦河』。當晚最後的一個節目，我便是跳這個曲子。這次跳舞的結果，好像使觀衆癱了電一樣。他們全體跳起來，好像發了狂；我祇得重跳了許多次數，他們那種狂態方少休。

那天晚上，在歡呼的觀衆之中，有一個體貌如神的匈牙利青年，他使我由純靜的姑娘，變爲一個狂女。四周的一切環境，都促成了這種變更。這樣的春天，這樣柔媚的月光，還有我們離開戲院的時候，空中充滿着紫丁花的香氣。觀衆那種狂放的熱情，我們初到時與那些狂放不羈的人共喫的

晚飯，以及吉卜西音樂等。還有撒着乾椒的匈牙利菜，和匈牙利的濃酒。（的確，這是我一生第一次有充分的營養，也是喫得太多，刺激太多了。）凡此種種，都使我的身體感覺得，除了表現神聖的音樂之外，還有其他的作用。以前我那很平的胸部，現在漸漸往上膨脹起來了，使我覺得有一種驚異而同時不自在的感覺。我的大腿，從前好像男孩子的，現在也長大起來。在我整個的身體中，我覺得有一波濤起伏似的慾望，令我夜間，總是輾轉反側，不能成寐。

某日下午，同着一班人喝酒的時候，我遇着一對大黑眼珠，以極熱烈的神情，如火光似的向我射着。他這樣的望我，好像布達佩斯一切的春意，都包羅在他眼中了。他的身段高大魁偉，頭上蓋着豐富的捲髮，黑色中帶着紫光。的確，他可說是米開蘭基羅 (Michel Angele) 所畫的大衛的活像。他笑的時候，在他那紅色動人的嘴唇中，露出白齒。從他那樣熱情的望着，彼此的吸引力都射出來，而不久我們在彼此懷抱中，世間沒有任何大的力量能够阻擋得住。

「你的臉好像花，你是我的花，」他說着又重覆了幾遍，「我的花，我的花，」因為在匈牙利文，花就是安琪兒的意思。

他遞了一張小方紙給我，上面寫着：『國立皇家戲院的包廂。』那天晚上我和母親去看他演羅米阿（Romeo）。他是一個表情極好的戲子，後來成爲匈牙利一個最偉大的戲子。他表演羅米阿那種青春的熱情，完全使我拜服了他。後來我到他化裝室裏去看他。全公司的人用一種微笑的好奇眼光望着我，好像人人都曉得了是怎麼一回事，而且很高興的樣子。祇有一個女伶很不高興。他陪我和母親回到我們的旅館裏，在那裏我們稍許用了點晚膳，因爲戲子在演戲之前是不許喫晚餐的。

後來，母親以爲我是睡了，但是我回頭又到客廳裏去看我的羅米阿，客廳與我們的睡房是相隔一個走廊的。然後他告訴我，那天晚上他把所表演的羅米阿完全更改了。他說：『我以前總是在牆上，用一種很平淡的聲調說着：

他總是譏笑那些沒有真正受傷的傷痕，但是，看，那窗子射進來的是什麼光，那是東方，裘麗亞便是日光。

但是今晚，你總還記得，我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喉嚨好像塞住了，因爲，自從我遇着你之後，我曉

得愛情對於羅米阿的聲音有什麼影響。直到現在我才曉得。因為愛莎多娜，你第一次使我曉得羅米阿的愛，是怎樣的一種愛。現在我表演全部的時候，完全不同了。於是他站起來，把全劇一幕一幕的表演給我，中間常常停着說：『是的，我現在曉得，如果羅米阿真正是浸在愛情中，便應當是如此如此——與我從前所表演的完全不同。現在我曉得了。啊，可愛的花而女郎，你使我着了靈感了。因着這種愛，你的確可以使我成爲一個藝術家。』這樣，他把羅米阿表演給我，直到東方的晨曦透入窗子裏來了。

我非常高興的向他看着，聽着。我有時甚至敢扮和他對答演着，或是提議用某種姿式，而在神父前發誓的那幕，我和他都跪下來，海枯石爛，永同生死。啊，青與春，布達佩斯與羅米阿，我記得你的時候，並不很遠啊，好像還是昨晚的事。

有一天晚上，他和我在戲院都完畢之後，我們偷着到客廳裏去，而母親以爲我睡了。最初，羅米阿很高興的表演，以及談他的藝術戲院等，我也很高興的聽着，但漸漸我覺得他不自在的樣子，有時心中混亂，說話無條理。他握着拳頭，面孔好像擠成一團，眼睛閃爍發光，嘴唇鼓着，差不多把嘴唇

咬出血來。

我自己也覺得暈眩不安，同時有一種想與他親近不可遏止的渴望在心中鼓動，直到後來他失了一切自制能力，興奮起來，把我抱到房裏去。現在我一切都看清楚了，我一方面懼怕，一方面又驚喜。我承認我初次的印象是很令我懼怕的，但是因為我可憐他那種痛苦，便沒有逃跑。

第二天剛天明的時候，我們一同離開旅館，在街上叫了一輛馬車，趕到鄉野的地方去。我們在一家田家的門口停着，和主婦租了一間房子，房裏擺着一張舊式的四柱床。那天整天我們就在鄉下，羅米阿撫慰我不要哭，用手巾拭我的眼淚。

那天晚上，我在臺上的跳舞恐怕很壞，因為我覺得很不適。但是我後來在客廳裏與羅米阿晤面的時候，他非常之高興快樂，於是我覺得我的痛苦得了相當的報酬，而想這樣的生活繼續下去，特別是因為他說叫我曉得何為地上的樂園。他這種預言我們不久也實現了。

羅米阿的聲音非常之好，他把他本國的以及「吉卜西」的一切歌曲，都唱給我聽，並且把意義和讀音都指教我。有一天晚上，格拉斯特我在布達佩斯歌劇戲院舉行一個宴會，我當時預備好

了一隊吉卜西樂器隊，在格勒克的獨唱之後，我便上臺按着吉卜西音樂跳舞。其中有一個戀歌是這樣的：

有一個小姑娘，

如鴿子之純良，

慈祥的上帝真愛我，

賜給我這個小姑娘。

這個歌曲的音節非常美妙，充滿了熱情，渴望，眼淚，欽慕。我充滿了熱情跳着，差不多使聽衆要流淚了。最後我穿了紅衣裳跳着拉哥斯基的進行曲，好像我對着匈牙利的英雄跳革命歌一樣。

賽會的完畢也就是春季的完畢。第二天我和羅米阿跑到鄉村的茅舍裏去住了幾天。我們第一次才曉得終晚在彼此懷抱裏是怎樣的快樂。我清晨醒來的時候，看見我的頭髮與他那黑而香的捲髮混在一處，手臂圍着我的頸後，真不知如何的快樂。然後我們回到布達佩斯。在這種快樂的天堂中，第一片愁雲，便是我母親的着急，以及伊利莎從紐約回來了。伊利莎覺得我似乎犯了一點

罪。她們兩人在那裏，使我難受，最後我祇得勸她們到提羅爾 (Tyrol) 去爽爽心。

從那時起，我總覺得我個人的性質，無論我肉體的情感是怎樣的熱烈，但同時我的理智如電擊風行的活動得很快。所以我從未俗語所謂『失掉過腦子。』反而我的肉體的快樂愈強，則思想愈清楚，直到這種情形達於極點，理智與情感直接衝突，以致使情感壓迫失望時，我便想有一種麻醉藥來麻醉理性。我極羨慕那些能完全沉溺在感情裏的，不怕那高高在上的理智來批評，來干涉，來壓迫下面的感情。

然而，總還是有一個時期，當我沉沒於感情時，理智屈服着說：『是的，我承認生命的一切，你的藝術也在內，與此一刹那你所享受的光榮比較起來，實在是算不了什麼，所以我此刻自願避退，毀滅，不存在。』所以，這樣理智的失敗，化爲烏有，便造成理智與心靈最大的毀滅。

我既明瞭了這種情慾，我便漸漸的走入此途，直到不顧一切的熱狂到最後一刹那，至於我藝術的毀滅，母親的失望，或是其他世界的滅亡，我便懶得顧慮了。

凡是要批評我的，不如去批評自然或上帝，因爲他使這一刹那，比我們在世間所經驗的其他

一切都要有價值些，要滿足我們的慾望些。同時，當然，如果飛得太高，則落下來更可怕。

格^{拉斯}替我安排了在匈牙利各處的遊行表演。我在各城跳舞。克爾鎮 (Siebenkirchen) 也包括在內。在那裏我聽了那個七個革命的領袖被絞死的故事很為感動。在城外一塊大空地，我按着力司特 (Liszt) 的音樂，跳了一個進行曲，以榮耀這些已死的領袖。

在這些小城市的遊行中，許多觀衆常常慶祝我這種表演的勝利。格^{拉斯}每次用一輛白馬的馬車，上面裝着白花，而我則全身的白衣裳，在羣衆的歡呼中經過，好像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女神一樣。但是雖則我的藝術給我這樣的快樂，羣衆給我這樣的鼓舞，然而我還是感覺非常之痛苦，想念我的羅米阿，特別是晚上獨自一人的時候。我寧願捨棄我這種勝利，甚至我的藝術，趕快回到布達佩斯去，倒在羅米阿的懷抱中。回到布達佩斯的日子終究到了。羅米阿當然到車站上欣然來接我，但是我覺得他有了一種變改。然後他告訴我他現在正練習初次表演馬可安多尼 (Mark Antony)。他所表演的腳色變改了，他那種熱烈的藝術的性質也就這樣快的改變了麼？我不曉得怎樣的，不過我祇曉得我的羅米阿從前那種誠摯的熱情和愛情已經是改變了。他談到我們的婚姻，好

像完全已經決定了的問題一樣。他甚至帶我去看了幾間房子，選擇那幾間是合宜的。有時看到好幾層樓上那種無浴室無廚房的房子，使我覺得有一種冷寂無味的怪感覺。

「我們怎麼辦呢？在布達佩斯住起來麼？」我問。

「啊，你每晚要有一個包廂來看我做戲，然後你要學着來和我對答表演，並幫我來研究。」他回答說。

他把馬可安多尼的那一部背給我聽，但是他現在熱烈的興趣都集中於羅馬的觀眾，而我不是他中心興趣了。

有一天，我們在鄉間長途散步的時候，坐了一個草堆旁，他最後問我，仍繼續我的藝術，讓他去繼續他的，是否要好些。他的話並不是這樣說的，不過他的意思是如此。我現在還記得那個草堆，前面的荒野，以及吹着我胸前的冷風。那天下午我同格那斯訂了一個合同，在維也納，柏林，和德國其他各城表演。

我看見了羅米阿所演的馬可安多尼。我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是全場的觀眾那種熱烈的

反應，而我則坐在包廂裏獨自哭泣着，好像吞着碎玻璃一樣。第二天我到維也納去。羅米阿已經是沒有了，我辭別的是馬可安多尼，臨別時他的神情是很莊嚴而心不在焉似的，因之我從布達佩斯到維也納的路途中，感覺得異常之悲痛。宇宙間的一切快樂，好像完全都毀滅了。在維也納我病了，格拉斯把我送到療養院裏。

這幾個星期，我完全在悲慘痛苦之中。羅米阿從布達佩斯來了。他甚至把他的床擺在我房中。他對我很溫柔，但是有一天清早我醒時。站在我床前的是一個女看護（天主教的女信徒），戴着黑布，把我和羅米阿隔斷了，我曉得這是我們愛情的墳墓了。

經過了長久的時間，我的病才復原。格拉斯把我帶到夫藍層斯巴（Franzenbad）去調養。我毫無精神，只覺愁苦。對於鄉間的美景或四周的好友，毫無興趣。格拉斯的夫人也來了，很週到的看護我，好幾晚沒有睡。很僥倖的，當時一切醫生和看護的費用太大了，銀行的款子差不多取完了，於是格拉斯祇得安排我在夫藍層斯巴，馬利恩巴（Marionbad），卡爾斯巴（Carlsbad）等處登臺跳舞。所以有一天我把箱子打開了，把我的舞衣拿出來。這又使我流起淚來，吻着我那件提倡革命跳舞

的舞衣，我發誓不再爲着愛情而捨棄藝術了。此時我在德國的名聲好像天人一樣，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格拉斯和他的夫人在一個酒席館裏喫飯時，窗子外面擠滿了人，以致窗子擠破，惱怒了那位菜館的經理。

我一切愛情的痛苦和幻想，現在都變爲藝術了。我編了一個易非機奈亞（*Iphigenia*）的故事。他死時對於生命的告別。最後格拉斯安排我在慕尼克表演，在那裏我又得和母親伊利莎見面。她們見我獨自一人很喜歡，雖則覺得我改變了，顯得愁苦了。

在慕尼克登臺之先，我同伊利莎到亞巴齊亞（*Abbazia*）去，乘着馬車在街上跑來跑去。找旅館的房子。我們房子沒有找着，反而引起了這小城裏的一班人注意。當時斐迪南公爵（*Grand Duke Ferdinand*）正走過，看見了我們，覺得很高興，便和我們打招呼。最後他請我們到他別墅裏去，是在斯提凡尼旅館的花園裏。這次的事完全是無意中的一種邂逅，但是在王宮裏發生了一些謠傳。那些來看我們的貴族婦女，照我的猜想，並不是因爲對於我的藝術有興味，而實在是來看我們在公爵別墅裏的情形是怎樣。這些太太們每晚在公爵晚膳時，對着公爵深深的行禮，我也隨着她們做，

比她們還變得利害些。

在此時我發明了一種浴衣，後來很通行。這浴衣是用極細的藍色縐紗做的，領子很低，肩分披爲若干長條，下面齊膝，赤腿赤腳。那時的女子入水游泳的時候，是穿着很笨的黑衣，下面齊踝，再加上長統黑襪黑鞋。以前的浴衣既是如此，則一般人對於我所發明的浴衣的反感，可想而知了。公爵喜歡常常在跳水的橋上散步，他拿着看戲的眼鏡看我，小聲喊着：「鄧肯如何的好看啊！真好！看就是春天也沒有你這樣好看。」

過了一些時，我在維也納卡爾戲院跳舞的時候，斐迪南公爵常常每晚帶着他那一班副官們在包廂裏看我跳舞，當然，一般人就要議論起來。但事實上公爵對於我的興趣完全是藝術上的。的確，他似乎有點迴避與女性往來，而喜歡與他那些美貌的年青軍官同在一處。數年後我聽說奧王把他監禁在薩爾斯堡 (Salzburg) 的離宮裏，我很替他惋惜。恐怕他比別的人有些奇特的地方，是真正有感情的人是否有些狂態呢？

在亞巴齊亞的別墅裏，我們窗前有一株棕樹。在溫帶裏長着的棕樹，我還是初次才看見。我常

常注意棕樹的葉子在清晨的微風裏顫動着，由這種顫動便產生我跳舞中那種手臂手指等輕微的顫動，但做我的人卻每每弄得不成樣子，因為她們不能追溯其根源，冥想棕樹葉子的那種動作，會意於心而後表現於外。我常常看見這株棕樹的時候。差不多一切藝術的思想都離開了我，祇記得海涅（Heine）的那首詩：

一株孤獨的樹，

在南………………

從亞巴齊亞，我和伊利莎又回到慕尼克。那時慕尼克一切的生活，都集中於藝術家俱樂部（Kunster Haus），當時著名的藝術家如卡爾巴（Karlbach），倫巴（Lembach），斯圖克（Stuck）等，每晚都在此聚集，喝孟城的美酒，談論哲學藝術等。格拉斯想我在這裏跳舞。倫巴和卡爾巴都贊成，但是斯圖克堅持以為像這樣藝術的神聖地方，跳舞大不相宜，於是有一天上午我到斯圖克那裏去見他，對他宣講我藝術的價值。我在他藝室裏下了裝換上舞衣，跳給他看，然後把我這種神聖的使命，以及跳舞之可以成爲一種藝術，接連不斷的一氣對他講了四個鐘頭。後來他常常告訴他的

朋友們，他一生之中，從沒有像這樣感覺驚異過。他說他好像覺得阿林比亞山上的女神，忽然從另一個世界降臨了一樣。當然，他允許了。這次我在這裏的跳舞表演，是慕尼克藝術界許多年來哄動一時的事。

後來我在凱門學院跳舞。這裏的學生差不多發狂了。每晚他們把我車上的馬牽出來，叫我騎上，在街上游行，而他們則在兩旁唱着學生歌，手裏拿着火把歡呼跳躍，常常他們聚集在我旅館的窗下唱歌，留戀很久，直到後來我丟了許多花和手巾下去，他們搶着一人分一點戴在帽上。

有一天晚上，他們把我擁到他們學生的咖啡店裏去，叫我在一張桌上到另一張桌上跳舞。通夜他們唱着，常常最後重複唱着一句：『愛莎多娜，愛莎多娜，人生是怎樣的美妙！』這晚的事第二天在報上載着的時候，使那些莊重的人差不多嚇了一跳，但實實在在也不過是一種無害的歡樂而已，雖則他們在清晨送我回家時，把我的衣裳和披巾折成片段，戴在他們的帽上。

這個時期的慕尼克，實在可說是藝術家和學者叢集的地方。街上到處都是學生；一般少女們的腋下都夾着樂譜。許多鋪店的窗子裏，總擺着許多可貴的善本書，古版書，或是美麗的新版書。此

外，再加之各博物院的那些古玩，山上吹來那種飄逸的秋風，去拜會白髮的米斯特（Motter），倫巴等款待哲學家加維漢（Carvelhorn）等，都使我那種中斷的理智和精神生活，又恢復轉來。我於是來學習德文，讀叔本華和康德著作的原文，而且我能夠對於各藝術家哲學家音樂家在『藝術家俱樂部』的一切討論，感覺得非常濃重的興趣。我也學着喝慕尼黑的那種好啤酒。這樣，我最近所感覺的那種痛苦，就漸漸穩定下來了。

有一天晚上，在『藝術家俱樂部』舉行一個特別的宴會跳舞時，在前排我注意有一個人拍手的側像。這個人的側像，使我記起了我最近初次才曉得的一個大藝術家。他那垂下的眉毛和隆起的鼻子，不過祇有嘴顯得溫柔軟弱些。跳舞之後我去查詢，才曉得這就是大音樂家理查瓦特涅（Richard Wagner）的兒子栖格夫里瓦特涅（Siegfried Wagner）。他也加入我們之中，我見了他非常之快樂，後來他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善於談吐，常常提到他那偉大的父親，這種回憶好像是他頭上一種聖潔的光圈一樣。

當時我也是第一次讀叔本華的著作，我很佩服他那種表白音樂與意志關係的哲學思想。

我這種奇特的聖潔感覺，就是思想的聖潔，好像使我進入了一個布滿了高尚思想的領域裏；在我所旅行的世界中，這些思想的領域要擴大些，聖潔些。在這裏，哲學思想便好像人類快樂最高的頂點，祇有那更聖潔的音樂可以與之並立。在慕尼克的各博物院中，使我們看見了許多意大利的偉大藝術作品。我們曉得意大利的邊境很近，於是我和母親伊利莎等，便不由自主的往佛羅
稜薩 (Florence)。

第十二章

我們乘車經過提羅爾山地，然後到阿爾卑斯山南方向陽的安布立亞平原，實在是一種難得的經驗，令我永遠忘不了。

我們在佛羅稜薩下車，在各陳列館裏，花園裏，橄欖園，興高采烈的玩耍了好幾個星期。在那時激起我那種青春的想像的，是波提拆利（Botticelli）。我坐在波提拆利的名畫『卜利美維拉』前欣賞了好幾天。我受了這幅畫的靈感，便創造一種跳舞來表現那張畫種種溫柔動作的精神：地上鋪着的花搖展波動，仙女的環繞，西風神的飛翔，都圍繞着這個一半像藝術之神一半像聖母的女神，就是代表春之豐美的。

我在這張畫之前，坐了好幾個鐘頭，我心中充滿了熱情。有一個很和氣的看守的老人，借一張凳子給我，對於我這種欣賞藝術的神氣覺得很有味。我那是坐在那裏，直到我覺得好像花是真的

生長着，我自己的赤腳跳着，我的身子搖動着，好像快樂之神降臨了。我心中也想着：『我想把這張畫用跳舞表現出來，把我所感到的這種生命的愛，青春，發育，也給與別人，我要藉著跳舞，把這種快樂給與他們。』

陳列館關閉的時候到了，我還坐在這幅畫之前。我想在這美妙的神秘的雲那間，尋着春的意義。直到如今，我還是覺着人生是一種呆笨的苦工，一種黑暗中的摸索；我想，如果我從這幅畫中找着人生的秘密，那麼，我也可指點別人得到豐富的人生，快樂的發展。我記得當時我以為人生是好像一個人以好的動機加入戰場，後來受重傷回來了，於是私自想着：『我何以不出去宣傳一種福音，使別人也免得受我這種創傷呢？』

我在佛羅稜薩波提拆利的畫前便是這樣的默想着，想把這種思想後來變為舞蹈。啊這就是美妙的非基督的生命，藝術之神亞佛羅德混合在聖母之內，而亞波羅則好像聖瑟罷士梯安 (St. Sebastian) 一樣，攀着樹枝。我覺得這一切都進了我的懷裏，好像快樂之泉湧着一樣。我想把這一切都化為舞蹈，名之為『將來的舞蹈。』

如此，我便在這裏一個宮殿的房子裏，配着夢忒味得（Monteverde）和早年幾個無名氏音樂家的音樂，跳舞給佛羅稜薩藝術家看。我又配着『愛情曲』，跳了一個『安琪兒奏着想像的梵亞鈴』。

我們還是和從前一樣不顧實際的困難，錢不久又完了，於是我們打電報給格拉斯叫他寄錢來，以便我們回到柏林去，因為他準備我在那裏初次登臺表演。

我到柏林的時候，我覺得驚奇不過了，因為我坐着馬車過街的時候，到處都用大字標着我的名字，佈告着我將配着上等音樂在克羅爾歌劇戲院初次登臺表演。格拉斯把我們接到布利斯脫旅館幾間很美麗的房間裏，在那裏差不多德國各重要報紙的新聞記者已經等着要聽我第一次的談話。我經過了在慕尼克的種種研究以及在佛羅稜薩的經驗，我心中充滿了默想和靈感，於是我以莊重的神氣，用美國式的德國話，講演我對於跳舞藝術的觀念為一種最偉大的原始藝術，而且可使其他的藝術都復興起來，以致使那些記者有點驚奇不置了。

這些德國記者聽我的演講，與後來我回到美國聽我演講的記者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他

們非常之尊敬的靜心聽着，第二天德國各報紙載有很長的文章，從藝術的理論上把我的跳舞講得非常有價值。

格拉斯實在是非常之勇敢，把他整個的資本都拿出來準備我在柏林的表演，他對廣告方面，花了很不少的錢，表演的地方是德國第一個好的歌劇戲院，天字第一號的音樂隊；那麼，如果開幕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小小身段人物，在一個大舞臺上，襯着很簡單的藍幕布的背景，若在開始不能得着這些滿懷希望的觀衆呼聲，他就要破產了。但是他是一個善於預料的先知。我在臺上所表演的。正是他已預料到的。我這次的跳舞，使整個的柏林都發狂起來了。我跳了二個鐘頭之後，觀衆還不肯退出戲院，總是要求再跳一次，又再跳一次，直到最後他們都一齊擠到戲臺前來了，甚至有數年青的學生一直爬到戲臺上來，把我差不多擠得沒有退步的餘地了。接着後來有幾晚表演完畢之後，他們沿着德國的風俗，把馬從馬車上解下來，擁着我在街上歡呼而過，直送我到旅館裏。

從那次第一晚表演以後，德國一般觀衆都叫我爲『聖潔的愛莎多娜』。正在這樣興高采烈中，雷曼忽然某晚從美國回到我們這裏來了。他非常之思家，他說他再不能忍受和我們這樣長久

隔離了。此時，我們又想了一個計劃，是我們從前一向渴望着而不能辦到的，就是到我們最喜愛的雅典（Athens）去——是我們認為最神聖的藝術的寶座。我覺得我對於藝術的研究，還祇站在門口，所以我在柏林過了不久之後，雖然格拉斯極力挽留，我還是堅持着要離開德國，於是我們又一鼓熱情乘着火車向意大利出發，經過威尼斯，以達到我們長久所渴望的雅典。

我們在威尼斯勾留了幾星期，參觀各禮拜堂藝術陳列館等，但那時我們對於威尼斯當然沒有什麼大的興趣；我們對於佛羅稜薩那種精神文明和超卓的藝術，要尊敬多了。直到許多年之後，我在威尼斯遇着了一個身段小巧青面黑眼的愛人，我才覺得威尼斯的神祕和可愛的地方。那時我才覺得威尼斯是怎樣迷人的，但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總耐不住久留，一心祇想乘着船到更高的天堂上去。

雷曼決定我們這次到希臘去的旅程，要愈野蠻化愈好，所以我們不坐大的舒服客船，而找了一個住來於布林的西（Erindisi）和聖大卯刺（Sakta Mauca）之間的小小郵船。到聖大卯刺我們便登陸，因為這裏便是古時伊大卡城（Ithaca），這裏也是古代希臘女詩人薩福（Sappho）從懸

岸上投海的地方。現在我到這裏的時候，我還記得拜倫的那首詩：

希臘啊！希臘！希臘！

你是薩福戀愛歌頌的地方，

是戰爭和平的藝術發源之處，

是提洛和飛巴斯生長之所在，

畫長的夏季，還是一如往常，

但是除了永古的日光之外，

現今一切都是已經沒有了！

天剛明的時候，我們乘着一隻小帆船離開聖大卯刺，駕船的祇二個男子，這正是溽暑的七月，我們在愛奧尼亞海裏面泛著，然後進入安布累細亞海灣，在一個小城名加發沙拉（Calymene）的登陸。

我們叫這隻船的時候，雷曼用許多手勢來說明，還講一些古希臘文，所以我們這次的行程好

像古時的攸力栖茲 (Ulysses) 一樣。這個駕船的漁夫不懂得什麼攸力栖茲，不過他看見我們這許多錢，便開航了。但是他不願走得很遠，他指着天上叫着：『澎澎，』並且作手勢，表示現在海裏將有波浪，海是不可靠的。這就使我記起奧國賽描寫海的那首詩。

他這樣說着的時候，便拿起他的三叉戟，

烏雲集合起來，海水鼓動起來，

各處的風濤都來了，

地和海都黑了，

天也暗了，

風從東方南方來，也從西方來，

還有刮人的北風，

一齊追逐着他的木排，

翻騰的波浪，往上湧着，

那時他一切的希望和勇氣，都沒有了。

因為風雲莫測，無過於愛奧尼亞海裏了。我們把我們寶貴的生命，來冒險作這次的旅行，其危

險實不亞於從前的攸力栖茲：

他這樣說的時候，一個大波浪從頭上翻騰而來，

把他的木排打過頭來了。

他手中掌着舵，把他也推到水裏去了。

然後忽然來了一口狂妄的亂風，打斷了中間的桅桿，一直射到那邊去。

帆和帆桁都打到波濤裏去了，

他淹在水裏很久，

不能勝過狂浪，昇到水面，

因到他濕透了的衣裳，

增加了他的笨重。

但是，最後，

他昇起來了，

他的眉毛流下的海水，

噴了起來。

後來攸力栖茲的船翻之後，遇着了諾息揆亞公子：

因為我是一個命運乖離的人，

昨天我從海裏逃了出來（我在海上苦闖的第二天），

在這二十天之中，

我從阿格亞島的海濱，

在波濤和急流中漂泊着，

最後，天的好意，

使我得以流到你的海濱，

苟延殘喘，繼續我這苦命，

因為我是永遠得不着休息的，

神的意旨，

是叫我在休息之先，還存許多其他的成就。

但是，女王，請可憐我罷，

因為在我這一向的災害之中，

你是我遇着的第一個人，

還沒有任何其他的人，曉得我的苦難。

我們在伊庇魯斯海濱一個土耳其城普羅維登陸，買一些食物，一塊大的羊奶燒餅，一些成熟的橄欖，還有乾魚，船上沒有篷，而整天的太陽很厲害，再加上燒餅和魚的氣味：船向前隨着風雨邊搖擺着，這種情景，真使我至死難忘。常常沒有風，我們便要划槳。到黃昏。我們才達到加發沙拉。

城裏的人都在海邊來迎接我們；我們使當地的土人驚訝，即算哥倫布第一次在美洲登陸時，

也無過如此。我和雷曼跪下吻着地上的泥土，雷曼高聲誦着：

美麗的希臘啊；望着你的人心中一定覺得冷淡，

也不會有留戀故土的人那種顧念，

因為你的牆壁毀壞了，你的宮殿變爲墟荒了，

看了如何叫人不覺淒涼！

那裏的土人聽了默默無言。

的確，我們快樂得癡狂似的。我們差不多想抱着土人喊着：「我們在外漂流，最後達到希臘聖地了！奧林比亞山的聖主，我們向你敬拜！還有亞波羅！還有亞佛羅德！阿，藝術的九女神，你們跳舞罷，我們的歌聲恐怕驚醒了酒神和那他那些酣睡的侍女了：

啊，侍女，起來罷，

侍女，你來罷

你帶着散佈喜樂者來；

從佛里家山的山頂，
帶着撒種子的神來，

他的威權也要來。

把他引到城裏來，街上來，塔上來，
把他帶到家裏來。

你要穿着小鹿皮的衣裳來，
鑲着雲似的白邊，
好像我們的一樣。

我和他發誓，

用灰色的毛和白色的毛，

纏着酒神的手杖，

而且穿他的小鹿皮衣，

用常春藤蓋着我的眉毛。

加發沙拉沒有旅館，也沒有鐵床，我們大家睡在一間房裏，這是唯一的旅館唯一的房間。不過我們沒有睡什麼，第一，因為雷曼整晚談着蘇格拉的智慧和柏拉圖的愛情論；第二，因為床是一條一條的板子湊成的，非常之粗硬，加之城裏的這些百姓，眼睜睜的望着我們。

在天明我們離開了這個鎮市。母親坐在一個雙馬的馬車裏，裏面裝着我們的四只提包，而我們則拿了一些桂花枝環繞着她。全鎮的人隨着我們走了很遠。這條路就是二千年之前馬基頓的腓力王曾經帶着他的軍隊在此走過的。

從加發沙拉到亞格利安（Agriñon）的山路，是很荒僻的，彎曲的，不平的。那天早晨很美麗，空中像水晶一樣清楚。我們伴着馬車輕步而行，有時跳着跑着，並且合着脚步唱着叫着，我們渡過阿斯普洛坡塔摩阿（Aspropotamus）（即古時的阿歧羅阿斯河）的時候，我和雷曼堅持着要在這

清水裏濯足，雖則伊利莎極力勸我們不要如此。我們不曉得水力如此之強，差不多要把我們帶走了。

我們行程中有一處地方，遇着了二隻野狗，從山谷那邊一個農家裏奔馳而來。若不是馬車夫用鞭子把牠們打走，恐怕牠們要像豺狼一樣來咬我們了。我們在一個路邊小旅館裏喫中飯，在這裏我們第一次嚐着了用豬皮裝的混合着樹汁的酒，酒的味道好像漆一樣，不過我們做着怪臉，裝做好喫的樣子。

最後我們到了斯特累托 (Stratos) 這個古城裏，是建築在三個山上。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古希臘的城荒中的遊覽。我們看了那些『多麗式』(Doric) 的圓柱，不知如何的高興。我們隨着雷曼的引導，到西山玉皇神廟戲臺的原址處。我們用想像的力量，去體會^在落日時反映的這個古城，堂皇偉麗的建築在三個山上。

晚上我們到了亞格利安，覺得很疲倦，但還是非常之高興，這種高興是一般人平時所難感到的。第二天早晨，我們乘着驛車到米梭倫基 (Missolonghi)，在這裏我們對着拜倫那種火似的心致

敬。這城的地下浸滿了烈士的熱血，拜倫的英氣，便存留在這個遺蹟之中。拜倫是把雪萊那種赤心從烈火堆中攪起來，想起來令人不禁肅然。雪萊的心現在是供奉在羅馬，恐怕現今這兩個詩人的心，從希臘的光榮以至羅馬的光榮，還彼此是神祕的互相契合着。

這種回想，又使我們那種熱烈的致敬，帶着一種憂鬱的色彩。德臘克洛亞 (Delacroix) 的那張名畫『米梭倫基的突圍』，畫着全城的男女老少都拚着命想衝過土耳其的陣線，都慘被屠殺了。這個城現今似乎還保留着這種悲慘的空氣。

拜倫於一八二四年四月死於米梭倫基。兩年之後，也是四月，雖拜倫的紀念日不遠，這些百姓便跟隨着他而犧牲。他爲着他們的自由，情願犧牲一切。有什麼比拜倫在這城裏那種勇敢不怕死的精神還偉大些呢？他的心和這些犧牲的百姓，永遠存留在這裏，這就可以再使世界知道希臘之偉大，因爲的確，一切犧牲性命的烈士，都是要結果實的。我們在曙光中，以悲哀的心情，離開了米梭倫基，在小輪船甲板上看見牠逐漸遠離。我們向着佩達里斯 (Patras) 出發。

到佩達里斯之後，我們不曉得是先到奧林比亞山 (Olympia) 去的好，還是到雅典去的好。最

後還是因為我們急於想看雅典神殿，於是決定乘火車向着雅典首途。火車在充滿光輝的希臘，很快的射過。有一處我們瞥見了蓋着雪頂的奧林比亞山。再過一些時，我們四周是為突兀離奇的橄欖樹林所包圍。我們真是不亦樂乎。有時我們的情緒鼓動得非常之厲害。差不多要癡狂似的彼此抱着哭起來了。魯鈍的農夫，以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們。他們恐怕以為我們是喝醉了，或是瘋子，而在我們不過是想尋求最高最光明的智慧，——雅典神的眼睛，——覺得高興而已。

我們那天在黃昏紫色籠罩中。到了雅典，天剛亮的時候，我們便以驚奇不定的神情，向雅典神廟拾級而登。往上登的時候，我覺得已往的一切生命，好像一件微不足道的衣服一樣，從我身上脫去了，我又重生着第一次看見了純潔的美。

太陽在盆忒力克斯山 (Pentelious) 的後面往上升，把神殿偉大的輪廓，大理石的輝耀，在日光閃爍中，很清楚的顯出來了。我們登到最後的一級，便停着注視晨光中的神廟。我們不約而同的都緘默不發一言。我們彼此略微站開一點。美是太神聖了，不是言語可以表白出來的。我們都鎮壓得好像受驚駭一樣，沒有叫聲。也沒有跳動，我們各人都有一種崇拜的心情，像這樣我們快樂的靜

默了好幾個鐘頭之久，最後我們都軟弱疲乏了。

現在我們全家都在這裏，——母親和他的四個兒女。我們覺得我們這個家人已經够了，如果再有人恐怕會引我們走入歧途，離開了我們的目标。我們看了雅典神殿的時候，也覺得這是我們美的欣賞的頂點。我們問我們自己何必要離開希臘，既然雅典可以滿足我們一切美的鑑賞。我在布達佩斯那樣受人熱烈的歡迎，而我現在毫不想轉去，恐怕有人要希奇。其原因實在是因為我一旦決心起程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就把一切如名譽和金錢之心都拋棄了。我這次完全是一種精神上的遊歷。而我所追求的精神，就是現今尚存留於雅典神廟雅典女神的精神。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全家應當永遠停留在這裏，也建築一個合乎我們嗜好的廟宇。

我經過了在柏林那許多次的表演之後，我覺得我存在銀行裏的錢是用不完的，於是我們想找一個地方來建築我們的宮殿。我們之中有一個不大快樂的，是亞古司丁，他常常靜默無言，最後他承認他非常之掛念他的妻子和小孩。我們覺得這是很大的一個弱點，不過他既結了婚有了孩子，於是我們祇得允許叫他的妻兒也到這裏來。

他的妻子和小女兒來了。她衣飾很時髦，穿着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我們很不贊成她的鞋子，因為我們都穿着拖鞋，恐怕把神殿大理石的地弄壞了。但是她很反對拖鞋。至於我們，則覺得甚至我現今所穿的法國內開式的衣服，雷曼所穿的短褲和披領大結，都還是下流服裝。我們覺得我們應當穿古希臘時代的那種古服。這種服裝我們後來真的穿了，現代的希臘人看了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穿了古希臘的外衣，短外套，古裙，繞着頭巾，然後出發找我們預備建築房屋的地點。我們找遍了科侖羅斯 (Colonos) 法勒龍 (Phaleron)，以及阿提喀 (Attica) 所有的山谷，但是找不出一個相當的地方。後來有一天我向着以養蜜蜂著名的亥麥塔斯 (Hymettus) 的時候，我們經過一塊高地，雷曼忽然停了敲着手杖大聲說：『你們看，這裏與建築雅典神廟的亞克羅坡利山 (Acropolis) 一樣高。』果真，我們朝西望的時候，的確看見雅典神廟相隔很近，雖則我們離那裏還有四基羅米達之遠。

不過在這裏做房子有許多困難。第一，沒有人曉得這塊地方是屬於何人的。這裏離雅典很遠，

祇間或有幾個牧人在這裏牧羊。經過了許久的調查之後，我們才曉得這塊山地是屬於五個農家的，他們相傳有百餘年之久了。他們把這塊地從中間分開，再分爲若干塊，好像布丁一樣。我們又尋找了許久之後，才把這五家的家主找着了，便問他們出不出賣。他們覺得很驚奇，因爲從前沒有人對於這塊地想買的。這裏離雅典很遠，都是岩石，祇長刺樹。

而且山的附近找不出水。從前沒有人以爲這塊山地有什麼價值的。但是一旦我們聲言想買的時候，那些農夫集合攏來商議，然後決定這塊地是無價之寶。他們索取的價格，大得不像樣子。但是我們決意想買這塊地，於是設法來和他們交涉。我們預備着羊和其他有味的食物，請了這五家人來喫飯。我們也預備了許多本地最好的酒。在筵席的時候，我們還請了一個雅典小小的律師來幫忙，於是我們把買地的契約拿出來，他們便在上面畫了一個記號，因爲他們不會寫字。我們所出的價錢雖然也不算少，但是這次的筵席確實幫了不少的忙，這塊與亞克羅坡利山一樣高的山地，自古名爲哥班羅斯山 (Kopanos)，現在就是我們的財產。

現在第二步就是要圖畫紙和製圖的儀器，來計劃我們房子的式樣。雷曼得着了了一個很好的

模型，便是找着亞找門倫神殿（Agamemnon）的式樣。他不要建築師來幫助，他自己請了許多石匠和工人來動工。我們覺得唯一值得來做我們房子的石頭，是盆忒力卡斯山上的石頭，便是做成雅典神殿那些閃爍的圓柱的石頭。不過我們山脚下的那些紅石，也就很滿意了。從那時以後，在那裏每天可以看見一長列的車子，載着這些紅石，從盆忒力卡斯山彎彎曲曲的到哥班羅斯山。每多一車紅石運到我們的山上，我們便越覺喜歡。

最後，我們奠基的日子到了。我們覺得像這樣的大事，應當有一種很嚴重的典禮。但是我們都沒有那種敬神的習慣，因為我們都完全是慣於現代的科學和自由思想。但是我覺得這次奠基，要用希臘的禮節，才隆重些，恰當些。因此，我們便請了一位希臘的祭司，來舉行典禮，把數十哩以內的農人，都請來加入。

老祭司到了，穿着黑袍，戴着黑冠，有帶子從冠上飄下來。祭司問我們要一隻黑雄雞，作為祭品。自從建築亞波羅神殿以來，「拜占庭」（Byzantine）的祭司們的禮節，相傳如此。經過一些麻煩，我們找着了一隻黑雄雞，交給祭司，後來他用刀剖開來獻祭。此時，四周各處的農夫，都結隊而來了。此外，

雅典城裏也來了一些時髦人。到日落的時候哥班羅斯山上差不多擠滿了的人。

老祭司用很莊嚴的神氣，行着典禮。他叫我們把屋基確實的界線劃出來。我們便照着雷曼所劃的四方界線，沿着跳舞，正當日落的時候，祭司便到離屋最近的基石處，把黑雄雞的喉嚨割開，紅血流在基石上。他一手拿着刀子，另一手拿着已殺的黑雞，圍着屋子的界線很莊嚴的繞行三匝。然後便是祈禱和念咒語。他對着做房子的各石頭祝福，然後他問了我們的名字之後，替我們祈禱，在禱文中我們常常聽着愛莎多娜、鄧肯（我母親）、亞古司丁、雷曼、伊利莎、小愛莎多娜等。每次他讀 Duncan 的時候，好像是讀 th 音，而不讀 D 音。他三番四次的勸我們在這裏住着要虔誠，要安心。他替我們的子孫祈禱，也要在這裏安心虔誠的住着。祈禱之後，音樂隊來奏着他們本土的樂器。然後我們開了許多桶好酒請大眾喝。晚上在山頂上放很大的煙火，整晚鄰近的人和農民跳着，喝着，歡呼快樂。

我們決定永久住在希臘。不僅如此，我們也像哈夢雷德一樣的發誓，我們不再要有結婚的事了。『已經結了婚的，就讓他結婚，』等等。

我們對於亞古司丁的妻子，似乎有點不能共喜歡。不過在我們這方面，我們自己擬定一種計劃，凡是我們鄧肯家裏的人，都要照着這種計劃的條例來生活。我們訂這種計劃，正如柏拉圖的『共和國』一樣。日頭上昇時，我們便要起來。我們要唱歌跳舞來慶祝晨曦。然後我們用一碗羊奶來振作精神。上午我們教導鄰近的居民唱歌跳舞。他們必須來慶祝古希臘的衆神，應當脫下他們那種世俗的服裝。再後我們喫點青菜爲午餐，因爲我們決定爲素食者，不再喫肉。下午我們則靜坐默息，晚上則用音樂舉行希臘式的禮儀。

山上的房子一天一天開始建築起來了。亞格門倫廟的牆是兩呎厚，所以我們的牆也是兩呎厚。等到牆做起了一部分的時候，我才曉得所需的紅石是幾樣的多，每車紅石是要花幾多錢。幾天之後，我們決定在這房子裏搭帳幕住起來。但是我們忽然發覺了在許多哩之內，找不着一滴水。我們向着亥麥塔斯看，便看見了許多泉水和溪流。然後我們又望盆忒力卡斯山，看見雪水從山坡流下來。哥班羅斯山是完全乾燥的，令我們祇能嘆息！最近的泉水，離我們有四基羅米達之遠。

但是雷曼並不因此有所畏縮，他更添請了許多工人，來掘自流井。在他們掘的時候，發見了許

多古代的遺物。雷曼以爲從前古代這裏一定是一個村莊，而我則以爲不過是一個古墓而已。因爲掘得愈深就愈乾枯。最後，掘了幾個星期毫無結果。我們便回到雅典，想去卜問那些在阿克羅波利山上的神靈。我們從市政府領取了特許的執照，可以常常在月夜去登臨亞克羅坡利山。我們常在酒神廟的圓劇場中坐着，亞古司丁背誦着希臘的悲劇，而我們則跳舞。

我們有了自己全家，就覺得很滿足了。我們與雅典本地的人，完全不相往來。甚至有天我們聽說希臘的王有一天來看我們那在建築中的房子，我們並不覺得什麼希奇，因爲統治我們的君王，是亞格門侖神，門涅雷阿斯神（Menelaus），普賴安神（Priam）等。

第十三章

有一天月夜，我們坐在酒神殿戲院裏的時候，聽見一個小孩子很尖的歌聲，傳播於靜夜的空中；那種悲涼超然的聲調，祇有小孩子才能有的。忽然另有一個聲音加入，不久又加入一個聲音。他們大概是唱某種古希臘的詩歌。我們聽了覺得非常之感動。雷曼說：『這必定是古希臘兒童唱詩班的那種聲調。』

第二天晚上仍舊有這種音樂會。那天晚上我們發散了一些希臘的銀角子，於是第三天晚上唱歌的孩子加多了。漸漸雅典許多孩子，都在酒神殿裏合攏來，在月夜裏唱歌給我們聽。

此時我們對於希臘教會裏所通行的『拜占庭音樂』(Byzantine Music)頗有幸趣。我們參觀了幾個希臘禮拜堂，聽了牧師們那種悲調的歌聲，覺得很難得的。我們到雅典城外，去看了那些青年信徒修養的神道院。他們把中古時代的那些抄本給我們看。我們相信亞波羅，亞佛羅德，以及

古希臘那些衆神的詩歌，一直還流傳到現今希臘的教會裏，不過形式改變了一點，有許多研究古希臘的專家，也相信是如此。

我們現在有一種理想，就是想把現今這班唱歌的希臘小孩子，改組爲從前古希臘那種原有的唱詩班。我們在酒神殿的戲院裏，舉行比賽，凡能唱最古的希臘詩歌的，就給以獎品。我們還請了一個教拜占庭音樂的教授。這樣，我們組織了一個唱詩班，是選擇全雅典聲音最好的十個小孩子。有一個修道院的學生，也是研究古希臘的，幫助我們指導兒童唱希臘詩人厄斯啓拉的『懇求』。這種合唱曲，實在是寫得美麗極了。特別有一個我記得是描寫一些女郎環繞着希臘玉皇的寶座，懇求保護，因爲海那邊她們的堂兄弟們來干犯她們，使她們驚恐失措了。

這樣，我們研究雅典衛城，建築房子，配着厄斯啓拉的音樂跳舞，一天忙過不了。除了偶然到附近的鄉村去看看之外，我們也不想什麼別的。

我們讀了『伊柳西斯女的神祕』(The Mysteries of Eleusia)，覺得非常之有味，『這種神祕是凡人的語言所不能說出來的。祇有那些有福氣的人才能看見。凡看見的，他死後的命運，與別

人不同。」

我們想去看伊柳西斯女神，那裏離雅典約有十三哩半之遙。這條路是滿佈灰塵的白色路，沿着海，環繞柏拉歸的古墓。我們赤腿赤足，穿着拖鞋，一路跳躍而去，我們想取悅於諸神，所以以跳舞代步。我們路上經過一個名達夫尼斯的小村莊和特拉斯禮拜堂。從山谷的空隙處，我們可以見海和撒拉米斯島（Salamis）。在這裏我們稍停留一會，回想當日的撒拉米斯戰爭，就是希臘的軍隊在此打敗了薛西斯（Xerxes）所帶領的波斯軍隊。

據說薛西斯曾經在伊加利阿斯山（Agalceon）上，坐在一張銀脚的椅上觀戰，這大約是在西歷紀元前四八〇年，希臘人以三百隻兵艦，滅了波斯的軍隊，而爭得了國家的獨立。當時有六百個精選的波斯戰士，佔據在一個小島上，想截斷希臘的海軍，把船打翻，把他們趕向岸上去。但當時希臘把逐放的亞里斯泰提（Aristedes）召回來了。他曉得薛西斯想消滅希臘海軍的計劃，便想出巧計，反而轉敗為勝了。

有一隻希臘的船，領導一些軍兵向前進攻，

猛撲着腓尼基船上的船首像。

現在每隻船都跟隨而來，互相扭着，

起初波斯的主力軍頑強對抗，相持不下，

但不久他們的軍兵太多，擁塞不通，

反而失敗了。

在窄狹的海口中，

他們有力無所施；

他們擠在一處，黃銅的尖頭船互相撞着碰着，

而此時希臘的軍隊則舞刀弄槍，竭力廝殺，

直到他們的船昂起來，

而波斯的船和屍首滿佈了海面，

以致海都看不見了。

我們在路上差不多真是一步一跳。我祇在一個小基督教禮拜堂停了一會。這裏的教師看見我們從路上跳了來，覺得很驚喜，一定要我們去看看他們的禮拜堂，而且喝一點酒。我們在伊柳西斯女神處勾留了兩天，觀賞她的『天機祕語』。第三天我們回到雅典，但我不是單獨回來的，好像有厄斯啓拉，幼里披底 (Euripides)，索福客儷 (Sophocles)，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諸希臘詩人的影子伴着我同行一樣。

我們再沒有心思想到別處去遊蕩，因為我們已經到了我們的歸宿處，就是代表真善美的希臘，正如回教徒之到了麥加 (Mecca) 一樣。不過此後我漸漸失了那種純粹崇拜雅典娜女神之心，最後一次我到雅典去的時候，我承認希臘所感動我的，不是雅典娜女神，而是達夫尼斯一個小禮拜堂基督受難的那種苦像。不過在第一次的時候，我們是正當青春盛壯之時，所以雅典神廟對於我們是代表一切和樂興奮。我們那時實在是太強太氣盛，對於悲哀不能了解。

每日清晨曙光時，我們攀登普拿比侖 (Propylon)。漸漸我們曉得了這聖山各時代的歷史。我們帶了一些書，研究山上每個石頭的歷史。我們對於各種標記和象徵的來源和意義，都研究各著

名考古學家的理論。

雷曼自己也發見了一些理論。他和伊利莎在雅典衛城山上，想尋找神廟未建築之前，到山上來喫草的山羊的腳跡。他們真正發見了一些山羊足跡，因為這衛城最初本來是一些牧羊人建築。以便在夜間保護羊羣的。他們發見了山羊所走的一些縱橫路線。這至少是衛城造好一千年之前。我們集合了幾百個雅典的小孩，而後由修道院的青年學生的協助，選擇了十個音樂最好的小孩，再訓練他們合唱。我們研究希臘禮拜堂裏左右舞的歌，其譜協適度，使我們相信這的確是希臘神話時代遺傳下來的詩歌。這大概是早期基督教徒所採用，略加修改，以頌美耶和華的。在雅典的那個圖書館，我們翻閱幾本論古希臘音樂的書，裏面所載的音階音程等，正與此相類。我們有了這種種發見之後，覺得非常之高興，經過了兩千年之後，我們還是能够恢復這種將失的至寶。

我們所住的那個安勒特旅館，有一個大客廳，我便在那裏每天工作。我花了許多時間，根據於希臘禮拜堂音樂的節奏所暗示我的種種動作和舞姿，使之適合於『懇求』的曲調。我們非常之相信我們這種理論，所以宗教的歌詞那種可笑的句語，我們也就不管。

當時的雅典，正在是一種改革時期，這次的改革，是貴族院和學生彼此爭執舞臺上究竟是要用那一種言語，是用古代希臘語呢？還是用現代語？無數的學生在街上遊行，舉着旗子，主張用古代希臘語。有一天我們從哥班羅山回來時，這些學生包圍了我們的馬車，頭揚我們這種古希臘式的裝束，要我們加入遊行，我們也便欣然加入。由這次的餐會，我們便在市立戲院裏安排一次表演。我們這十個希臘歌童和那位修道院的學生，都穿着飄飄然的彩色舞衣，用古希臘語合唱厄斯啓拉的歌曲，而我則跳舞。這次的表演，使一般學生歡樂得要發狂了。

希臘的喬治王聽見了這次的表演，便想在皇家戲院裏也表演一次。但是這次在皇族以及雅典各國公使之前的表演，遠不及在民衆戲院裏學生之前那種鼓舞熱烈的歡迎，戴白手套的拍掌，實在是沒有那樣的起勁。後來希臘王到後臺來叫我去見包廂裏的皇后，我曉得他們對於我是表示好感，但對於我的藝術總沒有真正的了解和欣賞力，皇族一類的人物，還是祇能看那種『巴來特』(Ballet) 歌舞。

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也正是我發見了我銀行的存款告竭的時候。我在皇家戲院表演的那

天晚上，不能成寐，天剛亮的時候，我便獨自一人到雅典衛城上去。我走進酒神戲院，獨自跳舞。我覺得這是我在此最後一次的跳舞。然後我上登至普拉比侖山，進入雅典神廟。在此，我忽然覺得我已往的一切光榮之夢，忽然破裂了。我忽然覺得我祇能做一個摩登人物，總不能改變為別種人，我們總不能有古代希臘人的那種觀念感覺。這個雅典神廟在別個時代也經過了別種盛衰，而我不過是一個蘇格蘭愛爾蘭血統的美國人而已。恐怕我的血統，近乎印第安人，而不近乎希臘人。在希臘這一年來美麗的幻夢，此時忽成泡影了。拜占庭音樂的那種聲調，漸漸的遠離模糊起來，所聽見的祇有一種生離死別之聲。

三天之後，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在那十個希臘兒童母親的哭泣聲中，我們離開了雅典，乘着火車向維也納起程。在車站的時候，我用藍白的希臘國旗包着全身，那十個希臘孩子和希臘羣衆便唱着這個美麗的希臘歌：

Op ta Kokala vgalmeni

Ton Elinon to yera

Chere o chere Elefteria

Ke san Prota andrionem!

Chere o chere Elefteria

我回想在希臘的這一年，實在是美妙有趣的生活。我努力想追求兩千年前的一種美，但是這種美我們不能了解，恐怕別人也不能了解，就是芮農（Renan）也曾經這樣嘆息過的：

『呵，高貴的，簡潔的，真實的美！代表智慧和理智的女神！你的廟宇，千古良知和誠意的一種楷模，我到您這裏追求神祕，已經是太遲了。我被帶到您壇前來，祇有後悔。我追尋您，不知費了若干的精力。您給予雅典本土人的那種傳授，我祇能以默想和深思而得着。』

這樣，我們離開希臘，第二天早晨到維也納，同行的有那十個希臘歌童和教拜占庭音樂的教授。

第十四章

我們想組織希臘唱歌班，以恢復古希臘的悲劇跳舞，的確是一件很值得努力的事，不過我以前事實上完全辦不到。等到我在布達佩斯和柏林經濟上成功之後，我暫時不再想往別國去遊行表演，所以我把所賺的錢建築了一個希臘宮廟，並組織希臘唱歌班。這種青年時的野心，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有一天上午我到了維也納之後，便叫那班希臘孩子們唱着厄斯啓拉的『懇求』，而我則跳舞，以公之於奧國的觀衆。這個歌裏有五十個『丹內阿斯的女兒』，所以我這樣很小的身段，要把這五十個女郎同時表現出來，實是很難，不過我有一種集合爲一的感覺，盡我所能的好好做。

維也納隔布達佩斯祇有四個鐘頭行程，但是奇怪得很，羅米阿不花這四個鐘頭來看看我。我

並不以為奇，這恐怕是因為我在希臘住了一年，以致我與布達佩斯非常隔閡了的緣故。我真的覺得他也不必來看我，因為我把全副精神都投入希臘詩歌裏了，差不多毫無餘剩的精力。老實說，我沒有想到他。反而，那時整個的我，完全專注在理智的問題，我的友誼都集中於一個充滿了理智的人，就是巴爾（Herman Behr）。

數年前，我在維也納藝術院一班藝術家之前跳舞的時候，巴爾也在那裏看過我的跳舞。我這次帶着一班唱歌的孩子從希臘回到維也納。他對於我的努力非常熱心。他在維也納新聞報上，寫了一些引人注意的評論。

那時巴爾大概是三十歲，頭很大，蓋着很豐富的棕髮，下面是棕鬚。雖則在表演之後，他常常到這裏來，一直談到天明，雖則我配着希臘的歌曲，常常起來跳舞給他看，以表明我的意義，然而我們之中，毫末夾着一種情緒的感覺。這種事實恐怕有些人難於相信，然而確是實在的情形；自從我在布達佩斯的經驗之後，有許多年我整個的情緒差不多都完全改變過來，以致我那方面的生活已告終止，而將來專獻身於我的藝術。我覺得我的天性偏重於藝術之神，自己也覺得希奇，現在我

也還是這樣覺得。但是不管希奇不希奇，現在我的情慾總算是墊伏了，我也不從這方面想什麼。我的中心是我的藝術。

我在維也納卡爾戲院的勝利，又恢復起來了。觀眾起初看着那十個希臘孩子所歌唱表演的「懇求」，頗現出冷淡的樣子，但是我最後跳着「青色的多腦河」的時候，觀眾都狂呼起來了。我跳了之後，對觀眾演講，說明這並不是我所希望的，而是所希望的是要恢復希臘悲劇歌曲的那種精神。我說我們應當恢復希臘歌曲的那種美麗。但是觀眾還喊着：「不要講，跳舞，跳美麗的「青色的多腦河」再跳一次。」於是他們又重複歡呼拍手許多次。

這樣，我們載滿了金子，離開維也納，再到幕尼克。我把這班希臘孩子帶到幕尼克的時候，很引起了各大學教授和智識界的注意。著名的胡特汪勒教授把那個希臘教會拜占庭音樂教師的詩歌，作一次公開演講。

這個大學的學生，看了這十個美麗的希臘孩子的表演，真高興極了。祇有我同時要表現五十五個女郎，似乎總覺得缺欠的樣子，所以常常跳了之後，總要作一個短短的演講，說明我並不是我自

己，而是五十個女郎，我很抱歉我僅僅是一個人，不過我漸漸要訓練，使自己變為五十個小姑娘。

柏林對於這班希臘孩子，也不見得熱烈的歡迎。雖則從幕尼克來了一個著名的教授（名哥康乃利爾）替他們宣講，但是柏林的觀衆也像維也納的一樣喊着：『呵，跳「青色的多腦河」罷，現在不要管什麼恢復希臘的詩歌。』

此時這些希臘小孩子對於新環境，似乎也有不好的反感。旅館的主人對我來講了好幾次，說這些孩子們不講道理，脾氣極壞。他們總是要黑麵包，黑橄欖，生葱，如果他們得不着這些東西，便向侍者發怒，甚至用牛骨打牠們的頭，把刀子向他們身上丟。有幾個頭等旅館都把他们趕出來了，我於是祇得買了十個小床，擺在我自己的前面客廳裏，把他們關在裏面。

我們既然以爲他們是小孩子，便把他們穿着拖鞋和古希臘的服裝，每早引他們到陳列動物的花園裏去散步一次。有一天早晨我和伊利莎帶領這一隊古怪的小人物在前面走的時候，適逢德皇后騎着馬迎面而來。她看見驚嚇不過了，以致轉彎的時候，她從馬上掉下來，因爲這匹好普魯士馬，也沒有見這樣古怪的人物，所以牠也迴避跳起來。

這些可愛的希臘小孩子，祇與我們共留了六個月，然後我們發見了他們已往那種清逸的聲音，漸漸不能合調了，即柏林的一般觀衆也奇怪起來。我還是在希臘玉皇之前，努力練習那五十個女郎，但是漸漸覺得這種工作很喫力，特別是因爲那些希臘孩子的聲調不合，而那位拜占庭音樂教師也好像心不在焉。

這位教師後來對於拜占庭音樂愈弄愈無味，他完全失掉了從前在雅典的那種熱忱。他也常常很久不到。直到後來警察告訴我們這些希臘孩子半夜從窗子裏爬出來；我們以爲他們是好好的睡了，但實際上他們是跑到那些下等咖啡店裏去，與他們本國的那些下等女子爲伍。

而且，自從他們到柏林以來，已經失掉了從前在雅典神廟所表現的那種天真兒童的氣概，而每個人差不多陡然高了半呎。他們每晚在戲院裏，聲調愈弄愈壞了；我們並不能藉口說拜占庭的音樂是如此，那簡直是一些嘈雜的聲音，聽了令人可怕。所以有一天我們商議了許久之後，便決定把這班孩子帶領到維德墨百貨店裏去。較小的孩子我們替他們買了一些短褲，大的則買了長褲，然後叫幾輛汽車送到火車站，每人買一張到雅典的二等票，對他們一齊告別。他們去了之後，我們

便把這種恢復古希臘音樂的理想，等到將來有機會再努力。而此時我們則來研究德國音樂家格盧克 (Christopher Gluck) 的音樂——『易非機奈亞女神』和『奧宙斯樂神』。

我自初即以爲跳舞是合乎一種合唱的音樂，是一種團體的表現。我從前是想表現那五十個『丹內阿斯的女兒』。現在我跳着『易非機奈亞女神』也是想表現那些加爾西的女郎在沙灘上玩着金球，然後他們在達利斯那種悲哀的跳舞，以輓悼她們那些已死亡犧牲的同胞。我們以全副熱忱想創造這種合唱的跳舞女郎，所以在想像上她們差不多是存在了。在舞臺金色的燈光前，我看見她們那種潔然而飄逸的形體環繞着我；她們那種顯肌肉的手臂，搖曳的圓頭，顫動的身軀，敏捷的兩腿。最後，在達拉斯的這些女郎，癡狂似的跳着，以慶祝奧勒斯提的得救生還。我這樣癡狂跳着的時候，我可以覺得她們那種伸出的手，愈跳愈快的時候，也可以愈覺得她們那種輕巧身軀的搖曳蕩動。最後我跳得歡樂癡狂以致倒在地上了，我也可以看見她們那種：

在笙笛雜奏中，表現着醉態，

在森林的蔭影中，獨自追逐。

我們在斯特拉斯我家裏每星期舉行一次的表演，成爲藝術界和文人的中心。在這裏對於跳舞的藝術常常有許多討論，因爲德國人對於藝術的討論是很重視的，能够對於這方面費很多的思想。此時我的跳舞成爲他們激烈辯論的一個題材。常常報紙上有很大的篇幅來討論，有些贊揚我爲發見新藝術的一個天才，有些則詆誹我爲古典跳舞（即「巴乃特」Ballet）之破壞者。我在羣衆歡呼表演之後，便回來仍穿着我的白舞衣靜坐深夜，旁邊擺着一杯白牛奶，專心看康德的「純理智評論」。我相信我所追求的那種純美的動作，從這本書裏得着了一種靈感。

常常到我們家裏來的那些文人和藝術家之中：有一個戴着眼鏡的青年，額部凸出，眼光閃爍。他說他的使命，是要把尼采的天才顯示給我。他說，祇有藉着尼采，我纔可以把我所追求的跳舞，完全表現出來。他每天下午來，把德文的「超人」讀給我聽，凡我不懂的德文句語，都加以解釋。這個青年名叫菲登，他對於我每天所花的這點功夫，使尼采的哲學浸沾了我的全身，壟斷了我全身的精力，所以雖則我的經理勸我到漢堡，漢諾威，來比錫等處短期表演，引動了許多好奇的觀衆，並賺得了上千的馬克，但我還並不是十分出乎本意。他常常對我講的遊行世界各國的表演，我並無心

去幹。

我急於想繼續我的研究，以創造當時未有過的一種跳舞，並設立我自小即夢想的跳舞學校。我這種想留在藝室裏研究的慾望，差不多使我的經理要失望得發狂了。他每天懇求我出去遊歷，時時跑進來，哀求我，他把報紙給我看，上面登載着在倫敦及他處有些摹倣我的服裝跳舞等，而說是自己創造的。但是我都不爲他所動。暑期將近的時候，我說我要把整個的夏季，在真正淵源之處的拜晏特（Bayruth）專心研究瓦格涅（Wagner）的音樂，以致把我的經理更氣壞了。這個願望，最後果真決定了，因為有一天瓦格涅的生前夫人親自來看我了。

我從沒有遇見過女子像瓦格涅夫人這樣的有才智。她的身段高大，有優美的眼睛，鼻子似乎過高，而前額則顯出很有才智的樣子。她對於各種哲學研究得很深，而對於瓦格涅則任何精微之處都極明瞭。她講論我的藝術，很鼓勵我，然後她說瓦格涅很不喜歡「巴乃特」那一派的跳舞裝束，她所理想的那種酒神和花女的跳舞，以及那一季用柏林的「巴乃特」舞在拜晏特表演，是怎樣不合乎瓦格涅的理想。然後她邀請我在他們這次表演的時候，我也去表演瓦格涅的歌劇「坦

惠則，『但是這就使我有點爲難了。因爲我的理想，與那班跳『巴乃特』的完全水火不能相容；她們那種跳舞的每一動作，都傷害了我的美的感覺，她們那每一舞姿，都是粗魯而機械的。

不過我還答覆她說：『假如我能够有所理想的那個跳舞學校，我便可以把瓦格涅所理想的那些女仙，牧神，半人半羊之神，三女神等，帶到拜壘特來，表演給你們看。但是現在我一個人，能够幹什麼呢？不過我還是要來，把我所見的三女神那種溫柔美雅的動作，盡我所能的表現一部分給你們看。』

第十五章

我們在一個可愛的五月天到了拜曼特，寄寓於黑鷹旅館。這裏有一間房子頗大，可以練習，我便在裏面擺了一架鋼琴。差不多每天瓦格涅夫人寫一個條子來，或是請我喫午飯，或是喫晚飯，或是叫我到她那華佛萊德別墅裏玩一晚。她那裏的款待是很華麗的。每天至少有十五六個人已上宴會。瓦格涅夫人在主人的坐位上顯出很堂皇的樣子，款待也很恰當，因為她的客人都是德國最著名的藝術家音樂家和學者。常常也有各國的公侯來來往往。

瓦格涅的墓是在別墅的花園中，可以從書房的窗外看見。午餐之後，瓦格涅夫人牽着我的手繞着墳墓散步。散步時她的談話充滿了悲涼而神祕的空氣。

在晚上常常有四樂合奏。都是著名的音樂家彈奏的。如魁偉的利希脫 (Richter)，單瘦的卡爾慕克 (Karl Muck)，可愛的馬特爾 (Mottel)，還有亨帕丁克 (Humperdinck)，多得 (Heinrich)

(Thode), 以及其他當時著名的藝術家, 都受很好的款待。

我穿着小的白舞衣, 能够加入這許多著名的藝術家之集團, 實在是覺得榮幸之至, 我此時從事研究瓦格涅的歌劇『坦惠則』, 這個歌劇是表現一個狂醉者熱烈的慾望, 因為坦惠則的腦子裏總是充滿了醉意。這歌劇最短的一段半人半羊仙以及水女仙愛神等, 都是瓦格涅的心靈最後一曲的表現; 瓦格涅此種熱烈的情緒無處發洩, 祇能在想像裏表現。

關於這個酒醉的『坦惠則』, 我發表過這樣的意見:

「我對於你祇能表示一種模糊的暗示, 就是以後的跳舞者也祇能給你一種無確定的輪廓。這好像大旋風一樣的歌調, 在洶湧波濤的音樂中, 充滿了狂妄的熱情和興致。如果以我單獨個人的勇敢能够這樣的表現, 因為這可以純粹用想像, 這些僅僅是坦惠則在愛神的手臂裏睡着時的想像。

「如果用跳舞來表現這種想像, 祇要一種手勢便可以代表一千隻伸出的手臂; 頭的擺動, 便可以代表坦惠則熱血騰沸的那種狂醉。

「我覺得這歌劇裏，集中了一切未滿足的慾望，一切狂熱的渴想，一切熱情的極點；簡言之，就是整個全世界的呼聲。

「這一切都可以表現出來麼？這種種夢想，是否祇能在作歌曲者狂熱的想像中存在，抑或能具體的表現出來呢？

「這種不可能的事，何以要勉強來幹呢？我可以再重複說一句，我並不是想能夠完全辦到，我不過是給一種暗示罷了。

「當這種熱情爆發，衝破一切藩籬的時候，便好似不可遏止的急流一樣；這時我使用一種霧幕來掩護，讓各人用自己的理想去體會，這要勝過於肉眼所能見的具體。

「經過了這種暴烈和毀滅，經過了這種破壞的完成之後，便是安靜和平。

「這便是三女神的一幕，表現一種靜穆，一種已滿足欲望後的困憊。在坦惠則的夢想裏，這三個女神是分後而合，合後而分，繼續不斷的時分時合。她們唱着希臘主神焦斯（Jupiter）愛情的故事。他們唱着他在外面的冒險，以及他抱着尤羅巴公主（Europa）渡過河的故事。他們倆的頭

偎貼着。他們沉浸在愛情裏了，她們好像麗達王后與白鵝相愛一樣。這樣，他們叫坦惠則安息在愛神的手臂裏。

「這種夢想。是否必須要一種粗魯的具體表現呢？你是否情願在模糊影像中，想像着尤羅巴把手臂挽着一個大牛的頸項，向着在河那邊的同伴，搖手而作最後的告別呢？」

「你也是否寧願在模糊的影像中想像着麗達皇后在白鵝翅膀的掩護之下，心神驚喜而接着吻呢。」

「恐怕你們要說：『那麼，你在臺上幹什麼呢？』我就要答覆你們說：『我不過是給你們一種暗示罷了！』」

從早到晚，在這個紅磚的宮廟裏，我每次都加入他們的練習，以等候第一次的正式表演。我練習「坦惠則」、「戒指」、「巴西佛」(Patina)等，差不多完全陶醉在音樂裏了。爲得着更深的了解起見，我把這些歌劇的脚本都看熟，以致我的腦子都爲這些神話所滲透，我全身都爲瓦格涅歌調的波聲所顫動了。我置身於其中，以致一切外面的世界都好像是冷淡的，模糊的，假的，而所覺

到的唯一真實，祇有戲院裏的一切進行。譬如在某一天，我是裝着金髮的賽吉林 (Segelinde)，睡在她哥哥西格門 (Sigmund) 的手臂裏，同時唱着春曲：「春天來了，親愛的，跳舞罷……跳舞罷，親愛的。」

過一天，我又裝着布倫喜德 (Brunnhilde)，因喪失了基督而哭泣；再則裝做昆得利 (Kundry) 在克林塞的昏迷之下而呪詛。我這種經驗最高的頂點，是在灌着熱血的聖杯前，我的心靈奮發起來，全身戰慄着，如入五里雲霧中。在這裏，我把雅典山上完美的宮殿以及聰慧的雅典女神，全都忘掉了。在拜墨特山上的另一個宮廟，那種着魔似的歌調和顫動，把雅典的宮廟完全掩蔽了。

黑鷹旅館很擁塞，不大舒服。有一天我在密米退基一帶的花園散步，這些花園是巴威的得易 (Ludwig) 所造的。在這裏附近我發見了一棟建築很精石造的老房子。這是從前馬格雷夫狩獵時所用的房子。裏面有一間很大而美麗的居室，房門前大理石的階級，到一個很優美的花園裏，不過各處都敗壞不堪，是一個大家庭的農夫住着，在這裏大概住了二十年了。我出了一筆很大的款子叫他們移居，至少讓我住這個夏季。然後我叫許多漆匠木匠動工，把裏面所有的牆都粉好，然後再

加上一層淺綠色的漆。我再到柏林去買了軟榻，墊子，柳條椅，書籍等。這樣，我便利用這個狩獵房子，就是所謂『腓力息廬』（Phillip's Reas）後來我想到這棟房子，總聯想到『亨利天廬』（Heinrich's Himmel）。

我現在祇有一人在拜舉特。母親和伊利莎在瑞士歇暑，雷曼回到他所愛的雅典，繼續建築他的宮殿。他常常打電報來『自流井的工程進行得好，下星期一定就有水上來。你再匯款來。』他總是像這樣的做下去，一直到後來所累積用去的款項，叫我都嚇倒了。

自從我在布達佩斯以後的兩年中，完全過着聖潔的生活，如處女一樣，實令我自己都奇怪。我全身的細胞腦力精神等，起初完全是浸沉在希臘，現今是浸沉在瓦格涅裏面。我晚上很輕快的睡着，一醒來便唱我昨晚所練習的歌曲。但是現在愛情又在我裏面鼓動起來了，雖則這決是另一種方式，或許也還是同一愛神，不過是載着另一種面具罷了。

在腓力息廬裏，祇有我和我的朋友瑪利兩人，因為沒有專為僕役的房子，所以我的男僕和廚子另住在一個附近小旅館裏。有一天晚上，瑪利來叫我說：『愛莎多娜，我不是有意嚇你，不過你到

窗前來看看。對面的樹下每晚半夜後，總有一個男子望着你的窗子。我恐怕是一個賊起心不良。』的確，我看見有一個身材短小的男子對窗望着，我全身戰慄恐懼，不過此時忽然月亮上來了，把他的臉看得很清楚。瑪利忽然緊握着我。那男子便是亨利多得，他擡起頭來很高興的樣子。我們離開窗子，然後兩人好像女學生一樣笑了一陣，這恐怕是因爲起初懼怕的一種反感。

瑪利細聲對我說：『他每晚在那裏有一星期了。』

我叫瑪利等着。我披上外衣，輕步走出房外，到亨利多得所在的地點。

『好友，你這樣愛我麼？』我說。

『是，是……』他結着舌說不出的樣子。『你是我的理想，你是我的聖大克拉刺（*Santa Clara*）』我當時不知他什麼意思，不過他後來告訴我他正是着手寫他的第二部大著作『聖法蘭西斯傳記』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安極樂傳記』（*Michael Angelo*）。多得寫東西好像其他偉大的藝術家一樣，是要靠一時的想像。他這時想像自己是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而想像着我是聖大克拉刺。

我拿着他的手，慢慢引他上階級，進到屋子裏，但是他好像在夢中一樣，他望着我，眼中充滿了光輝和懇求的樣子。我回望他的時候，忽然我覺得精神奮發起來，好像騰入空中，在四面光輝之中一樣。我從來沒有感覺過像這樣狂喜的戀愛。差不多使我全身都充滿光輝了。經過這一次彼此互視之後（我不知實際上有幾久），我便覺得軟弱而昏眩。我的一切感覺都麻木了，便在一種不可描寫的快感中。倒在他的手膀裏。我醒後他那副吸人的眼睛還是注視着我，然後他輕輕的誦着這首詩：『我墮入熱烈的愛情中，我墮入熱烈的愛情中。』

這次，我感覺到那種飄飄然如入雲霧中的感覺了。多得俯上前吻着我的眼睛，我的額，不過這種不像塵世的慾情。雖則令人難信，不過事實上那天晚上直到天明他走的時候，以及接着的幾夜他到我家裏來的時候，他對於我從未用過塵世鄙俗的態度。他的注視是那樣充滿了光輝，我望入他眼睛裏的時候，四周的一切都模糊了，我的精神長着翅膀和他一同飛上雲霄了。我也不希望從他得着什麼塵世的表情，因為我的肉感蟄伏了兩年之後，完全變為一種精神上不可捉摸的快感了。

他們在拜壘特練習開始的時候，我和多得坐在黑暗的戲院中，靜聽『巴西佛』的前奏曲。此時我精神上的快感異常之敏銳，所以多得輕輕的觸我一下，我便全身飄然顫動，好像針刺而甜蜜的快感，以致使我軟弱而昏眩了。這種感覺，好像千萬的星光，在我腦中旋轉一樣。這種快感也刺激我的喉嚨，差不多我要叫出來了。我不能自制，總是哼出聲音來，他便用手壓住我的嘴唇，叫我靜默。我全身的各個神經，差不多達於愛情的頂點，差不多限於當時的一刹那。我還是忍不住要哼着，以致我不知是快樂還是痛苦。我所感覺的似乎兩種同時都有，我幾乎要與劇中的安法塔斯同喊起來，與昆得利同叫起來。

每晚多得到腓力息盧來。他從來不以一種情人來撫摸我，他不脫我的舞衣，他不摸我的胸懷，或是撫摸我身體的他部分，雖則他曉得全身都是屬於他的。在他的注視之下，我感到一種從所未感到的一種情緒。像這樣高度似乎令人可惜的快樂，實在叫我忍受不住，我常常昏過去，醒來時祇見他的眼光還是注射着我。他佔住了我整個的心靈，以致我似乎祇能注視他的眼睛，等候死亡，因為這不像塵世的慾情，有什麼滿足或止境；我總是企望着我總不能達到的一點。

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食慾和睡慾。祇有『巴西佛』的音樂刺激我以致於要流淚了，祇有這種刺激使我所浸沉的這種緊張的戀愛狀態，稍許鬆弛一點。

多得心靈的意志很堅強，如果他喜歡的時候，他可以在我這種高度戀愛的快感中，把我的注意力忽然轉移到純粹的理智方面去。他在這種轉變中對我談論藝術的時候，我覺得祇有一個人可以和他相比——鄧南遮（Gabriel D, Annunzio）。從有些方面看，多得的體貌也像鄧南遮。他也是一個短個兒，寬口，古怪的綠眼睛。

每天他把『聖法蘭西斯傳記』的底稿帶一些來，他寫了一章，便讀一章給我聽。他也把『丁的』神曲』從頭至尾讀給我聽。這種誦讀每每總是很晚，到天明，他大半是在日出時離開這裏。他好像喝醉的人一樣蹣跚而走了，雖則他通夜誦讀時，除了水之外，沒有喝什麼別的。他不過是爲他那種超越神聖的理智所陶醉了。有一天清早他離開屋子的時候，他驚恐不過了抓着我的手：『我看見瓦格涅夫人從路上來了！』

真的，在清晨的陽光之下，瓦格涅夫人來了。她面色發白，我以爲她是發怒，但並不是的。昨天我

和她爲『坦惠則』劇中的三女神，我增添了一點意義，互相爭執。昨晚她便睡不着，把瓦格涅所遺下的紀念物中翻檢，其中有一個小記事簿，尙未出版過的，把這三女神的跳舞註釋很清楚。

她耐不住久待，天明時卽到我這裏來承認我是對的。不僅如此，她同時戰慄着說：『親愛的孩子，你的確是受着瓦格涅先師的靈感了。你看這裏寫的是什麼？正與你直覺所感到的一樣。此後我總不會來干涉你，你在拜曼特的跳舞有絕對的自由。』

我猜想大概是這次的原故，她有意要我和西格佛萊（Diehtrod）結婚，以繼承流傳瓦格涅的音樂。但是，西格佛萊固然和我好像兄妹看待，他對我也很好，然而總沒有聯想到愛人方面。至於我個人方面，我已經完全浸沉在多得那種超然的愛情裏，如果我與西格佛萊結合，我不知會產生什麼價值。

我的心靈好像一個戰場，有亞波羅，希臘酒神，耶穌基督，尼采，瓦格涅等，在上面互相爭奪地盤。在拜曼特，有愛神洞和基督的聖杯在我裏面，兩相碰着。瓦格涅的音樂，如大河巨流，我在上面飄然若仙，整個的精神都爲牠所佔領。但是有一天在華佛萊德別墅喫午飯的時候，我若無其事的對大

衆說：

「瓦格涅先師有一種錯誤，此種錯誤與他的天才同樣的大。」

瓦格涅夫人異常驚恐的樣子注目視我。大家都完全靜默不出聲。

「是的，」我以青年那種極端自信的態度繼續着說：「瓦格涅先師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所謂『歌劇，』這完全是一種不能成立的東西。」

這是大家靜默，更令人難受。我於是繼續解釋說：戲劇是用平時的語言，語言是人的腦筋而發出的。而音樂乃是一種抒情的東西，這兩種東西相合起來，是不能成立的。」

我說了這樣厲害詆諆瓦格涅先師的話，再不能說什麼了。我向四周靜靜的望一圈子，看有否對我憤怒的樣子，因為我說了一種不會有人來擁護我的話。「是的，」我又繼續說，我們必須先說話，然後唱，然後再跳舞。說話是由腦筋出發，出發點是理智。唱歌是根於情緒。而跳舞是一種酒醉的癡狂，把一切都淹沒了。這三樣東西，彼此混合起來，是不可能的。所以歌劇是絕對不能成立。

我很喜歡我那時年青時的一般人，不像現今的人，這樣神經過敏。他們對於人生和快樂沒有

什麼消極的地方。在練習「巴西佛」幕間休息的時候，他們還靜靜的喝着啤酒，對於他們理智和精神方面的生活，並無妨礙。我常常看見偉大的利希脫靜靜的喝着啤酒，喫着香腸；而他導演的時候，非常之有條有理，其他四週的人，談論最高的精神和理智方面的東西，也非常之清醒。

在那個時候，精神上的東西，不是一種稀薄的東西，我們曉得人的精神是經過很大的力量和奮興，而後向上展開出來的，究竟講起來，腦筋不過人體表面的一種力量而已，人體好像鯨魚一樣，把一切所遇的東西都吸收了，把其餘不需要的東西給予腦筋。

拜曼特的許多音樂家，都是身材偉大的，而他們開口所發出的聲音，其精神和美麗，可以直通於神，這就是我所謂這些人對於他們自己的身體並不感覺什麼，不過是他們那種偉大的精力以發出那種如神的音樂外表的軀殼而已。

第十六章

在倫敦的時候，我在英國博物院裏讀了黑克耳（Ernst Haeckel）著作的譯本。他對於宇宙間各種現象清楚透澈的解釋，我非常佩服，我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我感激他的著作對於我的印象。我這封信一定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後來我在柏林跳舞的時候，他回信給我。

那時黑克耳因為言論放蕩，為德皇所逐放。不能回柏林，不過我們的通信仍然繼續。我到拜曼特的時候，寫信請他來，看這裏的表演。

一天落雨的早晨，我乘着一輛兩馬的馬車，到火車站去接黑克耳，這個偉大的學者從車上走下來。雖則過了六十，但是他的身軀還是很魁偉強壯，白鬚白髮。他穿着很奇怪膨脹的服裝，提着一個呢袋。我們彼此從未見過，但是一見便如故。他的大手臂抱着我，我的臉埋在他的鬍鬚裏。他整個的身體發出一種健強智慧的馨香——假如我們對於智慧也可以用馨香來形容的話。

他到我的腓力息廬來，我把他的房裝了許多花。然後我跑到華佛萊德別墅去，欣然告訴瓦格涅夫人說偉大的黑克耳來了，做我的貴客，而且要聽『巴西佛』。但是令我奇怪得很，她聽了冷然置之。我起初並不曉得瓦格涅夫人床上的十字架和薔薇花圈等，並非裝飾品而已，她實在是一個天主教徒，而且是一個真心信仰者。因此這個『宇宙之迷』以及崇拜達爾文而且自達爾文以來最大的叛徒，到華佛萊德別墅來，當然得不着熱烈的歡迎。不過我真心坦白的宣揚黑克耳的偉大以及我對於他的佩服。瓦格涅夫人在包廂裏給他一個位子，並非十分願意，不過因為我是她的好友，她不能拒絕我。

那天下午表演休息的時候，我穿着希臘式的舞衣，赤腿赤足，與高大的黑克耳攜手散步，那些觀眾看了覺得很驚異。

在表演『巴西佛』的時候，黑克耳很靜默。直到第三幕的時候，我才曉得他對於這種神祕熱情的表演，並沒有什麼熱情的反感。他的心智過於科學化了，不能容納神祕的魔力。

華佛萊德別墅沒有設宴款待他，於是我自己也舉行一次宴會，我所請的是一班很可觀的人，

有剛到拜壘特的保加利亞王斐迪南 (King Ferdinand) 德皇的妹妹沙克斯梅林公主 (她是一個思想極自由的人) 以及羅絲公主、亨伯丁公主、多得公主等。

我演了一篇講稱贊黑克耳之偉大並跳舞以向他表示敬意。黑克耳批評我的跳舞，以為是自然的真理的表現，並說是合乎一元論，是從一個來源而且向一個方向演進的。然後，著名的次中音樂家巴利 (Barry) 獨唱。我們喫晚飯，黑克耳好像小孩子一樣的高興。我們喫喝唱歌，直到天明。但是黑克耳還是照常一樣，第二天清早便起來了。他常常到我房裏來，請我同他到山上去走走，不過我對於爬山，不像他那樣熱心。然而這種散遊，也還算是很引起我注意的，因為他總是評論路上的每個石頭，每株樹，以及每一個地層。

最後到山頂的時候，他巍然立在上山好像神人，以一種歡悅的神情望着大地。他背着畫架和顏料盒子來了，畫了一些樹林和山石，他雖則也還算善於繪畫，但是他缺乏藝術家的想像力。他的畫總像科學家精密觀察的表現。我並不是說黑克耳不能欣賞藝術，不過他把藝術當作自然進化的一種表現。我常常很熱心的對他談論雅典神廟的時候，他總是注意大理石的品質如何，是從彭

梯克利斯山那一層那一邊的巖山而來的，而並不把這神廟視作大雕刻家非狄亞斯氏 (Phidias) 的一種藝術結晶。

有一天晚上華佛萊德別墅，報稱斐迪南王來了。每個人都站起來，旁邊的人也示意叫我起來，但我是非常之平民化的，所以仍舊優閒地倚在外榻上。不久斐迪南王問我是誰，便走到榻前來，四周的人似乎都不以為然。他坐在我旁邊榻上，馬上和我津津有味地談論希臘的古蹟。我告訴他我夢想着一種學校，以復興古希臘的藝術。他便很清楚的大聲對我說：『這是一種很好的理想，你可以到黑海我的宮殿裏來，把學校設在那裏。』

最後這種誤會愈弄愈壞了。有一天喫飯的時候，我問他可否在表演之後，到我的腓力息廬喫晚飯，我可以把我的理想詳細解釋給他聽。他允許了我的邀請。他守了他的約，和我們很高興的過了一夜，而我對於這種出衆的貴族詩人藝術家 and 理想者，能够認識清楚。

我請的廚司，鬚鬚好像德皇的一樣。他對於這次斐迪南王到這裏來，頗受很深的印象。他拿了一盤香檳酒和夾肉麵包來，斐迪南王說：『不，我不喝香檳酒的。』但是他看見瓶上的商標，又轉口

說：「啊，這是 Moet et Chandon 法國的香檳酒，我是喜歡喝的，因為我在這裏，德國的香檳酒喝得要嘔了。」

斐迪南王這次到這裏來。雖則我們是靜靜的坐着談論藝術，然而在拜曼特引起了許多物議。因為我們是談論到半晚的。的確，我無論做什麼事，總似乎與別人不同，於是免不了別人的驚異了。我的腓力息廬有許多臥榻和墊子，許多薔薇色的燈，沒有椅子。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個「邪惡之宮。」特別是自從巴利在我那裏通晚唱着，而我也跳着，於是村裏鄰近的居民，以為這是一個邪魔的屋子，把我們這些自得其樂的人，認為是可怕的狂徒。

拜曼特有一個藝術家的酒店，名為貓鷹酒店，一般藝術家便在這裏通夜唱歌喝酒。但是大家都以為這是對的，因為他們這種行動大家都曉得，而且他們穿的是普通服裝。

在華佛萊德別墅我認識幾個軍官，他們請我清早一同去騎馬。我騎在馬上穿的是舞衣，拖鞋，不戴帽，長的捲髮在空中飄着。我好像德國神話中的布倫喜爾特女王，我的屋離戲院頗遠，我從這些軍官買了一匹馬。練習表演時，我便如布倫喜爾特女王似的騎着馬去。這匹馬原是軍官用的，習

於靴踵的刺踢，不易駕馭。現在祇有我和牠單獨在一處了，牠便胡思亂想起來。譬如在途中遇着右酒館的地方，牠便停着，因為軍官平時常常在這些地方喝酒；牠把四隻腳釘在地上，一步也不肯移，直到這匹馬原主的有些朋友，笑着出來，送我一段路。像我這個樣子一直到戲院裏，是如何的引起一般觀衆的注意，可想而知了。

在『坦惠則』第一幕時，穿着透薄的舞衣，顯出了身體的各部。我難在這些穿紅褲跳『巴乃特』舞的之中，以故引起了一般人的議論，最後甚至瓦格涅夫人都失掉了她的勇敢，她打發她的一個使女到我包廂裏來，拿一件襯衣叫我穿着薄紗的下面。但我是很固執的。我要就穿自己的衣服跳舞，否則不跳好了。

『你要看見，過不了幾年那些酒神侍女和花女都必像我這樣裝束了。』我的預言後來真的應驗了。

不過在那時，一般人對於我那美麗的腿都紛紛議論，不知我那露着有光澤的皮膚是否合乎道德的，抑或是應當用赭色的絲襯衣蓋着。有好幾次我堅持的宣稱這赭色的緊身襯衣是怎樣的

鄙俗不雅，而我這裸露的身體，如果觀者是以一種藝術的觀念，是怎樣的美麗天真。

因此，我這個異教徒一人在這裏，與這些所謂正派人奮鬥。然而我這個異教徒所表演的，是充滿了聖法蘭西斯的愛，吹着銀號，舉起聖杯。

像這樣，在這些神話的表演之中，夏季漸漸過去了。最後的幾天到了，亨利多得離開這裏到別處遊行演講。我自己準備着在德國作一次遊行表演。我也離開了拜恩特，不過我血中帶着一種潛伏的毒走了。我已經聽見了三美女神的呼聲，她們那種渴想的痛苦，不寧的悔恨，憂鬱的犧牲，以及『愛而求死』的理論，把我從前那種希臘的建築，以及蘇格拉底的智慧等等，都埋沒了。

這次遊行表演，我第一個停留的地方是海得爾堡（Heidelberg）。在那裏我聽見亨利多得對學生演講。他用一種緩急相間的聲調，對學生講論藝術。在他演講之中，忽然提到我的名字，並告訴學生從美國傳來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他的稱贊使我快活自豪以致於戰慄了。那天晚上我在學生前跳舞，過後學生排列為一長隊在街上走過；最後我和多得同站在旅館的階前，與他同享受這種勝利的光榮。海得爾堡一般青年崇拜他，正如我崇拜他一樣的熱烈。每個鋪店的窗前都陳列他

的肖像，也陳列我那本小書『將來的跳舞。』我們兩人的名字，常常總是聯在一處。

多得夫人爲我舉行一次歡宴。她是一個很和氣的女子，但是似乎不能攀及多得的那種高尚生活。她是一個太過於實際的人，不能做他精神上的伴侶。因之事實上，後來多得終究離開了她，與一個女四弦琴家逃到加德西的一個鄉村莊宅裏。多得夫人有一個眼珠是櫻色的，有一個灰是色的，所以總表現一種不安寧的樣子。後來有一件著名的案子中，駁論她究竟是瓦格涅的女兒，還是布洛（Bulow）的女兒。不過總之，她對我很好，即或她有什麼妬嫉心，也沒有表現出來。

如果有什麼女子對於多得發生妬嫉心，一定是自己受痛苦，因爲人人都崇拜他，無論是女人或孩子。在任何聚會之處，他總是一個吸引人的中心人物。像這樣，如果要妬嫉，說不知有什麼用了。我雖然和多得常常晚上同在一處，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生什麼性的關係。不過他對我的那種態度，差不多使我整個的肉體都感化了。祇要他的手一抵觸，或是眼光一望，便會使我感到最尖銳的快樂，和極度的戀愛，正如一個人在美夢中的快樂一樣。我覺得這種情形太過於變態了，不能持久，因爲最後我無論什麼食物也不能入口，常常昏昏沉沉，使我的跳舞飄浮而不着實一樣。

我這次遊行是單獨一人，祇有一個女僕侍奉我。常常在夜間似夢非夢的聽見多得叫我的聲音，這樣第二天我便一定要接到多得的信。一般人評論說我要瘦多了，不知我這種消瘦的面色是何緣故。我不能喫，不能睡，常常終夜醒着。我那柔軟發熱的手摸着全身的時候，好像有千萬魔鬼附着我，對於這種痛苦不知如何抑制或是發洩。我常常總是看見多得的眼睛，聽見他的聲音。像這種夜裏，我感着異常痛苦的失望，便半夜兩點起來乘着火車，將近通過德國全境一半的路程，到多得那裏僅和他在一處過一小時之久，但是回來後反覺得更大的痛苦。在拜恩特他所激起我的那種精神快樂，漸漸變為一種不可遏止的狂妄了。

經理和我訂合同到俄國遊行表演，才把我這種狀態告一終止了。聖彼得堡離柏林祇有兩日的路程，但是我一旦入俄國境的時候，便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入俄國境，到處便都是雪地和大森林。這種廣漠寒冷的雪地，使我那發熱的腦子漸漸變冷了。

多得，多得！他是在海得爾堡，對那些可愛的孩子們談論米開蘭基羅的『夜』和『聖母』而我則愈離他愈遠，進入一個廣大寒冷的雪地，間或看見一些窮困的鄉村雪蓋的白窗裏，發出一點

小小的燈光。我還可以聽見他的聲音，不過模糊多了。最後，我們經過了煩悶的未努斯堡，風聲咆哮的孔德利和安法塔斯，然後到了遍地皆冰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在車上睡，夢見我跳出窗外，赤身跳入雪中，在雪裏打滾，差不多全身要凍起來了。我不知弗洛伊德博士 (Dr Freud) 對於這夢如何解釋。

第十七章

如果我們某日早晨起來看報紙，看到有二十個人因為在火車上遇到意外的不幸撞死了，而這些人在前一天完全沒有想到要死的，或是整個的城市為洪水所淹沒了，那麼，我們就很難相信有什麼『上天』在冥冥中指導。那麼，我們又何必自私的妄想以為有什麼『上天』對於我們這小小的生命有何關係呢？

然而在我的生命中，有出人意外之事，令我不得不相信有天命的安排。譬如這次到聖彼得堡的火車，不是按時在下午四時到站，而因風雷之故，等到第二天清早四時纔到，共遲延了十二個小時。我從車上下來的時候，氣候是在零度十度以下。我從沒有感到這樣的寒冷。那個穿得很厚的俄國馬車夫，用他那戴着手套的拳頭捶打自己的手臂，使血脈流暢，身體暖熱些。

我把行李交把女僕，自己乘着一個單馬的馬車到歐羅巴旅館去。這樣在微白的曙光中，我獨

自一人到旅館裏去。我在途中忽然看見了一件極可怕的事，就是愛蘭波所描寫的任何可怕的事，也無過如此。

從遠方望去，那是一長列的隊伍。顏色是黑的，顯出極悲慘的樣子。那是一些人肩着許多棺材，一個跟着一個。馬車夫駕着馬慢慢的前進，然後俯着身子用手劃十字架。我向着朦朧的曙光中望着，心中充滿了恐怖。我問他這是一回什麼事。我雖然不懂俄文，但是他用手勢告訴我，大概使我曉得這就是前一天（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一些徒手的工人到俄皇前爲他們的妻子兒女去要麵包，都在東宮前慘被槍殺了。我叫馬車夫停着不要前進。這個悲慘長列的隊伍往我身邊經過的時候，我不由的熱淚直湧出來，在臉上凝結了。但是何以在曙光時埋葬呢？因爲遲了在白天恐怕激起更擴大的革命運動。白天在城裏遊行，是更會把事體擴大的。眼淚梗塞在我喉嚨裏。我看着這些可憐的工人肩着犧牲的死者，真令我不知如何的憤慨。如果火車沒有遲延十二小時，我便不能看見這次的悲劇。

啊，悲慘的黑夜，毫無一線曙光，

啊，可憐顛仆的長列工人，

愁苦無神的眼睛，

戴着悲慘的黑頭巾，

在他們死者之旁悲悼啼泣——

兩旁的守衛眈眈監視。

如果我沒有看見這次的事，恐怕我後來的行爲，就會完全不同。我看了這次似乎永無止盡的長列，這種悲劇，便發誓把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能力，貢獻於這班被壓迫的平民。啊，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個人的慾望和痛苦，是幾樣的渺小不足道！甚至我的藝術，如果對於這種事沒有什麼幫助，又有什麼用處呢？馬車夫回過頭來，呆望着我下眼淚，然後嘆口氣用手劃十字架，再趕着馬向旅館進行。

我到我自己的房裏，倒在牀上，漸漸哭泣着睡了。但是那天清早我所見的那種悲哀，激起我的那種憤怒，在後來的生命中，是產生了結果的。

歐羅巴旅館裏的房子很高大。窗子總是閉着不開的。空氣從高處的通風機處流通。我醒來時很遲。我的經理來看我，帶來了一些花。馬上我房裏佈滿了花。

兩晚之後，我在貴族戲院，聖彼得堡的上等社會之前，表演跳舞。那些慣於看『巴乃特』跳舞的樣子很堂皇而裝飾背景都很華麗的，現在來看我這個年青的姑娘，穿着一件薄的紗衣，襯着一塊素淨的藍幕布爲背景，配以勺旁的音樂，以她的精神表現勺旁的精神，難免不令他們感覺得有些奇怪。然而我第一段舞跳完的時候，便掌聲如雷。像我這樣追隨着勺旁的『前奏曲』那種悲調的心靈，渴望着那種波蘭舞曲，並想到那日晷光時所見的長列棺木而充滿着悲憤，不料激起了這班貴族腐敗的觀衆熱烈的反應。

第二天有一個很可愛的女郎來看我，穿着羚羊皮外衣，耳上懸着鑽石環子，頸上繞着珍珠。她說她就是那偉大的舞女金斯基（Kochinsky），令我非常之驚訝。她是代表俄國『巴乃特』舞派來恭賀我的，並請我那晚到歌劇戲院去跳舞。在拜壘特的時候，那些主張『巴乃特』舞的，對於我總是一種冷淡敵視的態度。有些甚至把短釘放在地毯上，想刺我的腳。到俄國這種態度的改變，令

我又驚又喜。

那天晚上有一個華麗的馬車，裏面佈滿了皮墊，接我到歌劇戲院。在那裏替我預備了一個最前排的包廂，裏面裝飾好多花，備有糖果，並有京城中三個最美麗的侍童。我還是穿着我那小白舞衣和拖鞋，在這些最闊綽的貴族之中，一定現出奇怪的樣子。

我是最反對『巴乃特』舞的，因為我覺得這是一種做作不自然的跳舞，可說是跑出了藝術範圍之外。但是看着金斯基仙女似的在臺上閃着，卻令人不能不讚賞。她好像烏雀蝴蝶，而不像凡人。

在停歇的時候，我往四周望望，觸入眼簾的，可說都是天下最美麗的女子，穿着極華麗露頸長服，堆滿了珠玉，後面是穿着優美禮服的男子伴着。這種華麗闊綽的顯耀，與那天曙光時長列棺木的那種慘狀，實有天壤之別。不知這些笑臉幸運的人，與別人比較起來，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晚餐之後，金斯基請我到她那宮殿式的家裏去喫晚飯，在那裏我會見邁克爾公爵（Grand Duke Michael）。我把我想替平民兒童辦一個跳舞學校的計劃講給他聽，他顯出莫名其妙的樣子。

他們對於我似乎看作一個完全不可解的人物，不過待我非常之優厚客氣。

幾天之後，可愛的巴夫洛華 (Patova) 來看我。這次，她也請我到包廂裏去看她跳舞基西爾的「巴乃特」舞。雖則這種跳舞的動作，完全是反乎藝術原則和人類的情緒的，然而我對於巴夫洛華晚上在舞臺上那種飄然逸致，忍不住要熱烈的讚賞。

晚上在巴夫洛華家裏喫晚飯。她的房子比金斯基的要小些，但是同樣的富麗。同桌的有畫家巴克斯特 (Bakst) 和邦洛斯 (Benois)。在這裏我第一次看見了提格喜雷夫 (Serge Diaghilev)。我和他熱烈討論我所認為跳舞藝術的觀念和巴乃特舞的比較。

那天晚飯時巴克斯特替我畫了一個小像，現在收集在他畫集裏，這個像顯出我極莊嚴的樣子，頭髮垂在一邊。巴克斯特也諳於星相之術，便替我看手相。他看我手上有兩個十字架，便說：『你要享受盛名，不過你會失掉你一生所最愛的兩個人。』在那時，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晚餐之後，總不疲倦的巴夫洛華又跳起舞來，我們看了非常之快樂。我們離開那裏時雖則是清早五點鐘，但是她又請我八點半鐘來看她工作，如果我願意的話。因此我過了三小時之後（我

承認我的確是疲倦了，我又看見她穿着網布服裝，在橫木上作種種極不易的健身練習，同時有一個年老人拉着凡啞鈴以配節拍，叫她使力運動。這個年老人便是著名的大提琴師培提拍斯（Petipas）。

凡三小時之久，我靜坐着看巴夫洛華的身體鍛鍊，真令我驚奇不置。她的身體好像鋼之堅實而柔韌。她那美麗的面孔，顯出那種意志堅強不屈不撓者的線紋。她一刻也不停。她這種訓練的趨勢，好像是把身體的鍛鍊與心靈完全隔斷起來，而心靈則與這種肌肉的訓練遠遠孤立着。這正與我辦跳舞學校的理論完全相反，因為我是要使身體為表現心靈的一種媒介。

十二點鐘的時候，預備喫午飯，但是巴夫洛華臉色蒼白，一點酒食都不能嘗。我承認我是餓了，便喫了不少的炸肉排。巴夫洛華送我回到旅館裏，然後自己到皇家戲院去加入跳舞實習。我疲倦極了，倒在牀上，睡得熱熱的，自幸福星高照，沒有做一個巴乃特跳舞者。

第二天我早晨八點起來，去看那個皇家巴乃特跳舞學校。在那裏我看見許多小學生一排一排的站着。從事那種種令人難受的鍛鍊。她們站在腳尖上經過許久，好像受殘酷刑罰的犯人一樣。

這些大而素簡的跳舞房，除了一張俄皇的肖像之外，毫無一點美麗的裝飾，或是動人之處，簡直好像一些刑房。我深深的覺得這個皇家巴乃特跳舞學校是自然和藝術的仇敵。

我在聖彼得堡勾留了一星期之後，便到莫斯科。起初在莫斯科的觀衆不像聖彼得堡的那樣熱烈接待我，不過我可以從著名的斯坦利司拉夫斯基 (Stanislavsky) 所寫自傳裏節錄一段：

大約在這個時期（是一九〇八年或一九〇九年，我記不大清楚了。）我遇着了當時兩個偉大的天才，對於他們有極深的印象——就是愛莎多娜鄧肯和哥爾登克雷格。我去看愛莎多娜跳舞是偶然的，因為直到那時爲止，我還不知她的名字，而對於她來莫斯科的廣告，一點也沒有注意。因爲到這裏來看她的跳舞的，大半是藝術家，雕刻家，而且是馬門托夫 (Marinoff) 在最前面，此外還有許多『巴乃特』舞的藝術專家，以及那些初次到戲院和不常到戲院的，我便覺得很希奇。鄧肯的第一次跳舞，沒有使觀衆感到深的印象。我從未慣於看裸着身子在臺上跳舞，所以不能了解這個跳舞者的藝術。第一項節目祇引得觀衆一種輕微的拍掌，甚至小小的口哨聲。但是接着過了幾項節目之後，特別是其中有一項非常之動人，我對於觀

衆那種反對的態度，便不忍漠然置之，而大大的拍起掌來了。

我現在變爲這個偉大藝術家的新信徒了，中間休息的時候，我便跑到臺前去拍手。馬門托夫正在我旁邊，他正和我一樣的非常讚賞，於是我更覺高興。在馬門托夫之旁的有一個著名的藝術家，一個雕刻家，一個著作家。一般觀衆看見稱讚的人中，有些是莫斯哥著名的藝術家和戲子，於是大家都是莫衷一是了。輕蔑的口哨聲現在沒有了，而大家看見可以拍手，於是大家都拍起掌來。接着有許多要求重演的呼聲，最後演完之後，有一次大喝采。

從那時以後，凡是鄧肯的表演，我沒有脫過一次。我這種急於每次想去看她跳舞，是因為她的藝術激起我內心的藝術感覺。後來我對於她的藝術方法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藝術思想認識清楚之後，我便曉得在世界的任何各方，因為某種不可知的原因，各處各種人對於藝術都是追求同一自然的創造原則。他們相會的時候，發見彼此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便覺得很驚奇。我這次看見她跳舞，所產生的結果正是如此。我們還沒有交談過一次，就能彼此了解了。鄧肯第一次到莫斯哥來的時候，我沒有機會和她熟悉。但是她第二次來時，她到我們戲院

裏來，我便尊她為貴客。這種歡迎她的熱忱，漸漸擴大起來，因為我們全公司的人員認識了她是一個藝術家而且敬愛她的時候，便都加入我對於她的歡迎。

鄧肯對於自己的藝術，不知如何合乎邏輯和系統的說明出來。她這種思想，是由偶然而來的，正如日常中偶然意外發生的事一樣。譬如，設若問她何人教她跳舞的，她便這樣回答：

『是歌舞之神教我的。我能够站立的時候，便跳起舞來。我一生總是跳着舞。全人類以及全世界都必須跳舞。過去是如此，將來也會是如此。如果有人要加以阻止，或是不願曉得天所給我們的這種需要，都是無用的。』最後她用法文說着：『我的答覆便都在這裏。』另有一次，她剛跳完了一節，預備接着出去跳，有許多人到她房裏來看她，有礙於她的工作。她便說：

『我不能像這樣去跳舞。在我登臺之先，我必需替心靈準備一種原動力。有了原動力，我的腿子手臂以及全身，便與心智獨立自動的活動起來。但是如果我沒有充分的時間準備心靈的原動力，便不能跳舞。』

在那時我也是追求一種創造的原動力。凡演戲的在未登臺之先，必須練習使其心靈充

滿此種原動力。當然，我這些疑問，一定使鄧肯覺得討厭。她正式表演以及練習的時候，我都在場，注意她那種漸漸發展的情緒改變了她的面色，使她的眼睛發光，然後他的心靈充分表現出來。我回想起我和她幾次的藝術討論，把我和她表演的方法互相比較，我就覺得我們兩人所努力的藝術的門徑雖則不同，但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都是一樣。我們討論藝術的時候，鄧肯常常提到克雷格的名字。她說他是一個天才，在現代是一個偉大的演劇。

「他不僅是屬於他本國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她說，「凡是有好的機會表現他天才的地方，凡是工作的情形和一般的空氣合乎他需要的地方，他的藝術便會永遠生存在那裏。他的藝術是和我一樣，也在戲院裏。」

我曉得她寫了一些信給他，述及我和我們的戲院，也勸他到俄國來。至於我個人，我極力勸誘我們戲院經理，要請這位偉大的導演克雷格到我們這裏來，使我們的藝術得到一種新的推進力，加入一些酵母，因為現在我們的戲院，正是打破前面的障礙了。我的這些同事，也算是很熱心。他們以真實藝術家的態度討論這件事，並決定用很大的款子來發展我們的藝術。

一方面巴乃特跳舞使我覺得害怕，而斯坦利司拉夫斯基的戲劇則激起了我非常大的熱忱。凡晚上我不跳舞的時候，便去看他演劇。他們那裏的人都以熱誠接待我。斯坦利司拉夫斯基常常來看我，他詳細的盤問我，他想把我的跳舞在他戲院裏成立一派新的跳舞。我說這祇能從兒童訓練起。雖則如此，我第二次到莫斯科的時候，看見他那裏有許多年青美麗的女孩子跳舞，但是成績很難看。

斯坦利司拉夫斯基終日練戲很快，所以總是在晚上戲完了之後來看我。在他那本書裏，他說：「恐怕我的這些疑問使鄧肯厭氣了。」絕不，我並不討厭。我把我的意思傳達出來，是我再樂意沒有的事了。

的確，像這種風雪刺骨的天氣，這種俄國的食物，特別是魚子醬，把我因多得那種精神戀愛所造成的病態，完全醫好了。現在我渴望與一種剛強的人相接觸；斯坦利司拉夫斯基站在我前面的時候，我便覺得他是這樣的人。

有一天晚上我看着他那美麗的身段，寬肩黑髮，惟鬢髮略轉灰色；我自覺是主動，心中便有點

不平。他要走的時候，我把兩手放在他肩上，圍着他的頸項，然後拿過他的頭來，吻着他的嘴。他溫存的反吻着我，但是顯出很驚奇的樣子，以為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我再把他拉着的時候，他便以驚恐的態度問着我：『我們對於那小孩子怎樣辦呢？』我問：『什麼孩子？』他莊嚴的繼續說：『當然，就是我們的那個孩子。怎麼辦呢？我平時是不讓我的小孩子在外面教養的，而在現在的家庭裏這又辦不到。』

他對於小孩子這種莊嚴的態度，叫我忍不住要笑起來，而他便呆望着似乎更發愁起來。然後他下樓走了。那天晚上我還是時時笑着。我雖則笑，但我心中似乎還有點憤怒。我現在懂得何以有許多上等的男子與極有教化的女子相會之後，又到一些下流女子那裏去。我因為是一個女子，不能也像這樣做，所以祇能在牀上輾轉不成寐。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個俄國澡堂裏去，那裏的熱汽和冷水使我的精神振作起來了。

然而，我自相矛盾得很。我在金斯基戲院包廂裏遇着許多青年，他們可以犧牲一切來向我求愛，但是他們一開口的時候便使我覺得非常之討厭，使我的一切感覺要凝結起來。我想恐怕這就

是所謂『以理智勝者。』我經過了一班理智甚高的如哈爾多得之流以後，對於這班花花公子便叫得受不了了。

許多年之後，我把這件事告訴斯坦利司拉夫斯基的夫人，她高興不過的說：『他正是像這樣的人。他把人生看得非常之嚴重。』

我這樣的攻擊，便得着一些甜蜜的接吻，否則他便會以冷淡的態度對我了。後來斯坦利司拉夫斯基演戲之後，便不到我房裏來了。不過有一天，他帶我乘着雪車到鄉下一家菜館裏去，在一間靜僻的房裏喫午飯。那天我便覺得非常之快樂。我們喝俄國白蘭地和香檳酒，暢談藝術。最後我纔曉得要酒神纔可以攻破他那種莊嚴的堡壘。

我常常聽見人談論年青的女子去加入戲劇是如何的危險，但是我至今的經驗適得其反。羨慕我的人，反而引起他們對我莊重尊敬的态度，使我難受。

在莫斯科之後，我到凱夫（Keefe）去作短短的表演。在那裏戲院之前的場上有許多學生攔着我，不准我過身，除非我允許用低的票價讓他們看我表演一次，因為我表演的票價太高了。我離開

戲院的時候，他們還沒有走，因為他們對於戲院的經理發怨言。我站在雪車上對他們講：我能够引起俄國一班有知識的青年，實在是覺得非常之自傲。青年學生之重視理想和藝術，再沒有像俄國這班學生了。

我這回第一次到俄國，因為從前另有訂約，便不得不縮短期間而回到柏林去了。在離開之前，我又簽訂了一個合同，允許明年春季再來。我這次來俄雖然很短，但是使他們得了一種很深的印象，對於我的理想，有許多贊成或許多反對的，甚至有一個信仰巴乃特派的和一個鄧肯派的舉行了一次決鬪。是從那時以後，俄國的巴乃特舞便漸漸採用一個勺旁和虛曼的音樂，並穿希臘舞衣。甚至有些跳巴乃特舞的把她們的鞋襪都脫掉。

第十八章

我回到柏林之後，決意開辦我久所夢想的跳舞學校，不再遲延了，馬上開辦。我把我的計劃告訴母親和伊利莎，她們和我一樣的熱心。我們即刻出去爲這個將來的學校找房子，對於學校的進行，樣樣我們都是這樣很快的幹，一星期之內，我們便在格龍華德的特拉登街找好了一個莊宅，我們買進來的時候，本是工人住宅。

我們的進行，正像格林氏神怪話裏的人物一樣，我們到維特墨商店去，買了四十隻小牀，每隻蓋上白洋紗單被，用藍帶子繫着。我們要把這個莊宅，變爲兒童的樂園，在中間大廳裏，我們掛着亞馬孫女神雄壯的肖像，比普通人有一倍大。在大跳舞室裏，有拉比亞 (Luca della Robbia) 所雕刻的但那梯羅的舞女孩們的半浮雕刻圖。在寢室裏，有聖母與嬰孩以及許多嬰孩的圖像，都是藍色和白色，頭上戴着果樹枝子的花圈，這也是拉比亞所雕刻的。

我把這些理想兒童的圖像裝飾在學校裏，這些年齡最小的跳舞的女生的雕刻和塑像，以及根於各書本圖畫等，因為這足以代表各時代偉大的畫家和雕刻家對於嬰孩一種理想的形態；如希臘花瓶上跳舞的兒童，唐拉格那和比阿西亞所繪的小孩，但那梯羅那羣活潑調協的跳舞女孩，以及格因斯波羅跳舞的一班女孩等。

這些圖像在各個形態的姿勢和動作裏，似乎都有一種吻合相類之處，好像各時代的兒童，跨過各時代幾百年的隔膜，彼此相會握手相親。而我這個學校這些實現的兒童們，在這種形像的環境中活動跳舞，也必漸漸像這些理想的兒童發育，在她們的行動和體貌中，不知不覺的反映着同樣的快樂和姿態。這是培養優美練習跳舞藝術的第一步。

我也在學校裏陳設了許多青年女孩跳舞賽跑跳高等塑像，即如從前斯巴達的少女在健身房裏所練習的種種嚴厲的體操，以為將來健壯的戰士的母親。還有那些每年得獎的如箭飛的賽跑者，用陶器燒成的塑像，上面蓋着薄層的衣裳。另有就是古希臘慶祝守護女神典禮中那些跳舞的少女。這都是代表將來欲達到的一種理想，而這學校的學生，漸漸學習了愛好這些塑像，便日漸

得精神，習染其調協均和的祕密，因為我極其相信要得到美的理想，須先激起一種美的意志。

此外，爲要得到此種調協，我也想叫她們每日經過以此爲標準的身體訓練。不過這種訓練是要與他們內心的意志相吻合，而後受訓練時能合乎她們的性情和願望，而收效最大。每種方法，不僅是達到另一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其本身也要是一種目的，這樣。每日的生活才完美快樂。

鍛鍊身體，是一切體育的基礎；身體應有充分的空氣和日光，一切身體的發展應當有適當的方法。全身的精神，應當都發洩出來，以達到充分的發育。體操教授的職務，便在如此。鍛鍊身體之後，便是跳舞。身體有了調協的發展，體力發達到最高限度，然後把跳舞的精神灌入。從體育家看，發展身體便是他們的目的，但是從跳舞家看，發展身體僅是一種過渡的手段。跳舞的時候，身體便忘掉了，身體僅是一種均勻調協的工具，其動作不僅是要表現身體而已，而是要表現心靈的情緒和思想。

這種每日的按步鍛鍊身體，是要使身體成爲最完全的工具，以表現調協均勻，與自然渾化。鍛鍊肌肉的訓練，是要使肌肉堅韌有力；有了這種鍛鍊，而後才學習初步的跳舞。初步的跳舞，

是練習一種簡單有節拍的步法，按着節拍很慢的走着；然後按着較複雜的節拍快些走；然後在節拍的某段慢慢的跑，慢慢的跳。用這種訓練，就可以曉得聲音的格調，因之就曉得動作的格調。結果，這種格調就可以組織最複雜最精細最調協的一種工具。而這種訓練，不過是她們課程的一部分。這些學生也穿着很鬆爽飄蕩的衣服，在運動的時候，在遊戲場裏的時候，在散步的時候，在森林裏的時候，她們自然的跳着跑着，直到她們能夠用動作很自然的表現自己，正如一般人很自然的說話唱歌一樣。

她們的學習和觀察，不僅限於藝術的形式而已，也是要根源於自然界的活動。如風中雲的行動，樹的飄搖，雀鳥的飛行，樹葉的飄落，她們都應當有一種特別的認識。她們應當觀察這些動作的特性。她們的心靈中應當感覺一種別人所不知的自然界的神祕。這樣，她們受了訓練的那種活潑身體，才能與自然和音調相吻合。

我們招生的辦法，是在各重要的報紙上，刊登鄧肯跳舞學校招生有天才的女孩們，使她們受特殊藝術的訓練，這種藝術也就是我想傳播於一般民衆無數的女孩們。當然，忽然開辦一個像這

樣的學校，沒有充分的計劃資本和組織，是最冒險的一件事，差不多使我的經理要發狂了。他總是說着要替我怎樣計劃遊行世界表演，而我則總是拒絕，起初是在希臘住了一年，現在是完全停止表演，來訓練一班他所謂完全無用的女孩們。不過這次也是和我幹其他的事業一樣，不是實際的，不合時的，是照着我心中的衝動來幹的。

雷曼從哥班羅山上所傳來的消息，愈弄愈使我驚訝，因為他的那個自流井費用愈弄愈大了。每個星期的來信，似乎出水的希望一天少一天。我們那個宮殿所費的既是如此浩大，於是最後我不得不捨棄了。那房子以後便變為一個美麗的城荒，因為以後希臘革命時曾經幾次作為堡壘。至今這房子還是在那裏，或是將來可另發生一種希望。

我決定我的一切財源，都集中來辦這個為世界兒童們的學校，而我的地址是選定在德國，因為我相信德國是哲學和藝術的世界中心。

廣告登出之後，來應報的不知有多少女孩們。我記得有一天看了日戲回家時，街上擠滿了女孩們和她們的父母。馬車夫回頭來用德文對我說：『在那裏住着一個不好的女子，在報上登了一

廣告，於是一羣孩子都蜂擁而來了。」

所謂「不好的女子」便是我，我還不曉得究竟怎樣來選擇這些女孩們。我急於想把學校辦起來，於是我對於這些孩子不加嚴格的選擇，我取的時候，或是因為她有笑臉，或是因為她的眼睛生得好。至於她們將來能否成為跳舞家，我卻不問。

譬如有一天我在漢堡的時候，有一個人戴着禮帽，穿着大禮服，腰邊挾着一個布包，到旅館裏我的客堂裏來。他把布包放在桌上，打開的時候，祇見一雙眼睛望着我。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靜默的小孩子一點響聲也沒有，年齡大約是四歲。那個大人好像是很匆忙的樣子，他問我要不要這個孩子，差不多等不及我的回答。我從小孩子的臉望到他臉上的時候，我曉得他是要守一種秘密，而且是很趕忙的樣子。這一次我也像平常一樣的無先見，便允許把這孩子收下來了。那個人走了以後，我便沒有再見過他。

像這樣把一個孩子丟在我手裏，好像丟洋娃娃一樣，實在是一種很奇特的方法，從漢堡到柏林在火車中的時候，我才發見這孩子發燒很利害——是患着扁桃腺炎，回學校之後，凡三星期之

久，我們替她在死裏掙扎，有兩個看護，一個極著名的醫生何法。他對於我所辦的學校非常熱心，所以他對我不取醫費。

何法醫生常常對我說：『你這辦的不是一個學校，而是一個醫院，這些孩子們都有遺傳病，不說是叫她們跳舞，就是叫她們活下去，也要非常之當心。』何法醫生實在是一個極偉大的慈善家，他本來是一個很著名的醫生，平時所得的醫費非常之大，但是後來他把他的財產在柏林城外辦一個醫院，專門醫治那些貧困的小孩們。自我們開學以來，凡關於學生的健康，學校的衛生，都是他擔負的，確，如果沒有他不倦的幫忙，我一定後來不能使這班孩子達到那種美麗健康的結果。他是一個高大健強的人，兩頰血紅，而且常常總是笑臉，所以一般孩子和我都非常喜歡他。

這樣，學生的選擇，學校的組織，課程的開始，日常生活的規定，把我們整個的時間都佔住了。雖則我的經理警告我說：『在倫敦以及他處有許多人都摹倣我的跳舞，非常成功，得了不少的錢；但是我毫不動心。每天從五點到七點，我不倦的教這些跳舞。

這些孩子們的進步很快，我相信她們那種健全的身體，是因着何法醫生所主張的素食。據他

的意見，至少為教育小孩子，應當喫新鮮的蔬菜，充分的水果，沒有肉食。

在那個時期，我在柏林之受人歡迎，實令人不可相信。他們稱我為『聖潔的愛莎多娜』。他們甚至互相傳聞，凡是到戲院來看我表演的病人，病都好了。每次日間表演的時候，可以看見許多擡床擡着病人來看。我的服裝，祇有一件白色舞衣，赤足，拖鞋。來看我表演，都是一種崇拜宗教的神聖態度。

有一天晚上，我表演回家的時候，有一些學生把我的馬拖走，他們自己拖着車子走過著名的『凱旋路』。在路的中途，他們叫我演講。我便站立在凱旋車裏（那時還沒有汽車）對學生們這樣講：

『最偉大的藝術，實無過於彫刻了，但是你們這些愛好藝術的，何以讓這些東西陳列在城中呢？你們看這些塑像！你們是研究藝術，但如果你們是藝術的忠實信徒，便應當今晚拿起石頭，把這些東西毀滅。藝術！這是藝術？牠們不過是德皇的影子罷了。』

學生們與我同意，叫着表示贊成，如果不是警察來了，恐怕就會把我的意見執行出來，把柏林城裏這些可怕的塑像都毀滅了。